

小绿皮书

无限德州扑克教程
Phil Gorden
西蒙出版公司 纽约

阿牧团队出品 阿牧QQ：88574709 学德州找阿牧 拿更多学习资料！！

德州扑克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但是有时它会让人病态上瘾,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立即联系 www.gamblersanonymous.org 寻求专业治疗。在有的国家赌博是非法的,所以如果你想用德州扑克进行赌博,请查阅你所在地区的法律。

本书为 www.dzpkvip.com 会员 7liesofmlm 整理翻译,这里感谢扑克王博客翻译的前五章,扑克王博客网址为(需翻墙) <http://pking168.blogspot.com/> 同时感谢 dzpkvip 论坛资深会员 soultea 翻译的锦标赛章节。我翻译了小绿皮书的其它章节,因时间仓促,翻译内容不可能像专业译手那样精准,如果你看到其中有些翻译的内容与原著不一致,欢迎来到 www.dzpkvip.com 一起探讨交流批评指正。这本书是我翻译整理的第一扑克著作,希望那些喜欢德州扑克的初学者看过后有所收获。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本书的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 7liesofmlm@gmail.com。

特别声明:

任何人可以任何非赢利目的自由传播本 PDF 文件,但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本人不对本文件产生的版权问题或者其它任何问题负法律责任。

感谢

在我生命中 3 个重要的女人教会了我德州扑克,我的妈妈 Ann,我的姐姐 Ashley,还有我亲爱的婶婶 Marie. 我的第一场扑克游戏就是跟她们一起的,那次她们把我的零花钱赢光了。

目录

感谢.....	1
序	6
扑克真谛.....	8
决定, 决定.....	8
因果关系.....	9
手有最强牌就要大胆下注.....	9
基础理论.....	9
该我下注了!好好想想!.....	9
我不必成为最伟大的牌手.....	10

一些常规错误.....	11
观察你的对手.....	11
打法激进的好处.....	12
位置!位置!位置!.....	12
钱的流动方向.....	13
盲注是个负期望.....	13
下注要有一个理由.....	14
变换打法.....	14
从更好的选手身上学习.....	14
强牌玩大池底, 弱牌玩小池底.....	15
翻牌之前.....	15
学习然后观察.....	16
第一个入池, 总是加注.....	16
跟大盲注 Limping.....	16
正确的加注数额.....	17
跟注 Call Limpers.....	18
位置好的时候, 平跟一个加注者.....	18
在小盲注的位置的玩法.....	19
在大盲注的位置加注.....	20
Raise the Limpers.....	20
夹击加注法.....	20
在 CUTOFF 位置偷盲注.....	21
翻牌前被 dominate.....	22
手有好牌就要加注.....	22
翻牌前全下 All-in.....	23
加注四次就意味着有 A.....	23
了解什么时候一名选手是 Pot Committed(被套牢).....	24
为了孤立选手而加注.....	25
多人局上你手握一对.....	25
翻牌之后.....	26
第一个下注的拿下底池.....	26
翻牌后 Heads-Up 单挑对手.....	27
翻牌后对抗多个对手.....	29
补牌情况下的试探性下注.....	30
Double Gut-Shot Straight Draws (听中间牌的顺子).....	31
开战用的牌.....	31
根据台面结构来下注.....	32
有强牌时下注.....	33
翻牌后击中两对.....	33
翻牌后击中三条 SET.....	35
翻牌后击中 Trips.....	36
翻牌后击中顺子.....	37
翻牌后击中同花.....	38
翻牌后击中葫芦.....	39

翻牌击中四条.....	40
翻牌后成了听牌.....	41
当我 BET 且一个高手 CALL.....	41
转牌之后.....	42
当转牌后牌力增强时.....	42
当吓人的牌出现时.....	43
听牌的情况下跟注.....	43
半诈牌 Semibluffing.....	44
拿下 Pot	45
河牌之后.....	45
手握强牌让对手付钱.....	45
以中等牌力下注.....	46
下注还是 Check-Raise	47
马脚.....	48
Caro 马脚定律.....	48
小心对手的发言.....	49
多变的下注数额.....	49
抢先下注.....	49
大筹码，小筹码.....	50
Chip Stacks 筹码堆	50
当他们很忙碌时，他们比较紧.....	51
Suit Check 重新检查底牌	51
快速 Bet 缓慢 Bet.....	51
形为的变化.....	52
Leaners 倾向牌桌和 Slouchers 没精打彩的人	52
颤抖的手.....	52
当他们看自己的筹码时.....	52
当他们看我的筹码时.....	52
快速 Call.....	53
缓慢的 Call.....	53
当他们伸手摸他们的筹码.....	53
Toss vs. Slide （丢筹码和推筹码）	53
反用马脚.....	53
锦标赛的策略.....	54
活着.....	54
在早期建立一个紧的形象.....	55
当彩池很大时.....	55
在重大变化后的局外时间（time-out）	55
知道他们的筹码量.....	56
来张幸运的.....在恰当的时间.....	56
把平均筹码（的玩家）作为目标.....	56
玩小口袋对.....	57
不要用一对破产.....	57
简单的锦标赛支付结构.....	58

打比赛就是为了赢.....	58
钱意味的事情.....	59
交易.....	59
偷盲.....	59
当偷盲策略不好使时.....	61
偷盲还是偷注（反加）？.....	62
记住平均筹码量.....	62
有三十倍盲会比较顺手.....	62
拥有大筹码时的玩法.....	63
当开始缴底注（antes）时.....	65
短筹码.....	65
超级短筹码策略.....	65
在盲注位置.....	66
在前位.....	66
在中间位置.....	66
在后面位置.....	67
等待盲注增长.....	67
重买（REBUYS）和另加（ADD-ONS）.....	67
泡沫阶段（BUBBIES）.....	68
暂停休息前最后一手牌.....	68
锦标赛后期隐含的合谋.....	69
清醒的数学和 BAD BEATS.....	70
扑克中的数学.....	71
2 4 原则.....	71
A-K, A-A, K-K.....	72
同花的价值.....	72
翻牌前的概率.....	73
小劣势，大优势.....	74
有趣且出乎意料的概率.....	74
底池赔率及隐含赔率.....	74
心理学.....	76
Big Laydowns 大的弃牌.....	77
Bury Them 灭了他们.....	78
当一个 Bad Beat 之后.....	78
迷信.....	79
Rushes 上风期.....	79
小心下注的模式.....	79
对付紧手被动型的选手.....	80
对付松的选手.....	80
对付什么牌都跟的人.....	80
对付过于激进的对手.....	81
何时应该转换策略.....	81
坐位的选择.....	82
制定一个游戏计划.....	82

亮出我的牌.....	82
情绪.....	83
隐含情绪赔率.....	83
游戏的选择.....	84
下注的时间.....	84
Bluffing 诈牌	84
做一个大的诈牌.....	84
杂项.....	86
资金管理.....	86
阶段长度 Session Length	87
停止非输即赢的目标.....	87
高级的侦察.....	87
取消盲注.....	88
不要打跑你的鱼.....	88
熟能生巧.....	88
差劲的赌鬼.....	89
激进的打法是伟大的均衡器.....	89
锦标赛结构.....	89
网络扑克.....	90
牌手资料.....	91
图表.....	91
起手牌.....	91
Outs 助胜牌	96
翻牌前的一些概率.....	96
WSOP 世界扑克锦标赛的结构.....	97
Fulltiltpoker S&G 的结构	97
未来要学习的内容.....	98
推荐阅读的书籍.....	98
期刊杂志.....	98
网站.....	98
其它作品.....	98
后记.....	99

序

Howard Lederer 和 Annie Duke

我们认识 Phil Gordon 很多年了。我们知道他是如此聪明的人——刚一毕业就凭着超卓才智成为网上的神奇小子（神童）。我们知道他是 WSOP 决赛冠军争夺者和 WPT 冠军。我们知道他是深具见解的 CPS（Bravo's Celebrity Poker Showdown）主持人。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但是在他把手稿给我们看之前，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家伙能写这么好的一本扑克书。亲爱的读者，Phil 在此提供你的，是扑克作品世界里珍希的经验。其他扑克书提供重要和必要的基本原则，它们帮你理解你卷入的游戏的统计概率。这些书也提供常规的战略建议和起首牌图表。Phil Gordon 很好地提供了所有这些。但 Phil 教得更深一层并提高了门槛。他也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牌手头脑中的画面及思考过程。

有关扑克基本原则的书应该贪婪地吞噬。在对概率理论和游戏理论有基本理解之前，没人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牌手。咀嚼那些信息。消化它。把它为你所用（吐出来）。

这本书，无论如何，应该像一瓶佳酿或一餐美食那样被啜饮或品味。慢慢读它。花时间真的领会 Phil 的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书能将你如此深刻明锐地带入一个伟大牌手的头脑。

当我们开始扑克之旅，我们很快认识到所有一般的战略建议仅能让你可以游戏而已。真正让我们到达今天我们身处的高度的是谈论（交流）：彼此谈论我们玩过的局势和手牌以及在同一主题上谈论赞成与否。为成为一名伟大的牌手你要让头脑愿意接受伟大的思考者和牌手的思考过程。你需要总是乐于考虑其他人关于为何玩及如何玩一手牌的见解。

扑克是一个有关不完整信息的游戏——依赖很多很多因素做出正确决定。想要完美地玩牌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牌手，我们所有能做的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努力做出我们最好的判断，而头脑中永远保持完美的目标。

让牌手生存和不断成长的是不停地质疑：我们做什么及我们怎么做决定。Phil Gordon 的小绿皮书是各种批判性思考的指导书，它们将改善你（牌技）。相对于提供枯燥和一般的战略建议，他提供给你他的内心是如何思考的。最终可能由于不太适用于你，你会反对他的一些结论。但这正是 Phil 想要的。他在此提供他怎么玩和怎么思考的深刻的解析。他没有告诉你你应该怎么玩。我们希望你的游戏中能吸收一些他的玩法，因为我们知道他做大部分事都很出色。

但是甚至你抵制的信条都将让你成为更好的牌手。这本书教给你的一件事是你在牌桌上做得每一件事需要有一个理由——在玩每一手的背后需要有一个足够好的思考过程。如果你反对这本书上的某个战略，我们希望你有一个好的理由来反对它。（你之前可能已经从别的扑克书或牌手那里拒绝或接受了其他战略建议。）在读过这本书后，你做决定时将伴随更深入的对为什么（这么做）的认识及批判性思考中有更多高级的意识。

因此慢慢读这本书。不只一遍的读。当你有所改进，继续重温 Phil 说过什么，因为你每次这样做，你将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已经玩这个游戏非常久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游戏的巅峰。但是读了这本书，仍然让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牌手和思考者。我们感谢你，Phil，用这样一种诚实和随手可得的方式公开你的游戏。

在我们认为，本书是一本任何阶段的扑克学生都迫切（需要）的经典和必备书。每个读到它的人都将成为一个更好的牌手。

幸运眷顾准备充分的人

——巴斯德

前言

无限德州扑克是一项有难度的游戏。这听起来是个坏消息。但好消息也不是没有：你可以学习它。

我怎么知道你可以学习它呢。很简单，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输家。但通过学习，我改变了这一状况。我不是什么天才，如果我可以“死钱”获得 WPT 的冠军的话，毫无疑问，你也一定可以。

就目前全世界范围来讲，那些最伟大的牌手，有五大共同的特质：

1. 所有的厉害的扑克选手都很凶，打得凶的人才有机会取得胜利。他们总是通过下注和加注，对手造成压力。
2. 有耐心，他们总是可以耐下心来，等，等，等待最佳时机。
3. 勇敢，他们并不是只在拿到强牌（Nuts）的时候才跟住，加注，或者下注。
4. 善于观察，无论哪一手牌，他们总是观察对手的一举一动。
5. 他们都是专注于他们的扑克游戏，总是想成为更好的选手。他们读扑克书，和其他玩家多多交流，多多实践，他们分析过往的牌谱，找出自己的弱点。

以上五条特质，是一名赢家所必须的。前四条特质，你需要努力提升自己以获取。第五条你已经具备了——你买了这本书，说明你已经懂得去冷静的理论性的分析扑克了。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玩家，有许多条路，这本书里我只讲讲我自己的方法。你可能对我所说的很多观点持有异议，那太好了。我希望这本书带给你们的，不是定义式的怎么打怎么打，而是：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个游戏。

简而言之，下边的内容都是“我”如何来打无限德州扑克。虽然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

的牌手,但好歹是个大赢家.并且实战中,我确实一直严格遵循以下的这些战略.

回顾我的扑克学习时期,我几乎通读了所有出版的扑克书.我实在欠那些优秀的扑克书作者们一个很大的人情. SKLANSKY, Brunson, CLOUTIER, MCEVOY, MALMUTH, Harrington, CARO.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事实上,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太多了,我真欠他们的.

HARVEY 是这个世界上诞生过的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教练,他写过一本书,叫小红书,在那本书里他记录了他的关于高尔夫的思想与心得,在那本书中,他毫无保留的把他的心得和盘托出,我从他那里得到灵感,打算效仿他的那种大刀阔斧的教学方法,来教这项完全不同的游戏.

塌下心,腾出时间,好好看看这本书.无论你能从中真正消化多少,之后当你经历成千上万手牌,遭遇各种对手的时候,你还是会遭遇挫折.你需要时间.你的 BANKROLL 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建立的,慢慢来.一路上,无数的挫折等着你, BAD BEAT 如同板砖一样敲你的头.但是,苦尽甘来,当你终于开窍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无尽的快乐和财富就到来了.

扑克真谛

天才牌手和 WPT 主持 SEXTON 说过:”德州扑克是一分钟学会,一辈子精通的游戏”,可见,这是块硬骨头.

要成为赢家,战术有很多,风格也有很多.但无论你选择哪条路,有几条扑克原理是永远有效的.这与你玩具体什么扑克游戏无关.这一篇里我把我所知道的,所学到的,所感悟的几条基本原理罗列出来.

决定,决定

要证明你已经成为一个扑克赢家,不是看你赢了多少钱,也不是指你读牌多准,或者诈牌多有效,更不是指你赢下大多数的 Pot, 真正的标准是: 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你的每一手牌里,你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几个要素包括:

- 我应该玩这一手吗?
- 加注的话,我要加多少?
- 我的牌是最好的牌吗?
- 我会让我的对手会弃牌吗?

如果这几条决定你总是比你的对手想的全面想的好,那你就可以战胜他.正确的决定,可能不能使你赢得所有的牌局,但是他可以使你成为长期的赢家.

因果关系

你坐在扑克桌上, 每一个行动或者不行动都会有产生一个因果关系. 我们的目标是, 在分析对手的行为举动的时候, 掌控好自己的行为. 我的每一次行为: 盖牌, 加注, 跟住, 观让, 目的就是让我的错误造成最小的代价, 让对手的错误, 付出最大的代价.

手有最强牌就要大胆下注

当你有一副强牌时, 尽可能做大锅底. 无论你怎么努力, 当钱进入底池后, 你是无法改变你的牌的, 所以, 当我的牌最大时, 我会让我的钱尽可能多的进入底池。

不要惧怕 BAD BEAT, SUCKOUT, 等等, 如果那帮蠢货连几次幸运的赢钱的机会都没有, 扑克也就不会流行起来. 只要我确实是持有最强牌并且下注到池底, 无论输多少, 都不会让我感到不爽.

基础理论

在 SKLANSKY 的著作<扑克理论>中, 他写道:

每次你玩一手牌做出的决定, 和你能看到对手牌的时候的决定, 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获利. 而反之则是你获利. 相应的, 如果对手做的每一个决定, 和他们可以看到你牌时做的决定一致的时候, 你输了, 不一致的时候, 你赢.

如果我能看到对手的底牌的话, 我当然应该做出正确决定: 我的牌好就下注或者加注, 他的牌好就观让或者弃牌, 彩池赔率好, 隐含赔率好, 就跟住, 再看一张牌. 我的牌好, 我就尽量让对手多下注, 我的牌不好, 就尽量让对手少下注.

基础理论固然是简单的, 但是扑克实战不简单. 因为我不能总是知道对手的底牌. 所以, 实战中, 我们应该谨记基本原理的同时, 再结合心理学的考虑(来猜测底牌).

该我下注了!好好想想!

每当轮到我下注的时候, 我都试着在脑子里打上这么一个草稿:

- 我的对手怎么打?保守型?激进型?试探型?
- 我对手的起手牌范围, 大致如何?
- 我的对手认为我的范围是什么?
- 我的位置是占优势还是占劣势?

上边这些是基础问题, 必须要想, 这些心里大致有数了之后, 开始想下边这些实际的:

■ 我怎么办, 下注还是加注?

- 我有最好的牌, 肯定下注或者加注
- 对待一个较弱的对手, 如果我认为我下注能把他赶出底池, 则无论我的牌如何, 我一定下注或者加注
- 我一边听一副不错的牌的同时, 如果我下注还有几率把对手踢出去, 直接获得底池, 那我一定下注或者加注

■ 我怎么办, 过牌还是弃牌

- 我拿着一手巨垃圾无比的牌, 几乎肯定过牌或者弃牌
- 如果我在对抗一个强手, 则尽可能过牌或者弃牌
- 我听一副不错的牌, 但是对手给我一个非常不合适的赔率, 那么我观让弃牌。

经过这些细致的分析, 我还是拿不定注意, 该弃牌呢还是该加注呢, 那么我会跟住或者观让.

我所说的这些在头脑里打好的草稿, 乍看起来显而易见, 但他确实是有效的, 你如果每手牌都试着这么做, 你确实可以得到一些别的牌手可能漏掉的东西.

在思考”观让还是弃牌”问题之前, 先思考”下注还是加注”问题, 我很确定, 我是个很凶的选手, 我再说一次, 凶! 凶才能赢, 几乎没有一个软蛋, 最后能成为赢家的.

我不必成为最伟大的牌手

如题所说, 你所要做的, 只是比一部分选手玩的好就可以了.

一桌的所有盈利, 其实是从两三个笨蛋牌手那流出来的, 我尽量避开和那些强手较量, 然后尽全力去和那些弱手玩命.

2003 年三月, WSOP 刚开那阵, 大群的游客, 卷着钱涌到拉斯维加斯, 一边大吃大喝, 一边打德州扑克, 某晚, 我溜上一个 10 刀/20 刀盲注的桌子, 桌上是一群如雷贯耳的名人 GUS HASSON, PHIL LAAK, RAFE, ESFANDIARI (全是当今超一流选手—编者注), 同时桌上还有三个不知名的人.

我不能想象, 这帮牛逼牌手扎堆凑在一起在干吗?? 这帮职业牌手, 谁对谁也不能说绝对优势, 我自己我就不说了.

但是很快, 我明白了……”哈利”先生——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奥斯丁的天使, 带着大捆的一万刀一打的美元, 每把牌都下一打……

看到还有一个空位…。我不用想了，赶紧占上！

一些常规错误

每个人都在不停的犯错误。不好的选手会把这个错误一遍一遍重复的犯。你发掘出这些错误，你就赢了他。下边是一些常见的错误，以及我发掘利用它们的方法。

- 这名选手很少 BLUFF，很少诈牌。当这些人下注和加注时，我愿意相信他们手有强牌。当他们过牌时，我经常下注拿下底池的筹码。
- 高估了顶对的价值。平均来看，一手德州扑克的赢局应该是两对。许多人愿拿顶对冒巨大的风险。（意指加注过大，所以赢的都是小锅，输的是大锅）当我有一手能战胜顶对的牌的时候，如果面对的是犯这种错误的对手，我就以超过池底的注码下注。这样可以很有效的引诱他们下注。和这种人对决时，如果我拿到的是小对子，那我也不按常规方法打，因为我知道，一旦我翻中三条，那我就爽翻了——详细说明见后边的”隐含赔率”一章。（即指忍住可能的输小锅，也要等着钓大锅。）
- 下注和底池相比太小了。这一条，注意了，在德州扑克中，真是至关重要。你应该下重注惩罚这些听牌者。——详见后文的赔率相关章节。当你听牌时，如果他们下个小注，那你正好开心的跟住（意指赔率合适，对方帮自己把锅底做起来了）。当你虽然听牌，但是确信对手此刻比你牌要好，那么加注（加大锅底和赶人两个目的，绝对的正 EV——编者注）
- 跟牌太多。对付这帮”跟牌王子”，我很少 BLUFF。我如何做呢，该下多少注，就下多少注，正常的无脑的”价值下注”，就正常的把他们干掉了。
- 一遇到压力，就开始紧起来了。弱手们，在锦标赛的中期和 BUBBLE 阶段，总是非常紧。对付这些人，只要盲注和 ANTES 有足够吸引力，你可以松一点点。
- 喜怒全形于色。我说过，你要一直观察你的对手，关于这一点，在后边的 TELLS 里有专门的介绍。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

(He who can modify his tactics in relation to his opponent and thereby succeed in winning, may be called a heaven-born captain.)

阿牧德州扑克最全资料QQ：88574709

观察你的对手

我制胜的最大利器之一就是不停的观察我的对手，即使我没有参与到这一手牌。

- 观察对方的马脚
- 观察对方的下注模式
- 我试着影响他的决定
- 对于 SHOWDOWN 的牌, 赶紧记住他这一手牌的全部信息, 他怎么打的, 位置是什么, 底牌是什么, 翻牌圈前后用了什么手法.
- 我试着总结他的想法和风格.
- 想一想, 什么可以刺激他们….

你观察对手得到的信息越多, 当你与他们交锋时做决定时就会越轻松.

在这里, 我举一个很有价值的例子, 2001 年 WSOP, 在最终桌还剩 5 人的时候, 来了一个关键手, PHIL HELLMUTH 和 CARLO MORTENSEN 的一场火拼. 翻牌圈 Q-9-4, 其中两黑桃, CARLO 观让-加注了 PHIL, 后者原本下注 60000 刀, 被反加到了 200000 刀. PHIL 自然不能认怂, 直接推了全进, 400000 刀. CARLO 是 QJ, 他打的自然在情理中, 顶对观让加注对手, 但是他还是害怕对手有什么大牌, 因为他毕竟只是个顶对. CARLO 对这次被推全进感到不爽, 一边思索一边喃喃自语的嘟囔, 这时候, PHIL 竟然亮开了他自己的底牌——Q 10! 一直在那儿耗时间, 企图获得更多信息的 CARLO 自然大喜过望, 立刻跟住, 转牌河牌没有对两人的牌力做变动, CARLO 把 PHIL 踢出去了, 人群中, 除了 PHIL 的妻子与父母, 自然全都大声的欢呼. 事后得知 PHIL 竟然鬼使神差般的从 CARLO 的嘟囔中听到了” CALL (即跟住)” 这个单词! (这里指 CARLO 其实是在使用一种策略, 因为嘟囔中的话语, DEALER 并没有听到, 所以根本不算数的, 但是, PHIL 既然认为自己听到了, 那么他就有一定可能, 自己把牌给翻开, 这时候, 如果 CARLO 再盖牌, 其实也完全可以…呵呵, 好在 CARLO 的牌力强过对手, 轻松跟住, 避免了一场口水战. 但至少, CARLO 通过自己的智慧, 避免了自己因为害怕而盖掉这手重要牌的可能性. 完全的正期望, 这些手段有时候让网络选手感到不齿, 但事实上, 在现场比赛中层出不穷, 如同足球场上那些小动作————编者注.)

打法激进的好处

当你跟住或者观让的时候, 你只有在牌力好过对手的时候, 才能通过 SHOWDOWN 赢钱!

当你下注或者加注的时候, 你或者赢的更多, 或者因为对手盖牌而赢

在牌桌上, 我就害怕那些持续下注和加注的选手, ”观让王子” 和”盖牌王子”, 通常都不能活太久.

位置!位置!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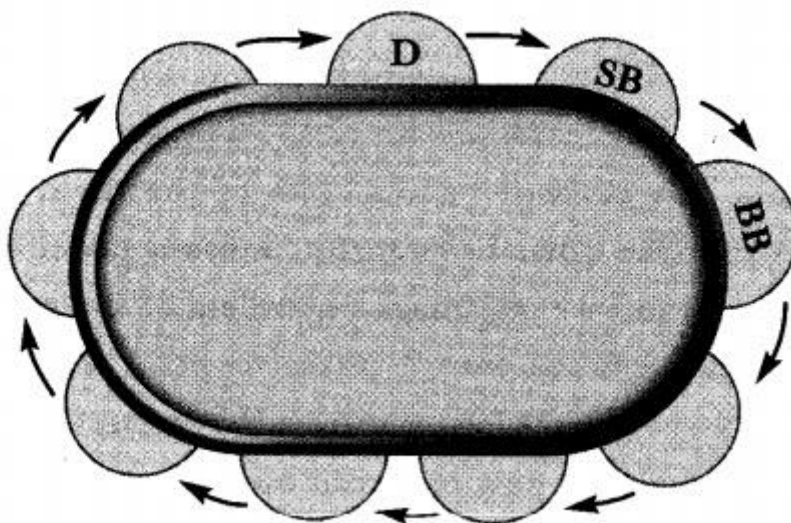
好的位置——也就是每圈靠后的那俩位置,是最最巨大的优势.原因如下:

- 我掏腰包之前,可以把其他对手的行动先看个够
- 我有最后一个诈牌的机会
- 我有更好的机会,在翻牌圈获得优势.德州扑克中,一个拿着任意底牌如:AK, KQ, 64 的对手,只有 35%的概率翻中一对或者更好的牌,这样一来,我有 65%的在他们没翻中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搞他们一下子,虽然我也什么都没有.
- 当你有位置的,并且有一手好牌的时候,你更容易榨取更多的钱(这里指可以通过对手的下注手法相应做调整,同时,更容易让对手相信自己是在靠位置而咋呼——编者)

通常情况下,当我有好位置的时候,我玩 75%-80%的起手牌,当然,如前边所说,当面对强手的时候,我甚至不玩除了有位置的以外的任何牌

钱的流动方向

因为位置的优势,在牌桌上面钱的流动方向与时针的走向一致,从盲注位置流动到最后动作的人手中。



盲注是个负期望

我发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盲注位处于输钱的情况.我到不是特别担心这一点,因为
有位置的时候,我或多或少能有机会赚回来.

盲注本来就是负期望的事.首先,不管什么垃圾牌,你都要下注,而且翻牌圈之后,你还总是第一个说话,在这个垃圾位置,我玩那些小对子和中对子,还算是玩得不错,翻中暗三条,在

任何情况下, 都是赢钱的最好手段. (这里指, 只有小对子受盲注这个垃圾位置的影响最小, 你所做的决定, 因为这个位置而为难的情况相对不多——编者注)

下注要有一个理由

当我把筹码投入底池时, 我经常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下面就是在翻牌前我把筹码把投入底池中的原因:

- 偷盲注
- 孤立对手 (一般来说加注就会减少对手的数量, 这样更容易获胜)
- 我认为我有最好的牌
- 设计一个延迟偷盲, 我在好位置时跟注, 当我的对手在翻牌后没有击中好牌时, 我就试图拿下底池
- 我认为我有可能形成成牌, 形成成牌后对手会输得更多

翻牌后我把筹码投入底池中的理由如下:

- 对手有盖牌的几率
- 对手在听牌, 那我自然不能给他合适的听牌比率, 想跟你就花钱, 不跟就早点走人.
- 我有最好的牌 (价值下注——编者)
- 不下注, 就赢不了这个锅! (指在没有对手情报, 又想拼命的情况下——编者)
- 我知道我有最好的牌, 并且我希望对手能下注 (与第三条其实不一样, 这一条实际是指, 引诱对手跟住, 而不是纯粹的价值下注, 价值下注并不期望对手一定跟, 对手盖牌直接拿锅底, 也会满意——编者注)

变换打法

打败打法不变对手太容易了. 他紧的话, 他来我走, 他软我偷, 他偷得不够强硬, 我就更是大打出手, 如果他们松, 我就紧, 等好牌和他们打. 如果他们听同花和顺子牌的时候总是下注, 那我就频繁加注.

重点是: 如果你的对手变得可以预测了, 你就不会犯大错误. 并且, 你可以使他们犯大错误. (关于这点, 请参看 SKLANSKY 的”错误原理”理论——编者)

能够随心所欲的变换形象和打法, 是一个赢家最重要的必须才能之一. 有时候松对, 有时候紧对, 但是, 让对手来回来去猜不到你的心思, 永远都对!

战势不过奇正, 奇正之变, 不可胜穷也。

-----孙子兵法

从更好的选手身上学习

有很多比我厉害的选手。每一次我与比我强的选手交手时，我都要总结，这是一个提高自己水平的很好的机会。

强牌玩大池底，弱牌玩小池底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当我手握强牌时我试图玩个大底池，而我只有小牌时，我只玩一个小的底池。当我的对手试图加大注制造一个大的底池的时候，我宁愿弃掉手中大部分的小牌，从而让我有机会在手握强牌时制造一个大的底池。我很少在没有强牌的情况下玩一个大的底池。

翻牌之前

一旦我参与了一手牌，翻牌之后的许多动作就是自动完成，或者几乎是自动的。但在无限注德州扑克中最重要的决定是在翻牌前，我是否要拿着这两张牌来玩这手牌？

回答上面这个问题要涉及到许多个因素。许多扑克书籍会提供一个表格，表格中会告诉你在每个位置哪些牌可以玩。我也会提供这样一个表格，（详见 261 页的起手牌部分）。但扑克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扑克是一个有关整体形势的游戏。

在 21 点中，总是有一个正确的决定，也就是玩家们所谓的"基本策略"。一旦你比较了你跟庄家的牌，赔率就会告诉你应该要 hit、stand、split 等等。

然而，德州扑克是个信息不完全的游戏，因此复杂许多。除了教科书的说法以外还有许多因素要考虑。其中包括了：

- 我的对手的风格
- 我们的心理状态
- 我们的筹码大小
- 我在牌桌上的形象

计算机程序可以在表格中查询手牌。真人玩家则在考虑各种信息后分析情况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也许会在场游戏中在前面位置用 AJ 加注，却在另一局弃掉这手牌。

我在书中后面附上的起手牌表格非常接近我在下列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的打法：

- 我是第一个自愿丢钱进 POT 的玩家，而且一般下注 3 倍的大盲注。
- 我不是非常了解我的对手。
- 全桌的玩家都有差不多平均筹码量。
- 盲注的大小相对于你手中的筹码量比较小。

如果你是个新手，那些表格很适合上手。但是随着你打的越多，你就越有自信让你的经验、直觉以及观念来指引你。

学习然后观察

我从不在于轮到我之前就看牌。我发觉如果我在牌发下来时就看牌，当我拿烂牌时就比较没兴致，当我拿好牌时则过度兴奋。有在注意的玩家很容易就能够捕捉到这个信息，并且在他们判断要不要打这把时，就利用这个信息来对付我。

等到轮我行动才看牌也能够帮助我专注在其他人的动作上。借着专注于其他玩家在翻牌前的动作，我常常能够捕捉到能够在之后帮助我的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个入池，总是加注

做为在翻牌前进入底池中的第一个人，我很少跟注。如果我决定玩这手牌而且我是第一个进入底池的人，我总是加注入池。下面是五个加注入池的原因。

- **减少竞争对手。** 加注会使更少的人看到翻牌。更少的对手就意味着更大的胜算。
 - 只有一个随机对手时，对 A 的胜率在 85.5%，而有四个随机对手时，对 A 的胜率只有 55.8%
 - 分析一个对手的牌，明显要比分析多个对手的牌容易
- **控制下注的数额。** 翻牌前下注，让是大家明白我手里有牌，我要拿下这局。翻牌后的每一次加注都会让你入池时的加注更有力。这手牌我是老大，别人要想和我抢底池，手里必须要有货。

“让牌给那加注者”（意思就是不要再加注那些已经加注了的选手）是在游戏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这就是我在翻牌前下注希望对手心里有的想法。
- **更好的判断对手手里的牌。**我跟注入局，而大盲注只是过牌，他是什么牌你根本搞不清楚。
 - 他可能手中有像 KQ 一样的牌吗？
 - 也可能是 7 2 ？
 - 还有可能是 3 3 ？但是如果我翻牌前加注，而对手跟注，我至少可以估计出他手牌的情况。
- **让对手更难猜出我手中牌的强度。**那些只有遇到大牌才加注，而同花连张或者有小对时跟注的人很容易让别人猜到你手牌的大小。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对手，当他过牌时我几乎都进行加注，而他们直接就弃牌了。

如果我 6 5 同花也加注，对 A 时也加注，他们就跟本搞不清我看里有什么样的牌。
- **为了偷盲注。**我翻牌前加注使我有机会直接赢得盲注而根本不用看翻牌。我爱偷盲注，而偷盲注也是我锦标赛成功的秘诀之一。

跟大盲注 Limping

（仅跟注大盲注叫 Limping）

就像我刚才描述的，我基本上很少 Limping 入池，但有很多顶尖的高手使用跟大盲注 Limping 这个策略，像 Daniel Negreanu, Gus Hansen, Erick Lindgren 等人都经常

Limping 入池，像我之前说过的，成为一个成功的扑克选手有很多方式。

有几种情况下，Limping 入池会比较好：

- **我手握非常强的牌，我只跟注，希望后面的选手加注。**当我坐在一个经常加注的选手前或者我后面有一个短筹码的选手正找机会 ALL IN 时，跟注这个策略是很有效的。
- **当盲注的选手比较弱，容易在翻牌后弃牌时。**如果我可以很轻松的在翻牌后搞定一个选手，那么让他留到翻牌后，让他有机会犯更大的错就是一个很好的获胜手段了。例如，我坐在中位或者后位，而盲注的选手经常性的 Overbets，那么留他到翻牌就有机会从他手中赢得更多。
- **跟注可以欺骗对手。**当手握强牌时跟注，会给那些在我后面加注我的选手吃点苦头，那当我下次再跟注时他们在加注我时好好考虑一下了。

跟注时，在边缘牌和强牌四比一的情况下，这种策略最有效果。假如我的对手很喜欢在我过牌时 Raise 我，我 Fold 四次，而 Re-Raise 他一次，那基本上就可以把 Fold 四次的钱赢回来，因为你可以赢他的 Raise，还可以赢得底池，因手握强牌更有机会赢得更多。

20%	20%	20%	20%	20%
跟注	跟注	跟注	跟注	跟注
弃牌	弃牌	弃牌	弃牌	再加注
输 1	输 1	输 1	输 1	赢 5

正确的加注数额

翻牌前入池我总是加注，一般是三倍的大盲注，我也希望新人也这样做。但随着我技术的提高，我发现比加三倍大盲注更好的加注数额。

位置	加注数额
前位	2.5X-3.0X
中位	3.0X-3.5X
后位	3.5X-4.0X
小盲注	3.0X

在不同位置不同加注数额有以下几个原因。

- 位置不好时我就玩个小池
- 当我握超强牌时前位的小加注可以鼓励对手跟我玩这手牌
- 后位大额下注会给盲注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弃牌或者很难再加注
- 当我的位置有优势时，底池会有更多的钱

我不会根据牌的强度下注的，每次加注都是相同的数额让别人搞不清楚你手中是 J 8 同花想偷盲注，还是手中有对 A 希望对手加注。

翻牌前加注就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如果我发现加三倍的大盲注无效很多对手都跟注三倍大盲注时，我就会玩得紧一些，当有需要时我就加更大的注。在游戏中，有时我会加到十

倍的大盲注。

跟注 Call Limpers

虽然我不喜欢第一个跟注入池，但当我有位置优势时我很喜欢用一手很宽的牌型 Call Limpers。(Limpers 是指那样只跟注大盲注筹码的人)

我喜欢用不容易被 dominate (受制于人) 的牌来跟大盲注。在中或后位置跟注的玩家很少会有大对子，所以我的同花连牌(如 87s, 76s)或同花(如 86s, 75s)很少会被完全 dominate。而且因为我的对手不太可能拿着强牌，这手牌不太可能搞成一个大的底池。大的底池正是我拿小牌时最讨厌遇到的。

我相信我 call limpers 所得到的大部分的利益都是来自我运用我的位置优势的能力。剩下的利益则是来自我搞进了一个多人 POT——大小盲都很有可能看到翻牌——而且凑中了大牌。因此我喜欢用有机会能够对抗 3 到 4 个对手的牌来跟大盲注，有 A 的同花牌，同花连牌还有中小对子都是很适合的牌。

另一方面，我发觉像是 QJ, QT, Q9, Q8, JT, J9, J8, T9 和 T8 等在这种牌局中都很难打。我必须记住有玩家在我前面跟了大盲注，他们像是有什么牌？正是那种要加注不够强，要弃牌又可惜的牌。他们可能拿着 KQ, KJ, KT, QJ, QT 或 K9。击中了顶对却拿比较弱的小牌，在多人参与的牌局中会让我输很多钱。如果我有一个对子，我希望我是唯一拿到那个对子的人。

位置好的时候，平跟一个加注者

在我刚开始打 NL Hold'em 时，有一次在一个非常小买入费的现金游戏中，我拿 AKs 在 UTG 加注了约 3 倍大盲注。庄家位置前的人都弃牌，庄家跟注，小大盲注都弃牌。我因为有人跟注我的强牌——AKs 而正暗爽着。

翻牌开出 J85 Rainbow (就是三张牌三个花色)。我感到如坐针毡。我马上就了解到在不好的位置打 NL Hold'em 不是令人愉快的经验。世界上的每个好玩家都讨厌在不好的位置打 NL。在翻牌后必须第一个行动会让游戏变得困难许多。

当某个玩家 RAISE 然后所有人弃牌直到坐在后位的我，我发现拿着范围比较宽的牌去跟注是很有赚头的。我想把我的对手搞到吐出来。我希望他觉得很不舒服。

当我这样打的时候，86s 和 A6 相比，我更喜欢用 86s 去跟注。拿 A6 若变成 Top Pair-Weak Kicker (有一个顶对，另一张是小牌) 对上 Top Pair-Good Kicker (有一个顶对，另一张是大牌) 就毫无利益。但若是 86S，我的对手很不像是有 8 或 6，除非他们有比 8 大的对子，我的形势都不错。这种情况下，有三种好事可能会发生：

- 他们在翻牌可能会完全没中，过牌到我，然后我下注拿下底池。
- 我有约 1/30 的机率凑中两对或更好的牌。
- 我可能听到一牌很好的牌，且有好的赔率继续打。

我发觉这种打法在锦标赛中段当坐中/后位的平均筹码选手加注进场且我在庄家位置跟

注的时候特别有效。这招对付在翻牌后采用非常直观的打法的玩家会有神奇的效果。因为他们没中时会过牌；有击中好牌时会下注。

在小盲注的位置的玩法

当我在小盲注的位置，而且其他人都弃牌，有几件事必须要考虑：

- 我只要对付一个对手
- 我在每一轮下注时的位置都不好
- 我已经把下了一半的注下了到底池里

因为我的位置不好，即使是对付又没经验又弱的玩家，我的期望值也是负的。因此，我在小盲的目标是减少我的损失。

需顾虑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我的对手。在锦标赛前期，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会只把盲注补满，看看大盲会怎么做。有些玩家（包括我）在小盲想要便宜地看到翻牌时会毫不犹豫地加注。我希望能够在盲注上涨还有底注加入之前就知道我是不是在对付有这种观念的对手。

如果我的对手是很强的玩家，我几乎都会弃牌。当我位置不好时是很难从他们手中赢钱的。

无底注的情况

如果场上没有底注且底池中只有大小盲的钱，通常会遵循保守的打法。下面的牌，我会打差不多 60-65% 的牌。

- 任何的 A
- 任何对子
- 所有有 K 的同花，大部分有 K 的非同花
- Q6 以上有 Q 的牌
- J5 以上有 J 的牌
- 大多数的小同花连牌
- 大多数的小同花中洞(64, 75)
- 一些垃圾牌

当我决定要打之后，约 75% 我会加注进场。我一般会加注 3 到 3.5 个大盲注。

另外的 25% 我只补满盲注。当这样打的时候，我试着保持每四次就有一次是拿着强牌。依据 3 比 1 的比例，如果每次大盲都加注我，我仍然能赢钱。

我确定当每次我补满盲注的时候，我会被加注到大约 2 个大盲注。在我拿烂牌的那三次，我会弃牌，每次输掉 1/2BB（BB 就是大盲注的意思）。但是第四次的时候，我会有能够再加注并拿下 POT 的牌，赢得 2BB。

	25%	25%	25%	25%
手牌强度	弱	弱	弱	强
动作	弃牌	弃牌	弃牌	再加注
结果	输 1/2	输 1/2	输 1/2	赢 2

赢利为 1/2 BB

有底注的情况

在锦标赛中，开始有底注后，如果其他每个人都弃牌，我在小盲会打大约 95% 的牌。其中大约 75% 我会加注，15% 会拿弱牌补满盲注，5% 拿强牌补满盲注，剩下的丢掉。

在小盲注位置打牌非常困难而且需要非常多的经验。我只能尽我所能输最少的钱。

在大盲注的位置加注

在比较少有的情况下：当所有人弃牌且小盲只补满盲注，我会考虑在大盲拿任何两张牌加注。不只是因为小盲在比较差的位置，也因为就算他们跟注了我的加注，他们也必须要在翻牌中凑中够大的牌才能打下去。

然而，如果小盲心机很重，手中如果有像小对之类的牌时我通常会平过，我不希望加注后被再加注然后被迫把牌弃掉。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 Bluff（诈牌）成功我绝对不会见底牌，我希望小盲总是认为我有好牌。

Raise the Limpers

Raise the Limpers 加注那些跟大盲注者是我喜欢的打法之一。

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况：一个坐前面位置的玩家跟大盲注，下一个玩家跟注，轮到坐在后面位置的我来行动。

我尽可能地惩罚在翻牌前跟大盲注的玩家。当他们很弱的时候，我会让他们为用软弱的打法来打软弱的牌而付出代价。

在前面跟大盲注的玩家能拿多好的牌？只跟注大盲注的玩家能拿多好的牌？一次加注通常就能够拿下底池。

这种打法的关键在于勇气。这并不需要好牌才能赢下底池。需要的是了解状况、紧的形象、还有开火的勇气。

当我这样打的时候，我喜欢加注到跟底池一样大小。如果已经有三个人跟大盲注，底池里就有 4.5BB——3 个跟大盲注者加上大小盲——所以我会加注大约 5-6BB。

如果有人 CALL 了我的 RAISE，我对他们的手牌便能有相当的概念。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也有位置优势罩着。

许多玩家会发现我的把戏，不过因为我有好位置，他们如果 CALL 或是反击通常都会是错误的。

夹击加注法

假设一个在前位的玩家——最好是松的玩家——RAISE（加注）而且被一个以上的玩家 CALL（跟注），现在 POT（底池）里有很多钱。更重要的是，CALL 的玩家不太可能拿能够 CALL 或是 RE-RAISE 我的牌，如果他们能，那他们刚才就会自己 RAISE 的。现在轮到我了。

我用大的 RAISE 来夹击 CALL 的人。

如果我的 RAISE 让一开始 RAISE 的人 FOLD 掉，通常迷人的筹码就会向我而来。我在坐盲注时比坐庄家时更常用这招。如果我在庄家位这样玩而且某个盲注拿着大牌，一开始 RAISE 的人拿什么出来 BET 都不重要了，我就成为了被夹击的对象了。

当我只剩大约 15BB 时，夹击 RAISE 是个非常有用的打法。假设我坐在小盲，有个松的玩家在前面位置拿 3BB 进场，两个玩家 CALL，现在 POT 里有 10.5BB。我低头看看我的 87s，直接推 ALL-IN。

一开始 RAISE 的玩家现在陷入了该不该 CALL 一个非常大发的 RAISE 的困境。即使他的牌很大——例如 AK——而且决定要 CALL，我的状况依然不差。我的 87s 对上 AK 有大约 41% 的胜率，我投入 15BB 以搏 37BB，我的 Odds（赔率）相当不错。

我不会拿像是 A 小或 K 小这种很容易被 dominate 的牌这样打。我不希望胜率低于 25%。藉由直接 ALL-IN，我完全消除位置上的不利。因为我全部的钱已经进到 POT 中，我不会在 FLOP 后被击退。

在 CUTOFF 位置偷盲注

（cutoff 是庄家右面那个位置）

Swingers 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其中当 Mike 从他的朋友得到关于该等多久才打电话给他刚刚认识的美眉的建议那一幕特别棒。

Mike: 明天？

Trent: 不...

Sue: 后天。

Trent: 嗯

Mike: 所以是两天？

Trent: 恩。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Sue: 绝对是两天。那是业界标准...

Trent: 我以前都等两天，但是现在人人都等两天。等三天比较赚，你不觉得吗？

Sue: 恩，但是两天就足以看起来不会太猴急...

Trent: 恩，但是等三天比较赚...

同样的情况看起来也发生在 FLOP 前的偷盲 RAISE 中。在庄家位偷盲已经成为业界标准，大小盲用 RERAISE 反偷变的很普遍。

我喜欢从 CO 偷——甚至是从 CO 的上家偷盲注，大约两倍于我在庄家偷的次数。当然，如果我的对手们是 weak-tight（较弱紧手型），我仍然会试着从庄家位置偷盲。但是，人人都从庄家位置偷盲注。

CO 比较赚。

翻牌前被 dominate

一手牌如果比较大的那张跟另一手牌最大的一样，但是 kicker 比较大，那就称做 dominate 对方。在 FLOP 前避免被 dominate 对于在 NL Hold'em 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

AcKd vs. AhQs

AK 完全 dominate AQ，约有 74% 的胜率。

对照于下例：

AcKd vs. 7h2s

AK 对上最烂的手牌只有 67% 的胜率。

或：

AcKd vs. QcJd

AK 有 65% 的胜率，只略差于 2 比 1 的赔率。

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我 dominate 我的对手时，或至少不能被对手 dominate，我会想把钱投入 POT 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高手会为 AQ,AJ,KQ 之类的牌感到懊悔。我宁可拿 87s 胜过拿 AJ 把我剩下的筹码 call 进去。觉得我疯了吗？

以下是我通过计算机计算出来的结果：

87s 对上 AA, KK, AKs/o, AQs/o 的组合约有 32% 的胜率。

AJ 对上相同的组合只有 25.7% 的胜率。

一项有趣的要点是：若我已经丢超过 1/3 的筹码到 POT 中，如果我知道——或是至少强烈相信——我没有被 dominate，赔率就会迫使我把我剩下的钱都 call 进去。

阿牧德州扑克最全资料QQ：88574709

手有好牌就要加注

我的对手在 FLOP 前 RAISE，我有一手非常强的牌，我该 RE-RAISE 还是 CALL 就好？有些因素我必须要考虑：

■ 位置

如果我有好位置，我比较喜欢 CALL。如果我的位置不好(在大小盲注的位置)，我强烈倾向于 RE-RAISE 并试着立刻夺下 POT 以消除我在位置上的劣势。

■ 对手的厉害程度

如果我的对手在 FLOP 后的打法很好预测，我比较喜欢 CALL。对付比较强的对手，我比较倾向于 RAISE 并在 FLOP 前试着赢得 POT。

在 FLOP 后有许多牌是我的对手可能持有的，有更多牌是他可以演的。对付狡猾的对手，在 Preflop 做决定是容易的多了。

■ 他们的牌有多强？

如果我觉得我的对手是 AK 或大对(KK, QQ, JJ)而且我有 AA,我总是会 RE-RAISE。我的对手会拿着这些牌迫不及待地 RE-RAISE 并且 ALL-IN，我也迫不及待地想 CALL 他们。

如果我的对手真的有 KK, QQ 或 JJ 而且在 FLOP 开出 overcards，我就很难在 Postflop 搞大动作，除非他们凑中恐怖的 set（三条）。

■ 他们的打法如何？

对付一个在 FLOP 后常常 BET 的松凶玩家，我通常会在好位置 CALL 以对他设下陷阱。

如果 FLOP 后我的对手倾向于在有一对时投入过多的筹码，我通常会 CALL 且希望他们刚好凑中一对，并面对我的 overpair（超对或者大对子）。

如果我有 AK 而且我的对手是那种会拿着 JJ 或更小的对子来 3 raise 的玩家，我通常在 FLOP 前只会 CALL。如果我觉得他是那种会拿着 AQ, AJ 打到破产的玩家，想当然，我会 RE-RAISE 我的 AK。

■ 我的牌有多强？

手握 KK 或者 QQ，我几乎总是 RE-RAISE。当我是 KK 时，任何有 A 的手牌大约有 17%的可能在 FLOP 凑中；当我是 QQ 时，A 或 K 大约有 35%的可能在 FLOP 凑中。这使得当我想在 FLOP 击败他们时，RE-RAISE 比 CALL 要好的多。

■ 我有多少筹码？

我在筹码比对手少时会比在筹码比对手多时更常 RE-RAISE。我希望他觉得能够把我击退且不用担心他们自己会破产。

当我选择 RE-RAISE，我通常会 RE-RAISE 大约 3 或 4 倍于我对手 BET 的数量。如果他 RAISE 3BB，那我就会 RE-RAISE 到 9BB。

如果我从大小盲位 RE-RAISE，不管我的对手 BET 多少，我都会加到 4 倍。当我位置不好时，我希望能尽快拿下 POT。

翻牌前全下 All-in

在翻牌前 ALL-IN 是 NL Hold'em 中最有威力但也是最危险的打法之一。然而，在下列情况下，我不认为 ALL-IN 全下会是错误：

- 我有最强的牌并认为对手会 CALL。
- 我有最差的牌并认为对手会 FOLD，且 POT 大到值得我去偷。
- 我有最差的牌，但即使我的对手 CALL 了我的 ALL-IN，我的 POT Odds 也不错。
- 我有最差的牌，但因为我的对手可能会 FOLD，所以除了 POT 中的筹码带给我的期望值以外，我还有"Folding Equity"。
- 不管我的对手拿什么牌，我都有很好的 POT Odds。
- 有最好的牌，不管我 BET 多少，我的对手都有良好的 POT Odds 来 CALL 我。但是 ALL-IN 也许可以把他吓退。

加注四次就意味着有 A

在一场锦标赛的前期中，当时盲注是 100/200，我有 24000，略多于平均，且我在桌上的形象是一个紧凶型玩家。我在前面位置拿到了 KK，做了一个标准的 RAISE 到 600，三倍于大盲注。每个人都 FOLD 直到小盲，他是紧凶型的玩家 RE-RAISE 到 1400。

现在又轮回我了。遵守我的 POKER 真言："若拿最好的牌，RAISE！"我加到 4500，我的对手花了大约 15 秒才决定 ALL-IN。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我丢掉了我的 KK，因为，想当然尔，他拿着一对 Ace，但我当时太没经验以致于没看清情况：

"第四次 RAISE 代表着 Aces."

现在我明白了。当我的筹码相对于盲注算很多的时候，我拿 KK 几乎总是做第三次的 RAISE，使我在对手做第四次 RAISE 并 ALL-IN 时能够丢掉我的牌。这需要一些计划，如下表所示：

Stacks	Big Blind	My 1st Raise	Opp 2nd Raise	My 3rd Raise	Opp 4th Raise	Pot	To Call	Call All-In Odds	Correct Action
10,000	50	150	450	1,600	10,000	11,750	8,400	1.4-1	Fold
10,000	100	300	1,000	3,000	10,000	13,300	7,000	1.9-1	Fold
10,000	200	600	1,800	5,400	10,000	16,000	4,600	3.5-1	Fold
10,000	300	900	2,700	6,500	10,000	17,400	3,500	5.0-1	Call

如果 Odds 优于 4.5-1，则我就必须要 CALL。由此推论，如果我的对手能够在遇到 4th RAISE 时抛掉 KK、QQ、AK，那我拿 AA 时通常只会 CALL 3rd RAISE。当 FLOP 开出三张小牌时，我几乎总是能够打爆他们。

在我对手看来，他们看到一个紧的玩家在前面位置 RAISE，他们 RE-RAISE，我 RE-RE-RAISE。他们怎么能够确定我没有 AA？答案是他们不能。

当然，如果我的形象很松，或者是我的对手很松或不按牌里出牌，FOLD 掉 KK 就不是这么理所当然。

了解什么时候一名选手是 Pot Committed(被套牢)

当一个玩家在 FLOP 前投入超过他一半的筹码到 POT 中，我认为他 100% 已经 POT Committed。只要有机会，他会将他所有的筹码在 FLOP 前投进去。如果他没机会，他可能会在 FLOP 后用所有筹码去追 POT。

我几乎从不试着在 FLOP 前去 BLUFF 这种玩家，也鲜少在 FLOP 后 BLUFF 他们。既然他们不会 FLOP，BLUFF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一个好的锦标赛选手能够在只有 1/3 的 STACK 在 POT 中且确定自己已经被击败时把牌

抛掉。但不论一个玩家多强，如果他在投入超过 2/3 的 STACK 后 FOLD，把牌抛掉，则几乎总是犯了错误。

为了孤立选手而加注

我常常会 RE-RAISE 持短筹码的对手，以期能够在单挑的情况下跟他 showdown 亮牌。

参考下例：我坐在庄家持 AJ 且有 40BB 的 Stack，每个人都 FLOD，我 RAISE 到 3.5BB。也有 40BB 的小盲 CALL，剩下 7BB 的大盲直接 ALL-IN。

现在 POT 中有 14 个 BB，而我要花 3.5 去 CALL，比率是 4:1。除非他们有 AA，我的胜率不会低于 1/4。很明显地，我必须 CALL。

但是想想小盲在我 CALL 之后的情况。他需要另外 3.5BB 来搏 17.5，比率是 5:1。他几乎能够拿任何两张牌出来 CALL 并在 FLOP 后击退我。

比较好的打法是 RE-RAISE 大盲。小盲并没有足以 RE-RAISE 我原先的 RAISE 的牌，所以他不太可能会 CALL。如果我能够让他 FOLD 掉，我就成功地孤立大盲并增加我赢的机会。且我的赔率是 4:1。

这个打法另外的一个好处是，如果大盲赢了，他不会多赚到小盲必 CALL 的那 3.5BB。让对手的 Stack 越短越好是个不错的主意。

孤立性的 RE-RAISE 在 Cash Game 或锦标赛的中期是很好的策略。但在锦标赛的后期，因为可能会有些理由希望小盲留下来，这就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打法。（这里是说在锦标赛后面，希望小盲留下来，两人在后面都只 check，这样有很大的机率把 ALLIN 的这名玩家淘汰）

多人局上你手握一对

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 2002WSOP 的一场 \$5000 NL Hold'em。当时依然是第一级的 blinds(25/50)，且没有人有比 5000 多很多或少很多的筹码。三个玩家 Limp（仅跟大盲注）进 POT，我坐在后面位置且拿到 99。

我强烈怀疑我的牌是最好的且约 300 的 RAISE 可以拿下 POT。我决定只 CALL 就好。小盲只补满盲注，大盲 CHECK，共有三个玩家看到 FLOP：

As Js 9d

大小盲 CHECK。在下一家 BET 300 后突然就大爆发了，再下一家 CALL，在轮到我之前另一个玩家 RAISE 到 \$1500！当然，在 FLOP 凑中三条 9，我推 ALL-IN，且被 Ad Jd CALL。我有 78.7% 的胜率且我赢得 \$12000 的 POT。

如果我在 FLOP 前 RAISE，我只会赢到对我 5000 的 stack 而言微不足道的 \$225。藉由只 CALL 不 RAISE，我用我在 Preflop 前的小利益换取巨大的 Implied Odds（隐含赔率）。感谢好运，我成为桌上以及比赛中的新 chip leader。

当盲注跟 Antes 相对于我的 Stack 很小时，我会试着用小对子 (22-66) 或中对子 (77-JJ) 尽可能的便宜看到 FLOP 并对抗越多对手越好。我希望能在 FLOP 凑中三条且我的对手凑中好牌 (但却是第二大牌)。这些对子会让我输一些小 POT 却赢到很大的 POT。

翻牌之后

得过许多锦标赛冠军的 T.J. Cloutier 曾描述 NL Hold'em: “如果翻牌后没有击中你想要的牌，这书基本上就是没戏了”。这句话我基本同意。

一旦 FLOP 开出，我已经看到我牌组中七张中的五张，只剩下两张牌还没来——这让我对于我的牌组最后的模样有相当清楚的概念——且基本上只有两件事情要决定：

- 我应该丢钱进 POT 吗？
- 如果是，该丢多少？

在做这些决定时有许多要素需要考虑，不过最重要——甚至比我的底牌还重要——的事情是：

- 我的对手像是什么牌？

一旦我猜到了对手的底牌，我所该做的就是迫使他犯下错误，例如：

- FOLD 掉比我大的牌
- 当牌比我小时，CALL 我的较大的下注
- 当我的牌最弱或是在听牌时，没有下注或加注

我在 FLOP 后做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在使我的对手犯下这些错误中的一个。

第一个下注的拿下底池

当桌上有一副对，直接击中翻牌的机率要比没有击中翻牌的机率小很多。我发现在有对子的桌上先下注的玩家通常都会赢得 POT。

不论我的牌是什么，在如下列的 FLOP 开出来后我通常都会率先 BET：

664
992
T33
K66
KK6

这种打法在当我是盲注且对抗 Limpers（仅跟注盲注大小的玩家）时特别有用。身为盲注使我看起来更像是 FLOP 中三条。

当我在对子桌上率先下注时，我喜欢 BET 大约 1/3 到 1/2 倍的 POT。我发觉当我 BET 大于或小于这个数量时，我的对手通常会觉得这是软弱的象征并常常 RAISE 我使我放弃。当我真的 HIT 到这些 FLOP 时，我会 BET 一模一样的数目。藉由不论有中或没中都 BET，我让对手很难对付我。

当我试着 Bluff 时，我会稍微保守一点，而当桌上有两张同花时，我会更积极地 BET。

翻牌后 Heads-Up 单挑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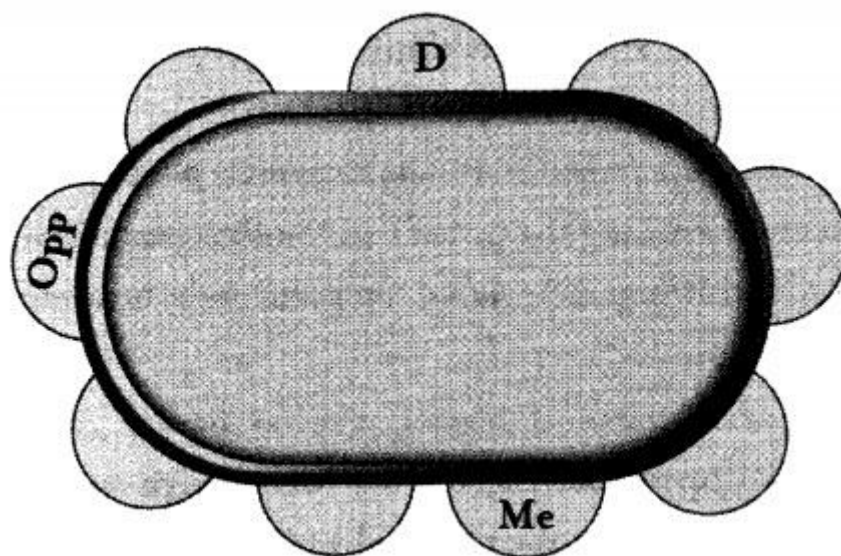
在 NL Hold'em 中，多人乱斗会使情况非常复杂，我喜欢简单一点。当我在满人桌上时，我通常会在 FLOP 前努力促成跟一个玩家单挑的情况。

单挑的 POKER 要简单多了。因为当我是第一个进场的玩家时，我几乎总是 RAISE，我能够用下列的标准来分析每次的肉搏对战。

- 因为我的 TAG 紧凶形象，不论我真正的牌力为何，我的 Preflop RAISE 翻牌前加注应该能够使我的对手相信我有一手好牌。(如果我没有 TAG 形象，则我得试图让对手们对我有这样的印象。)
- 拿不是一对的底牌在 FLOP 凑中一对或是更大的牌的机率只有约 1/3。
- 拿对子在 FLOP 凑中 set 或更大的牌的机率约是 1/8。

总共只有六种单挑的情形。

1. 庄家-我-对手。我是在 FLOP 前第一个用标准 RAISE 进场的玩家，一个位置比较好的对手 CALL，盲注都 FO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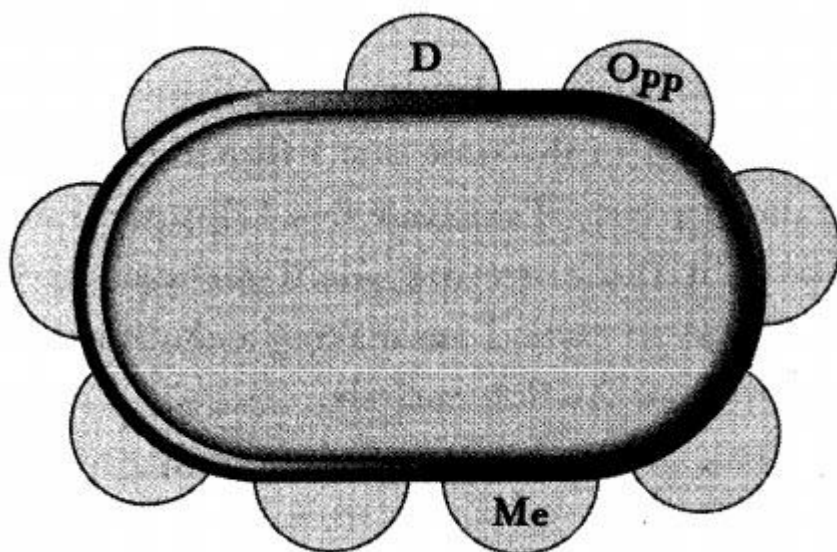
因为我在 FLOP 前 RAISE，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在翻牌后让别人知道我手中的牌的强度，我有大约 65% 的机会下所谓的 "continuation bet" 的注。

我会 BET 大约 1/2 个 POT，其中的 35% 我会在 FLOP 凑中一对或更大的牌，10-15% 我在 FLOP 听到一些牌。把这两项加起来后，你会发现约 15-20% 的时候我会在 FLOP 完全没中的情况下做 continuation bet。

切记我的对手只有约 35% 的机率能在 FLOP 上凑成牌。且除非他们有凑中了什么超级 DRAW，他们不太可能有正确的 POT Odds(3 比 1)来追他们的 DR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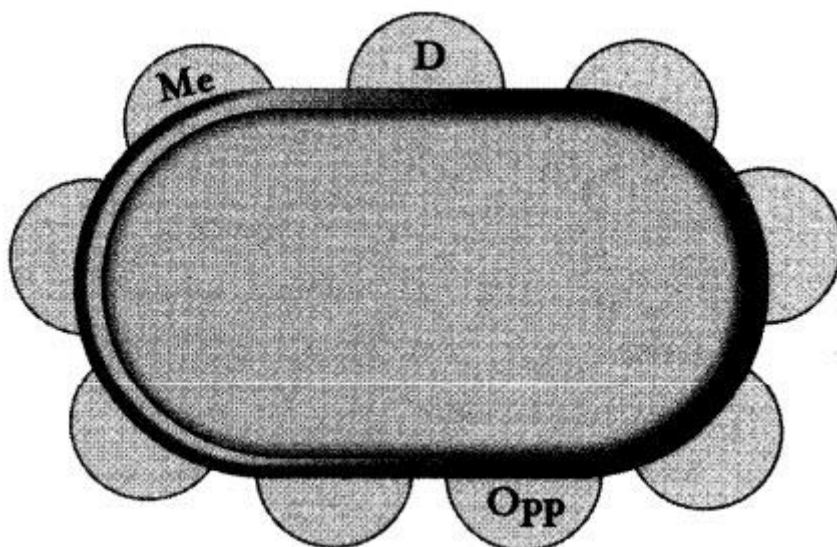
如果我能用半个 POT 以 65% 的机率搏得整个 POT，则大约每十次我就能够赢得 1.5 个 POT 的净利。我总共投入了 5 个 POT，但会赢得 6.5 个 POT。

2. 庄家-对手（盲注）-我。我在 FLOP 前 RAISE 且某个位置比较差的玩家 C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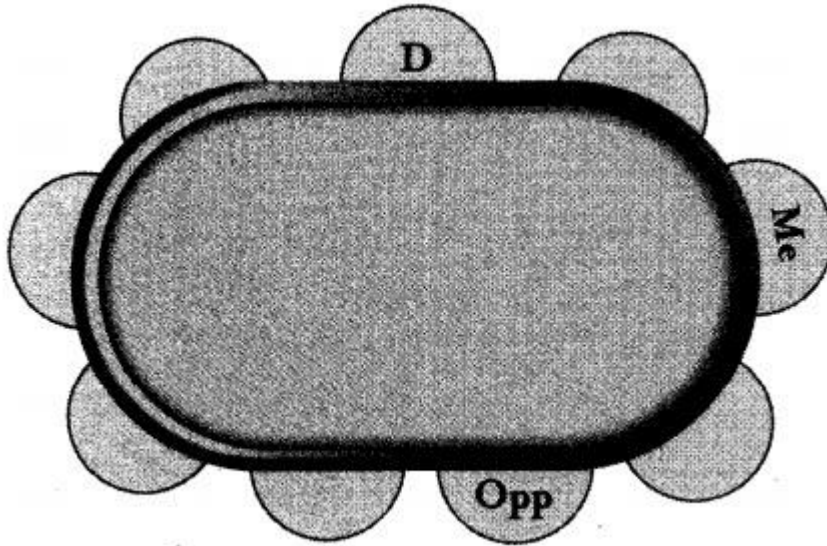
我不喜欢 SLOW PLAY。如果我的对手 CHECK——他们在 FLOP 没中的象征——我有大约 85% 的比率会 BET。对付那些喜欢 CHECK-RAISE 的对手，我会比较小心一点，大约 65% 的比率在他们 CHECK 后我会 BET。

3. 庄家-对手-我。另一个玩家在 FLOP 前 RAISE，我在比较好的位置 CALL。如果我的对手 CHECK 到我，他们要么就是没中要么就是在对我布下陷阱，我在约 50% 的机率会 BET。



如果我在 FLOP 凑中听两头的顺子——特别是对付那些喜欢 CHECK-RAISE 的对手——我很少会 BET。我会接受能够免费在 TURN 抓到大牌的机会。拿着比较难中的听一头顺牌，我比较喜欢试着在 FLOP 以 BET 夺下 POT。听同花牌也是一样——我通常会 BET，因为如果我在 TURN 凑中同花，我比较难让对手付大钱。

4. 庄家-我(盲注)-对手。另一个玩家在 FLOP 前 RAISE，我在比较差的位置 CALL。



这种情况不太值得考虑，因为很少会发生。我非常非常讨厌在位置差的情况下打 NL Hold'em。当我从差的位置 CALL，我通常会拿能够在 FLOP 中大牌(中小对子，同花连牌)或能够在 FLOP 后能够轻易 FLOP 掉的牌。当我凑中我的牌时，我通常会 BET 并希望能够被 RAISE。

5.小盲 Limp in，我在大盲 CHECK。

我的位置超级好。如果他们在 FLOP 后 CHECK 到我，我有约 75-80%的机率会 BET。如果他们 BET，我即使在没有非常好的牌的情况下也常常 RAISE。

6.一个玩家在 FLOP 前 Limp，小盲 FOLD，身为大盲的我 CHECK。

我有约 65%的机率会在 FLOP 后 BET，原因类似于状况 3。我会稍微比较常 BET 一些，因为我的对手很有可能很软弱，而他们需要 CALL 会很困难。我有约 10-15%的比率会 CHECK-RAISE 且我不需要有好牌才能这样做，但此处我的 CHECK-RAISE 有约 75%的机会是拿着好牌。若 FLOP 开出的是大牌或小牌，我比较喜欢 BET；若桌上都是 J, 10, 9 则我比较少会 BET。我预期我的对手是拿着中等牌出来 Lim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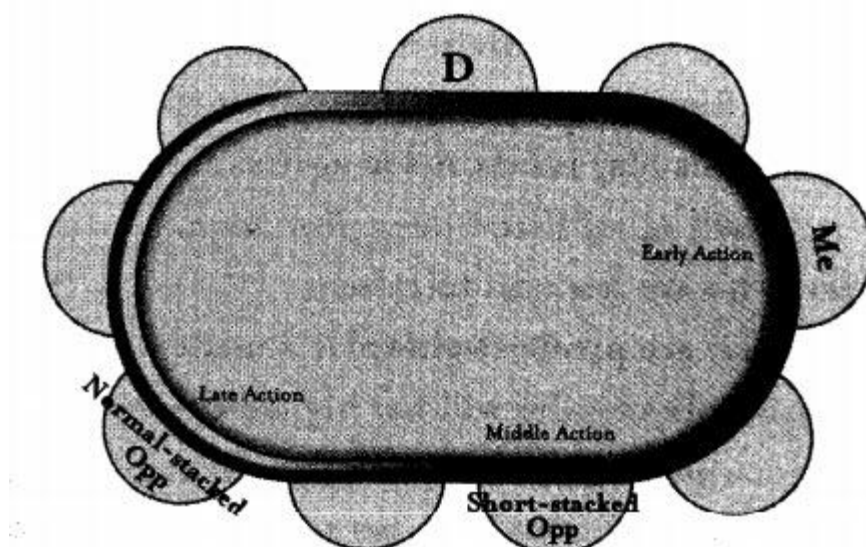
翻牌后对抗多个对手

翻牌后对抗多个对手，很多事情变得比较困难，Bluff 的频率要减少，因为要骗很多人比较困难，同时也要注意，你很可能在对抗很大的一手牌。 翻牌前对底池的争夺同样会发生在翻牌后，底池大了，风险也在加大。

下面是一些多人对抗的基本原理

- 我很少在翻牌后毫无理由的诈牌，即使所有人过牌到我，如果我根本没牌，我也会 check。 人越多，我越不会诈牌。
- 如果我认为翻牌后我的牌最大，我几乎肯定会下注，多人对抗中，我几乎从来不会 slowplay。 我下注，并期待有人加注。
- 多人对抗中我翻牌后的下注，目的是减少对手，即使我并不能立即拿下 Pot。 我一点也不介意是否能立即拿下 POT。

- checkraise 在多人对抗中不要过度使用，这会很容易过头，我更倾向于下注而不是 checkraise.
- 如果中位的人是小额筹码，我就喜欢 checkraise，举例：我是大盲，口袋 66，我后面位置 2 个人，翻牌是 KdQh6d，我左手第一个对手是小额筹码，如果我下注，我的对手小额筹码如果有很好的牌，他会跟注，那么最后一个对手会有很好的赔率来对自己手中的补花，或者顺跟注，我没有对第三个对手给予足够的压力，如果我过牌，小额筹码对手很可能会全下，那么将置第三个对手尴尬的三明治地位，很可能，对手会跟注并希望解决掉小额筹码，那么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利用 checkraise，轻松得到底池的机会。



- 如果最后一个对手是小额筹码，我几乎很少会 checkraise 或者 check call，我不希望被中间的对对手构筑陷阱，如果我想得到底池，我会下注。

补牌情况下的试探性下注

如果我翻牌后得到一个很好的补牌，比如顺子或者补花，我过牌，对手下了一个 POT，这种情况下，我的手牌赔率只有 2:1，而底池赔率是 4:1，我只能弃牌，对手做的很好。一些情况下，如果我翻牌后得到很好一手很好的补牌，我会领先下注小金额，希望能减缓对手下注，这是基于一下原因：

- 对手比较弱，不会轻易反加。
- 对手比较喜欢对成牌慢打
- 攻击性很强的对手，如果我过牌几乎肯定会大下注。

如果我下注 1/4POT，我的对手仅仅是跟注，我就会得到 5:1 的底池赔率进入翻牌，那么可以说，我不仅仅下注得到了价值，而且我让我的对手因为没有反加而犯了一个错误。

如果我的对手发现我这个打法并且开始对我的小下注进行加注，那么我就准备用一手很强的牌来同样小下注并期待他加注。

Double Gut-Shot Straight Draws （听中间牌的顺子）

我喜欢听中间牌的顺子 DGSD 胜过听两头顺 OESD。听中间牌的顺子 DGSD 的顺子让我的对手比较难读牌。

举例来说，桌上开出：

Qd9s4c

如果 TURN 开出 K 或 8，许多对手会谨防投入大量筹码到 POT 中。他们畏惧我拿 JT 且有双头顺抽牌。

但如果桌上是：

Jc8s5d

且我有 97。感谢我的听中间牌的顺子 DCSD DRAW，我仍然有 8 张 outs——任何 10 或 6 都能组成我的顺子——但是我的对手比较不会害怕继续打下去。在这个例子中，TURN 开出 6 要比起上个例子中开出 8 要不具威胁多了。

一个听中间牌的顺子的小问题是其中一个 Outs 也许会让我的对手组成更大的顺。在前例中，TURN 开出 10 能够组成我的顺，但是同时也让 Q9 组成一个更大的顺。我必须要小心来打。

开战用的牌

我不需要在 FLOP 持好牌才能"开战"——通常一个很好的 DRAW（听牌）就足够了，特别是对付那些我相信只持有一对的玩家。在多数下列的例子中，我有超过 50% 的机率组成最好的牌且因此能够在 FLOP 后打得非常 Aggressive。

以这些 DRAW 推 All-in 甚至是 CALL All-In 对抗一对几乎从来不会错。然而，依照惯例，积极总是最好的。藉由率先下注我有两种赢法：我的对手可能会 FOLD 或是我抽到奖打败他们。

藉由把 DRAW 打得非常 Aggressive，当我有很好的已组成的牌时，我能够让我的对手丢很多筹码到 POT 中。他们必须要猜我究竟是有 DRAW（听牌）还是 NUTS（成牌）。

第一种情况下我有很好的机会能赢，第二种情况下他们赢的机会相当渺茫。

My Opponent	My Hand	The Board	My Chances
听同花听顺子 A straight flush draw:			
A♠ K♦	J♥ T♥	A♣ 9♥ 8♥	56.3%
听同花且有大牌 A flush draw and an overcard to the board:			
K♠ Q♦	A♥ T♥	K♣ 9♥ 8♥	47.2%
听两头顺子且有两张大牌 Two overcards to the board, straight and backdoor flush draw:			
8♠ 8♦	K♥ Q♥	J♣ T♦ 2♥	55.3%
听同花且有一对子 Flush draw with one pair (a pair different from my opponent's):			
A♠ K♠	Q♥ 7♥	K♥ Q♣ 3♥	50.1%

根据台面结构来下注

当我思考我在 FLOP 或 TURN 后的行动时，我会观察桌上的结构——桌上有哪些牌，以及它们会如何影响我对手的手牌——以帮助我决定我 BET 的数目。

- 我一般下注的范围是 1/3 到 1 倍的 POT 大小。桌上的结构决定了我选择的 BET 范围。我的手牌对上对手可能有的牌有多强？

如果我的牌对上对手所有可能有的牌都非常强，我通常会 BET 范围内的底线，大约 1/3 个 POT。我希望我的对手会 CALL。

如果我的牌对上对手可能有的牌算是中等强度，我会 BET 大约 2/3 个 POT。我希望我的对手 FLOP 掉一些比我好的牌，且 CALL 一些比我差的牌。

如果我的牌相对下很弱而我又想要 BET，我会 BET POT 的大小。我希望我的对手 FOLD 掉比我好的牌。

- 我的牌有多大的可能会变强？

如果我的牌不太可能变强，我倾向于 BET 多于 2/3 个 POT。我希望能立刻拿下 POT。

如果我的牌有大约 15-20% 的机率能变强，我比较倾向 BET 2/3 个 POT。

如果我的牌有超过 34% 的机率，非常有可能变强，那我比较倾向 BET 半个 POT。

- 我的对手在 FLOP 湊中一对或更大的牌的可能性多大？

如果我的对手非常不像是在 FLOP 凑中 Top Pair 或更大的牌，不论我觉得我有没有最好的牌，我倾向于 BET 1/3 个 POT。

如果我的对手很像是只有一个 Pair 且我觉得我有最好的牌，我倾向于 BET 2/3 个 POT。

如果我的对手像是 FLOP 凑中两对或更大的牌且我觉得我有最好的牌，我倾向于 BET POT 的大小。如果我不认为我有最好的牌，我几乎从不 BET。

- 我的对手有多像是有个 Primary Draw(有 8 个以上的 outs 助胜牌)

如果我觉得我的对手很可能有 Primary Draw 且我认为我有最好的牌，我会 BET POT 的大小。

如果我觉得我的对手有 Primary Draw 且我的牌很有可能不是最大的，我几乎从不 BET。

当这四个上列因素对于该 BET 多少的结论不同，我会 BET 它们的平均数。假以时日，根据桌上的结构来决定 BET 的数量几乎会成为反射动作。

有强牌时下注

在 FLOP 后我几乎总是在持好牌时下注。我的对手常常会 RAISE 我，因为他们畏惧我的形象，或因为他们想知道我的牌力如何或因为不想要让我这么便宜的听牌。当我能够 RE-RAISE 一个 RAISE 过我的对手时，在此 CHECK-RAISE 并没有意义。

这在当我认为我的对手有 Top Pair 或 Overpair 超对且我在 FLOP 中 SET (击中三条) 时特别重要。假设我的对手在 FLOP 前用大口袋对：AA, KK 或 QQ RAISE 过，而我用小对子 66 CALL，且 FLOP 开出 9 6 2。如果我率先在 POT 中 BET 约半个 POT 的数量，通常我的对手会试着把所有的钱丢进来。我会非常感激，他的希望相当渺茫。

翻牌后击中两对

在 FLOP 凑中 Two Pair 很值得庆祝，至少值得 BET 或 RAISE。我几乎总是会去看 TURN。事实上，我不记得我曾经在仅面对一个对手时在 FLOP 上 FOLD 过 Two Pair，除非桌上开出三张同样花色的牌。

并非所有 Two Pair 皆生而平等。Two Pair 共有三种：Top Two Pair(最大的两对), Top And Bottom Pair(由最大和最小的号码组成的两对)，和 Bottom Two Pair(最小的两对)，且每种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性和策略。然而三种之间有一个共通点：我的牌不太可能再变大。我只有 17% 的机率能够抽到葫芦或更好的牌。换句话说，我必须打算用 Two Pair 来赢。

Top Two Pair 最大的两对

当我 FLOP 凑中 Top Two Pair，我希望能够尽可能投入筹码到 POT 中。我几乎能够确定有最好的牌，因为我的对手只有很小的机率会凑中最小的 SET，而他们有顶 SET 或中间 SET 的机率更低。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的对手凑中 Top Pair 并有很小或根本没有机会抽同花或顺子。我输

的机率很低且正等着赢下一个大 POT。

下列是一些胜率范例：

Me	My Opponent	The Flop	My Chances
A♣ T♦	A♦ Q♦	A♥ T♣ 4♥	85%
J♣ T♦	K♦ Q♥	J♥ T♠ 3♣	68%
J♣ T♦	A♦ A♣	J♥ T♠ 3♣	73%
J♣ T♦	4♠ 4♣	J♥ T♠ 4♦	17%

当我用两张号码很接近的牌凑成 Top Two Pair 时，我会积极地 BET 跟 RAISE，因为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顺子。

如果我的对手在我后面 RAISE 或 RE-RAISE，通常很难知道他到底是凑中 SET 还是只是疯掉了乱下注。对抗那些以 Top Pair 或 Overpair 投入过多筹码的不好的选手，我几乎从来不能把这手牌丢掉。然而，对抗好玩家时，我会保持留意与警戒。好玩家不会只凭一个对子就投入他们全部筹码。如果一个好玩家对我轰了两发回来，尽管很机率微乎其微，我还是有可能把我的牌丢掉。

Bottom Two Pair 最小的两对

当我 FLOP 凑中 Bottom Two Pair 时，我会打得差不多积极。持有 Top Pair 的对手只有 5 张 outs 来提升他们的牌。在 TURN 之后我的牌仍然有约 88% 的机率保持最大；在 RIVER 之后仍有约 76% 的机率是最大。例如：

Me	My Opponent	The Flop	My Chances
6♣ 5♦	A♦ Q♥	A♥ 6♦ 5♠	76%

此例中只有两张 A 和三张 Q 能够帮助我的对手。

如果桌上在 TURN 或 RIVER 发出对子(承上例，如 A-6-5-8-8)则我的 Two Pair 会变成一文不值。在 TURN 后我会非常积极地打 Bottom Two Pair 以期能够立刻夺下 POT。

Top and Bottom Pair 由最大和最小的号码组成的两对

尽管看起来不符直觉，当我在 FLOP 凑中 Top and Bottom Pair 时，我是最容易受损失的。为什么这种牌比 Bottom Two Pair 更容易受伤呢？因为持有 Top Pair 或 Overpair 的对手有额外的 outs。

Me	My Opponent	The Flop	My Chances
A♣ 5♦	A♦ Q♥	A♥ 9♣ 5♠	73%
K♣ 8♣	A♦ A♣	K♦ T♥ 8♠	73%

我的对手有六张 outs。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不只要躲过 Q，且如果开出一张 9，我的 Two Pair 就会变的跟他一样是 A 和 9。但他们的 Kicker Q 要对上我的 5，我真就是背到家了。

翻牌击中三条 SET

当我在 FLOP 凑中 SET，我会记住我的目的是要让对手犯下最大的错误。任何他们丢进 POT 中的钱都很可能是 Dead Money。

以下是我平常时的打法：

Out of Position(位置较差的情况)

如果我是第一个行动的(UTG，无位置优势，或在我前面的玩家 CHECK 但后面还有人要行动)，我会观察台面并判定我的对手是否凑中 Top Pair 或有 Overpair。如果是，我几乎总是 BET。我 BET 是因为我希望被 RAISE。

如果我不觉得我的对手有 Top Pair 或 Overpair，我会 CHECK(Slowplay)，希望可以引来 Bluff 或他们会 CHECK 且他们的牌在 TURN 会变大。

下面是我在 WPT event 的初季中的一个牌例。一个紧的玩家在中/后位置 RAISE 到 3BB。我觉得他是 A 带大牌或大对子并决定在大盲以口袋对 5 CALL 他。FLOP 开出 K 8 5。我 BET POT 的大小。现在，如果他有 AK 或 KQ，我就将他置于一个非常艰困的情况。如果他有 AA，则他的获胜的情况几乎是无望。有其中任何一种牌，他几乎是一定要 RAISE，而这正中我的下怀。在这边 CHECK-RAISE 实在不太像是能够让我赚到更多的钱。他以 AK 推 all-in，而我则让他在中间出局。

几轮后我在小盲拿到 88。另一个在后面位置，中等紧的玩家 RAISE 到 3BB。我觉得他是 AK, AQ 或 AJ 且决定要 CALL。FLOP 开出 T 8 2(爽！我中了三条 8)，我 CHECK，希望这个玩家会尝试拿这个 POT。我并不太担心给他看一张 Free Card，因为他很有可能以任何能够因 Free Card 而变大的手牌在这个 FLOP 上下注。由于对手有相当大的可能觉得必须要在在这个 POT 中以 AK, AQ 或 AJ 来 Bluff，我的风险因而减轻。大部分的玩家持这些牌且在 FLOP 没中时都不太可能会 CALL 或 RAISE，但其中许多人若有机会则会很乐意率先 BET。我的对手以 AK 做了一个相当大的 Bluff，而我把他打爆了。

In Position(位置较好)

如果我的对手 CHECK 到我，我必须判定他们是真的没牌还是想要 CHECK-RAISE。

如果我觉得他们的牌很弱，我几乎总是 CHECK 且希望他们能够在 TURN 抓到点东西。

如果我觉得他们有好牌且准备要 CHECK-RAISE，我会 BET POT 的大小且祈祷他们会来一个大的 CHECK-RAISE。

如果 FLOP 有顺子或同花可能，我几乎总是会 BET，通常约 3/4 倍 POT 的大小。

如果我的对手 BET，我有许多可行的打法。我可以 CALL 以期能够对他们设下陷阱并在 TURN 赢大钱，或简单的立即 RAISE。

如果桌上最大的牌是 Q 或比 Q 更小，我几乎总是 RAISE 且希望我的对手 RE-RAISE。为什么？因为如果 TURN 来了一张 A 或 K(约有 1/7 的几率会发生)且我的对手没有，他们很有可能会放弃并扼杀我之后的行动。我非常希望我的对手在 TURN 之后能够有 Top Pair 或 Two Pair。

如果桌上有可能发展顺子或同花，我通常会 RAISE 且让他们付钱来听牌。

如果桌上有一张 A 且我的对手 BET，我总是会 RAISE。大多数的对手都不愿意在 FLOP 丢掉 Top Pair。

Set Over Set 三条对三条

当我在 FLOP 凑中 SET，我从不担心我的对手有一个比我更大的 SET。如果玩家们都有口袋对，FLOP 开出 SET over SET 的几率只有约 1/100。面对这些 Odds，我很愿意冒着破产的风险。

翻牌后击中 Trips

(Trips 是指翻牌后有一对子，击中你手中的牌构成了三条)

当桌上开出一对且我有三条，这很值得庆祝。有两种方式在 FLOP 时中三条：

High Trips:

我拿：9 7 桌上：9 9 3

我拿：A Q 桌上：A A 4

Low Trips:

我拿：9 7 桌上：A 9 9

我拿：A Q 桌上：K Q Q

以下是我在决定该如何进行时会考虑的因素：

- 如果我凑中 High Trips 且我觉得我的对手有 Overpair，我几乎总是 BET 或 RAISE。我希望我的对手会 RE-RAISE。

我：J T 对手：AA 或 KK 桌上：J J 4

- 如果我凑中 Low Trips 且我觉得我的对手有 overpair 或跟桌上的大牌凑成一对，我几乎总是 BET 或 RAISE。我希望我的对手 RE-RAISE。

我：9 7 对手：AA 或 KK 桌上：J 9 9

我：9 7 对手：AK 或 AQ 桌上：A 7 7

- 如果我相信我的对手有可能有顺子或同花抽牌，我非常有可能 BET。
- 如果我凑中 High Trips 且我相信我的对手有 Middle Pair，我常常会 Slowplay 或 CHECK-RAISE。

我：A 5 对手：88,99 或 TT 桌上：A A 2

我：A 5 对手：KQ 或 QJ 桌上：A A Q

- 如果我凑中 Low Trips 且我相信我的对手有 Middle Pair，我常常会 slowplay 或 CHECK-RAISE。

我：K 5 对手：88,99 或 TT 桌上：A 5 5

- 如果我有一张 A 和小 kicker 且我 FLOP 凑中 High Trips，若我的对手 CHECK 到我，则我总是会 BET。若他们已经打败我的话，我希望会被 RAISE 并找出我的牌力位置(虽然要把这手牌 FLOP 掉是十分困难)。如果我位置不好则我会 CHECK-RAISE。当我 CHECK-RAISE 后，若对手 RE-RAISE 我，我可以清楚地确定我已经被击败。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在于让我的对手尽快告诉他们是否已经击败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领先会赢一个小的 Pot，如果我被击败就会输一个大 Pot。

我：A 2 对手：?? 桌上：A A 3

- 若我凑中三条且有所有可能的 kicker 中最大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所有的钱都会被丢进 POT 中。我通常不会担心我的对手凑中葫芦。我发觉通常他们也是中了三条。

我：A K 对手：A Q 桌上：A A 5

我：A 8 对手：?? 桌上：Q 8 8

一般而言，若对手预料我会 Slowplay 三条，我通常会 BET 或 RAISE。我希望他们被迷惑。如果对手预期我会 BET 或 RAISE，我通常会 Slowplay。

翻牌后击中顺子

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在 FLOP 中顺子。我可能有比较大的那头或让我很容易受攻击的较小的那头。桌上的牌可能有零个、一个或两个的中洞。各种顺子在 FLOP 后需要略微不同的策略。然而，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我在 FLOP 上持的牌非常有可能我最后的牌。这牌的价值不太可能变大，只有可能变小。

0 或 1 个中洞且较大边的顺

当我 FLOP 中 0 或 1 个中洞且较大边的顺，我就有 Nut 顺(所有可能的顺子中最大的)，这是非常强的牌。

我 桌上
K Q J T 9
Q T J 9 8

若桌上没有同花，我通常会 BET 大约半个 POT；若桌上有同花则 BET 2/3 个 POT；若桌上三张都是一样花色则 BET 一个 POT。我希望能有很多的 Action 且我发现在此下注能比 Slowplay 带给我更多的 Action。如果我在 FLOP 没有下注，在 TURN 时有 14 张吓人的牌会使我的对手直接放弃。举例来说，在上面的第一个例子中，任何 K, Q, 8 或 7 都会让有 Top Pair 或 Set 的对手在把所有的钱丢到中间前多思考一番。我会在吓人的牌出现之前利用下注来尽可能的取得最多钱。

0 或 1 中洞且较小边的顺

当我持小边的顺且桌上是 0 或 1 个中洞时，我会打得超级积极以保护我的手牌。

我 桌上
8 7 J T 9
T 7 J 9 8

在 TURN 时没有太多的牌是我乐意见到的。在第一个例子中，来张 K, Q 或 8 都会使我非常恐惧，任何 7 都会使我对手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总是 BET 一个 POT。事实上，这种时候我会常常下超过 POT 并试图立刻拿下 POT。

我打 98s 之类的牌时会很机警。如果 FLOP 开出 Q-J-T 且我对上 AK，我将会输掉非常多的钱，极其多的钱。计算机分析指出，98 在这个 FLOP 面对那些愿意投入许多钱的牌——AK, KK, QQ, JJ, TT, KQ, KJ, QJ, KT, K9——我的胜率约只有 48.5%。

两中洞顺 (Two-Gap Straights)

有两种方式在 FLOP 形成两中洞的顺且两种打法都差不多。

我 桌上
J T Q 9 8
J 9 Q T 8

这种情况下，在 TURN 时只有 6 张牌会使我对手放弃：任何跟我底牌任何一张的号码一样大的牌。这只有 6/47 也就是约 13% 的机率会发生。如果桌上有同花，我通常会 BET 约 2/3 倍的 POT，其余的情况我会 BET 约 1/2 个 POT。

所有的顺子一定包含 10 或 5

翻牌后击中同花

持两张同花的底牌时，我有约 0.84%或说是 1/119 的机率在 FLOP 上组成同花。FLOP 中同花的最大的问题，想当然尔，是我的对手十分不可能让我有机会行动。

当我在 FLOP 凑中 Nut 同花(所有可能的同花中最大的)，我通常会 Slowplay。如果都没有人想要在 FLOP 或 TURN 后下注，我会一路 Slowplay 到 RIVER。然而，这种打法最大的问题在于 TURN 或 RIVER 开出的另一张该花色的牌——这约有 17%的可能会发生——真的会扼杀掉所有行动，除非我的对手同时中了同花且丧失了理智。

在我 FLOP 中同花的这种极稀有的情况下，我通常会如下所做：

- 默默的感谢上天——我 FLOP 中了同花！
- 如果我觉得我的对手很有可能有 Top Pair 或 Overpair，我会 BET 约 POT 的大小。许多对手因为觉得若我有同花会 Slowplay 所以不会相信我有同花，且他们通常会被我的 BET 给迷惑。
- 如果我不觉得我的对手有 Top Pair 或 Overpair，我通常会 CHECK 或做一个看起来很弱的 BET，也许 1/3 个 POT，希望他能够在 TURN 抓到一些东西(或是一个更好的情况：他决定要 Bluff。)
- 如果我没有 Nut 同花，我会 BET 约半个 POT 且希望我的对手以 Nut Flush Draw 来 CALL。他会犯下一个大错，因为只有 7 张牌约 14%的机率能够在 TURN 帮到他。他在 POT 中得到赔率是 3 比 1 但是他的获胜机会是 6 比 1。

如果他很精明且用 Nut Flush Draw 来 RAISE 我，我几乎总是会 RE-RAISE。如果他已组成更大的同花，那我很有可能会破产。

翻牌后击中葫芦

若我够幸运在 FLOP 上凑中葫芦更大的牌，当然这感觉很爽，但通常很短暂。在 FLOP 凑中葫芦后通常很难有所行动且常常只赢一个小 POT。

有四种方式可以在 FLOP 凑中葫芦，且我都有略微不同的打法：

我 桌上

A 5 A A 5

当我有拿到这种葫芦时我通常会率先 BET 或在对手 BET 后 RAISE。我非常希望我的对手有 A 且变得生龙活虎。如果他们在这种 FLOP 上有一张 A，那所有的钱非常有可能都进到 POT 里。有同等的机会是我的对手没有 A 且没有任何钱会被投入进去。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会 BET 半个 POT。顺利的话，我的对手只会有三张 Outs。（我偶尔也会在没有 A 时在这个 FLOP 上下注。）

我 桌上

A 5 A 5 5

同样的，这是一个适合率先下注的 FLOP。如果我的对手有 A，我就有机会行动。如果

他们没有 A，Slowplay 也不会有效。当我对上口袋对时，Slowplay 会很危险。这个情况下，假设我的对手有 TT，他们有 4%的机会在 TURN 抓到一张 T 且让我破产。

我 桌上
A A A 5 5

这是我会 FLOP Slowplay 葫芦的唯一情况。这种情况下我的对手不太可能有抓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他们有，则他们大概死定了。

然而，如果我觉得我的对手有 Overpair，那我就不会 Slowplay。举例来说，如果我有 TT 且 FLOP 开出 T-8-8 且我觉得我的对手有一个大口袋对，我会率先下注约一个 POT 的大小。我希望他们在 TURN 开出会扼杀掉我的行动的牌之前尽可能地将最多的钱放进 POT 里。例如，假设我觉得对手有 KK 或 QQ，若我 CHECK/CALL 且 TURN 开出 A，我的对手很有可能被吓退且要让他们犯下大错会变得更困难。

我 桌上
5 5 A A 5

这手牌比表面上更容易受伤且我会打得相当积极。对上任何有 A(但不是 A5)的对手，这手牌只有约 77%的胜率。因此我会相当积极地 BET，若有机会的话会 RAISE 和 RE-RAISE。

下列是其他我会考虑的因素：

- 如果桌上有可能发展同花或顺子，我比较有可能会 BET 并希望对手有同花或顺子 DRAW。他们可能会 CALL 我的 BET，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机会获胜。如果 TURN 开出同花的牌，我会率先下注且希望被 RAISE 或 CHECK-RAISE。
- 我的对手预期会遇到 Slowplay。当我以好牌率先下注时，他们通常会觉得他们的情况比我 Slowplay 时要好。Slowplay 是很强悍的打法且会透露给他们我的牌真正的强度。当我率先下注时，我通常能有比较多的行动。
- 对上那些在 Bluff 时会 BET 超过 POT 的对手，我比较倾向于 Slowplay。

翻牌击中四条

这不太常发生，但确实有可能会发生。我会试着不要偷笑然后 Slowplay, Slowplay, Slowplay。

我最好的朋友 Rafe Furst 在 2005 年时曾参加一场在 LA 的 Commerce Casino 的锦标赛，而且他跟"蜘蛛人" Tobey Maguire 坐同桌。Tobey 在中间位置 LIMP，Rafe 在庄家位以 A7s RAISE，Tobey Call。FLOP 开出 A-2-2。Tobey CHECK，Rafe BET 半个 POT，Tobey CALL。TURN 开出一张 7，这是张最适合使 Rafe 自爆的牌，而 Rafe 在 Tobey 再次 CHECK 后也的确这么做了。Rafe BET 约\$3,000——POT 的大小——使他自己剩下大约\$500，Tobey 正确地判断出他已经让 Rafe 成为 POT Committed 且推 All-In。

Rafe CALL。Tobey 开出他的一对 2 且扫走整个 POT，同时脸上露出世界上任何演戏天才也无法隐藏的微笑。

翻牌后成了听牌

在跟高手打 NL Hold'em 时，DRAW 的价值通常被高估了。高手会藉由正确的下注来使 DRAW 付出过高的代价。

有两种最主流的 DRAW：两张的顺子 DRAW(双头顺或双中洞顺)和同花 DRAW。

若我在 FLOP 有主流 DRAW，当我决定要 BET 或 CHECK 时会考虑这些因素：

- 如果我是第一个进到 POT 中的玩家且我在 FLOP 前以 RAISE 进场，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总是 BET 或 RAISE。因为我希望延续我在 Preflop 的 BET 且在这手牌中保持主动。我希望我的对手猜不透我的牌。
- 如果我有除了同花以外的 Outs，我会打得非常积极(参考第 70 页"开战之牌")。举例来说，如果我有 Ad5d 且 FLOP 开出 8d6d4c，我会打得非常激进。一张 7 可以组成顺子，且一张 A 也可能让我的牌变成最大的。
- 如果我的位置不好，且若我的对手习惯 BET 少于 POT，我比较可能会 CHECK/CALL。
- 如果我有好位置，且若我的对手习惯于 CHECK-RAISE，我比较可能会 CHECK 并免费的看 TURN。
- 如果我闻到对手软弱或迷惑的味道，我几乎总是 BET。
- 如果我有 Nut Flush Draw，我比持有非 Nut Flush Draw 时更可能会 Slowplay。常常当我在 TURN 组成同花时，我的对手有 Outs 来组成比我更大的同花。
- 如果我已经 POT Committed，我会试着成为最后一个行动的玩家。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要 RAISE 或 BET All-In 而非 CALL All-In。当我做会后一个行动时，我会有 FOLD Equity。
- 当我有顺子 DRAW 且桌上有两张或三张同样花色的牌时，我更有可能 BET/RAISE。
- 如果我的对手剩下很少筹码，我非常有可能会率先下注。
- 如果桌上有一对，我比较有可能会持 DRAW 来 BET。这是因为我的对手比较不可能有值得继续打下去的牌，而且他们会畏惧我有三条，这也使他们不太可能来 RAISE 我。当我在这种情况下 BET 时，通常大约 1/3 个 POT 就足以成事。
- 同花 DRAW 的 Implied Odds 通常要低于顺子 DRAW。许多对手在 TURN 开出同花牌时会直接放弃。

把 DRAW 打得成功对于打好 NL Hold'em 是很重要的一部份。

当我 BET 且一个高手 CALL

我有一手好牌。我在 FLOP 前 RAISE，一个好手 CALL 我，且我的位置不利。在 FLOP 后，我 BET 一倍的 POT，使任何的 DRAW 都没有足够的赔率。那个好手依然 CALL。

这是在 NL Hold'em 中最吓人的情况之一。高手鲜少会 CALL，并 RAISE 或 FOLD。在 FLOP 后 CALL 一发 BET 的高手非常非常有可能是拿着一手好牌在 Slowplay。

转牌之后

在 TURN 牌发出来之后，我便已经看到七张牌中的六张。因为之后只会再发一张牌，我能够组成顺子或同花的机率只有不到 20%，所以 DRAW 在面对大动作时会变得几乎没有意义。

TURN 造成的效果常常如他的名称所示：转动整手牌的波澜。一个在 FLOP 选择了糟糕的 CALL 的玩家可能会凑成牌。或，更有可能的是，在 DRAW 的玩家没有凑中且领先者依然领先。

在 TURN 之后保持积极仍然是成功的重要关键。如果我觉得我有最好的牌，我几乎从不让我的对手看免费的 RIVER。通常，我会下一个相对于 POT 大小很合理的注，而 POT 在此时通常会蛮大的，把他夺下来并把这些筹码加到我的 Stack 中是很重要的。

这代表如果我是第一个行动的且我觉得我有最好的牌，我不会做 Check-Raise，我会 BET。如果我的对手 CHECK 到我，且我觉得我的牌最好，我也会 BET。

TURN 不是耍花招的时候。成功的 NL Holdem 玩家在 TURN 有最好的牌时不会想要看到 River，除非他的对手 Draw 的机会非常渺茫或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来看最后一张牌。

当转牌后牌力增强时

如果 TURN 有帮助到我的牌，若我有机会，我通常会 BET 或 RAISE。以下是我会考虑的一些因素：

- 如果我在 FLOP 后打得很被动 passive(也就是说我 CHECK 或 CALL)且我的牌有变大，我在牌变太后会打得非常积极
- 如果我在 FLOP 后打得很积极，我在牌有显著的增强后比较有可能会打慢一点
-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如果我的对手 BET 到我且我的牌有变大，我会 Raise
-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如果我相信 BET 可以让对手盖掉更大的牌且我的牌有变大，则我会 BET。

我：6s5s 翻牌 Flop: Ad7c6d 转牌 Turn: 5d

在这边的 BET 可能会让我的对手盖掉更大的 Two Pair。

- 如果我在 TURN 后有所有可能的牌中最大的，我会在对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把最多的筹码丢进 POT 中。我会想"我该如何让对手犯下最大的错误？"
-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如果我的牌进步成 Two Pair 且 Two Pair 可能是最好的牌，我会打得超级积极。我的牌非常非常不可能在 RIVER 后变更大，且通常我的对手还是有机会。

我	FLOP	TURN
AJ	AQ4	J
54	K52	4

当我在 TURN 凑出 Two Pair，我会试着立刻赢得 POT，特别是当我对上不只一个对手时。

- 如果我的牌进步成顺子，若此时有同花的 OUT 能对付我，我几乎总是 BET 并试着夺下 POT。BET 至少 2/3 个 POT 比较合适。如果没有 Flush Draw，拿着顺子会让人很困惑。如果我凑出了让人迷惑的顺子，Check-Raise 通常是很适当的选择。
- 如果我的牌进步成 Flush，我有 Nut Flush，且桌上没有一对，我的对手在最好的情况下有十张 Outs 可以抽。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大约 20% 的胜率。BET 半个 POT 会给他们 1 比 3 的赔率，而他们最好的情况下只有 20% 能在 RIVER 凑成葫芦。

我：Ad5d Flop：KdQd4c Turn：6d

- 如果我没有 Nut Flush 且我的对手有一张更大的同花牌，则他们有 7 张 Outs，约 14% 的胜率。但他们此时若遇到大小适中的 BET 则很有可能会去追牌。约半个 POT 会给他们 1 比 3 的赔率且通常会被 CALL。
- 如果我的牌进步成葫芦且我相信我的对手有同花或顺子 DRAW，我几乎总是 BET 大约 1/3 个 POT。我的对手会认为他们有 1 比 4 的赔率且胜率约有 20% 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没胜算了。我希望他们认为他们有适当的 Pot Odds 能 CALL。许多玩家在此时会错误地 CHECK，希望他们的对手会凑成同花或顺子。我则是 BET 并给对手适当的 Odds 来追同花跟顺子。若我觉得他们在 RIVER 时凑成牌了，我会直接下一个大注，因为我知道我会被 CALL 或被 RAISE。

当吓人的牌出现时

TURN 时所谓的吓人的牌是指那种会吓到在 FLOP 后牌不错，但不算非常好的玩家的牌。

若我在 FLOP 时有率先下注，且 TURN 开出了吓人的牌，我相信把开火的机会让给对手通常是正确的。若他们对我 BET，则我通常只会 CALL。若他们 CHECK 给我，我通常只会 CHECK。根据我的经验，玩家们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做过多的 check-raise。我不会 BET 来给他们机会。我的目标是让 POT 越小越好，既使会让对手免费看到 RIVER 也无妨。要记住，一张免费的 River 只有约 20% 的机率会伤害到我。我放弃 20% 的期望值来避免在对手很可能会 RAISE 我的情况下，投入过多的钱到 POT 中。除非我有对对手有什么牌了如指掌且认为对手是 Draw，否则 Check-Call 是很恰当的。

若对手在 FLOP 后率先下注或是在 FLOP 后显示出弱像，且 TURN 开出一张吓人的牌，则我非常有可能会去争夺 POT 并施以巨大的压力。

我会试着记住我的对手们也会尽可能地读我的牌。若在他们的判断中，这张吓人的牌可能会帮到我，则我很常会用行动来证实他们的猜测。

我发现很多玩家在 TURN 发出没帮到他们且吓人的牌的时候，会拿弱牌来 BET。同样地，这些玩家在吓人的牌有帮到他们时很有可能会试着 check-raise。

听牌的情况下跟注

当只剩一张牌没出现时，如果我的对手适当的下注就会让这个听牌的价值变得很小。听同花或者同顺子，我一般只有 16%-18%的机会听到成牌。几乎正常数额的下注都会让我很难有好的赔率跟注看到河牌。

转牌后，当我手握听牌时，隐含赔率是我考虑是否跟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 如果我的对手习惯在河牌跟一个大注的话，我更多的会玩这局。
- 如果我相信我的对手的牌非常强，但我如果听到牌会比他更强的话，我一般就会继续玩下去。
- 如果我们的筹码都很多，我一般就会继续玩下去。
- 如果我的牌很有欺骗性，（听双洞顺子牌是最好的）我一般就会玩这手。
- 如果我的听牌已经很明显了，那我一般就会弃牌了，因为隐含赔率会很小。
- 如果我的对手很强，我一般就会弃牌。高手在这个时候一般读牌的能力会很强，即使我最后组成了成牌，他们也不太会输太多。

半诈牌 Semibluffing

在转牌之后，当我即不能负担得起用强牌下注，也不能承担用弱牌过牌的时候，我就得找个合适的策略来打这局，要不然最初级的菜鸟也可以击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半诈牌策略。

半诈牌是指你手里没有最好的牌，但河牌有机会成为最好的牌，而你就好像你已经是最好牌的样子下注。半诈牌有两种可能让你赢：我在河牌成了最好牌，或者我的对手弃牌。半诈牌是一种很凶的打法，他会使你的对手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你的对手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而你可以从中获利。

我发现当我的对手在翻牌和转牌都表现比较弱的时候，用半诈牌最有效。我会衡量他牌弱到什么程度，希望用半诈牌拿下底池中的筹码。如果我的对手 Call，那我的听牌至少还有机会在河牌击中助胜牌拿下 Pot。

这有我做半诈牌前要考虑到的因素：

- 转牌给了我更多的助胜牌数量。
- 对手在翻牌和转牌时表现出了较弱的状态，半诈牌更合适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拿下 Pot。
- 转翻让你的牌力比对手的牌力强一些
- 我的对手不是一个习惯 check-raise 的人
- 我的对手负担得起弃牌
- 如果我半诈牌，我不会成为 pot committed
- 我能下足够大的注，可以迫使对手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我很少在筹码很少的情况下半诈牌。
- 最近几次亮底牌时，我的底牌都是最好的底牌。
- 我的对手没有 call 一个不合适赔率的习惯。如果我半诈牌而我的对手正在听牌，那么他就会 call 的，那我就不得不在河牌时再放一发子弹了。那将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拿下 Pot

若 POT 中有可观的金额且我相信我有最大(尽管很容易受伤)的牌,我很常会 overbet the pot 以试图立刻夺下它。

在锦标赛中,任何超过平均 stack 一半的 POT 就值得大动作抢夺,大多数的时候,在没有额外风险的情况下把这些筹码加到我的 stack 中是值得放弃一些 TURN 后的期望值的。尤其在夺下这个 POT 后会让我成为 chip leader 之一或让我更有机会赢更多钱的情况下特别正确。

若我的牌不太可能再变大且我觉得我有最大的牌,我很有可能会对 POT 有大动作。在桌上有对子时拿顺子或同花,或是桌上有可能在之后出现顺子或同花时拿对子都是容易受伤的牌。小的 Overpair 更是特别容易受伤的牌(TT,桌上 9-5-3-2)。

对付难以捉摸且技术很好的对手时,在 TURN 夺下 POT 是个好方式。高手可以利用 RIVER 开出的吓人的牌来让我陷入艰难的抉择。

河牌之后

在 River 发出来的时候,我通常已经大致明了我的强度以及对手持有的牌。

有很多的信息可供我来做决定。我的对手透过 Preflop 动作、Flop 后的动作、Turn 后的动作以及他们在此手牌开打后的数分钟内的 Tells (马脚)来表态。

好的玩家常常能够"看透"牌背,并在 River 发出后,精准地推论出对手的手牌。这是我在牌桌上时总是不断磨练的技巧。即便我没有参与某手牌,我也会在心中思考这手牌并在开牌前试着猜出对手的牌。猜对的话会让我在之后参与某个 POT 且遇上这些对手时有更多的信心。若我猜错了,我也能够学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对我们之中大部分的人而言,成功的读牌是一个需要后天培养的技术。它需要耐心、极度的集中以及专注、还有苦练。但是报酬也很丰富。读牌好的人鲜少在 River 后面对困难的抉择:当你准确地知道对手的牌时,是很难犯错的。

当某人把某手牌打得很软弱,但在 River 后突然活跃起来并下了一个很可疑的大注时,我便觉得是 Bluff。

当某人把某手牌打得很积极,但在 River 后突然变的很胆怯,我便觉得是陷阱。

当某人打得又积极又像在试探,我便觉得是没有把握。他们可能持强度中等的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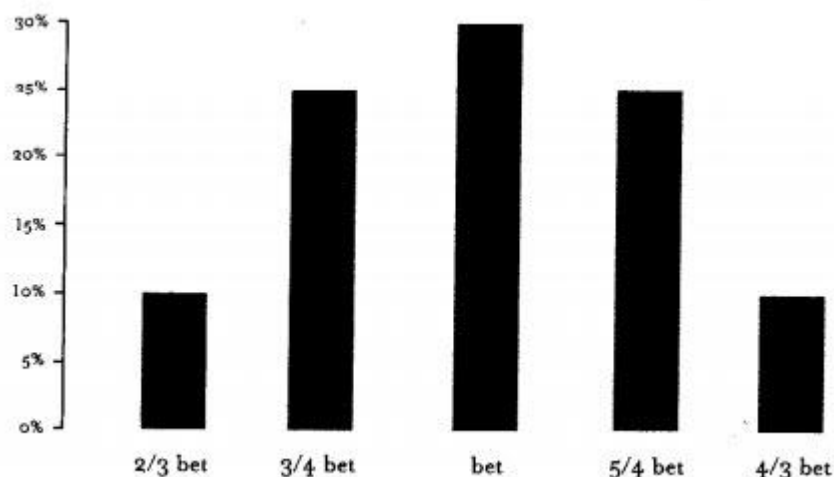
如果一个玩家——尤其是一个好玩家——在 River 发出一张不能帮助到他的牌时下注,我倾向于认定他是在 Bluff。好玩家不会在 River 时以中等强度的牌来下注。

手握强牌让对手付钱

如果 River 发出来后我有 Nuts 或是接近 Nuts 的牌,我会想要对手付钱。

有些高手在 River 持 Nuts 时几乎总是"value bet", 下注大小则略小于他们认为对手会 CALL 的"价钱"。虽然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策略, 我认为大部分的 value bets 都太容易被识破了。

我使用取平均的方法来让我比一般的 value bettor 稍微难预测一些。一旦我决定我的对手会愿意付来看我的牌的金额后, 我会在他们的价钱附近画一个钟型曲线。有时候我下多一点, 有时候我下少一点。



如果我每次都被 CALL, 我最后赚的总额和我每次都下和对手的价钱一样的注时所赚的总额是一样的。但是这让我的对手在判断我的牌时困难许多。更重要的是, 我的 value bet 看起来不像是 value bet。我的对手永远不能确信我持有的牌。这毫无疑问地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以中等牌力下注

River 后由较差位置持中等牌力下注是在 NL Holdem 中最糟糕的错误之一, 理由如下:

1. 通常只会被比较强的牌 CALL。
2. 对手几乎总是能够盖掉比你更弱的牌。
3. 由于主动将筹码投入到 POT 中, 他们便没有机会遇到对手持最好的牌 CHECK 的状况来把钱省下来。
4. 他们失去引诱对手 BLUFF 的机会。

在 River 由较差位置 BET 的唯一有效的时候是, 当我有一个很强的牌且希望被 CALL, 或是有非常弱的牌, 除非对手 FOLD 否则不能赢。

若我有一个很弱或是中等强度的牌, 但认为我的对手的牌更弱, 我发现我 CHECK 来引诱他 Bluff 可以赢得更多钱。我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一个困难的 CALL, 但这就是 POKER。这是在 NL Holdem 中极少会让我认为 CHECK-CALL 不但是好赚更是必要的情况之一。

若我有好位置且我的对手在 River 时 CHECK 到我, 我会尽可能把每个片段串连起来。若我的对手在 PREFLOP、FLOP、TURN 时都显示弱像, 则我非常常拿不 BET 不能赢的牌

来在 River 做 Bluff。

我有中等牌力的牌但对对手没有很好的 Read，我发现若他 CHECK 到我，则最好的打法是 CHECK。

在 River 的牌有帮助到我或对我的对手来说很恐怖时，我比较有可能会 BET。对付一个会在 River 拿力量中等的牌来 CHECK 的好玩家时，若他 CHECK 到我，则我非常不可能 Bluff。

以下是一个我最近在 FullTiltPoker.com 所打的一场在线锦标赛中的例子：

盲注 | \$25/\$50

平均筹码 | \$2000

剩余玩家 | 120

我的筹码 | \$2000 (40BB)

我在中间位置持 AdQd，每个人都 FOLD 到我，而我 RAISE 到\$150，三个 BB。每个人都 FOLD 直到庄家，他是一个我了解不深的玩家，他 CALL，大小盲 FOLD。

Flop 开出 Qs9c2c，这是一个对我很有利的 FLOP。我率先下注\$150。我的对手 CALL。

Turn 开出 Kd。我有点担心顺子 DRAW 和 AK，所以我 CHECK。我的对手 CHECK。我认为他是同花 DRAW 或 A9。

River 开出 9d，不算太差的牌。我觉得我的牌顶多只能算中等。我 CHECK 且我的对手 BET \$300，我 CALL。他持 Jc8c，一个没组成的同花带中洞，且我赢得 POT。

若我 BET，他绝对会 FOLD——则我便少赢了\$300。若我 BET 且他有一张 9，则我至少会损失\$300，可能更多。

下注还是 Check-Raise

River 发出来后，且我觉得——或是更好的状况，我知道——我有最好的牌。现在关键是从对手手中尽可能地赢得最多的钱。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是第一个行动的，我应该要 BET 或 CHECK 以期能 CHECK-RAISE。

我会考虑以下问题：

- River 的牌对手来说恐怖吗？如果会，我就不会去冒险 CHECK——我会率先 BET。若 River 发出无关紧要的牌则我比较有可能会 CHECK-RAISE。
- 我的对手拿个 DRAW 且没中吗？如果是，我比较有可能会 CHECK-RAISE。因为若我 BET，他就不可能会放入任何钱到 POT 中。如果我 CHECK，他有可能会试着 BLUFF。
- 我的对手打法很凶还是很紧？如果他很凶，我会比较常 CHECK-RAISE。
- 我的对手觉得他有最好的牌，且若我 CHECK，他的牌好到足以 BET 吗？如果是，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 CHECK-RAISE。不是的话，我会 BET。
- 若我 CHECK 的话，我的对手付的起在 River 的 BET 吗？如果他只会满足于赢得目前的 POT，则我会 BET。如果他仍然有很多筹码且可能会倾向于建立一个较大的 POT，则我比较可能会 CHECK-RAISE。
- 我的对手会付钱给 CHECK-RAISE 吗？ 如果不会，我就会率先 BET。比起 CHECK 后

让对手 BET 1/2 或 3/4 个 POT 再 RAISE 迫他 FOLD 掉，在 RIVER 后 Overbet thePOT 常常使我赢更多钱。

- 我在这手牌中 CHECK-RAISE 过了吗？如果有的话，我几乎从不再次 CHECK-RAISE。我只会立刻 BET。

因为我几乎从不在 RIVER 后以中等牌力 BET，我的对手比较不可能落入 CHECK-RAISE 的陷阱里。他们应该要怀疑我要码牌超强(并等着 CHECK-RAISE)或牌超弱且无论如何都不会 CALL 一发 BET。

许多缺乏经验的玩家滥用了在 River 时的 CHECK-RAISE。很少有 CHECK-RAISE 能够赢得比直接 BET 更多的情况。我估计，在我有机会能够 CHECK-RAISE 的情况下，我选择在 River 做 CHECK-RAISE 的比率大概低于 1/10。

马脚

轻挥一下手腕，向周围瞥了一眼，一个点头，颤抖的双手。向椅子或沙发里靠了一下，低声的叹气，有目的性的示弱。上面的这些小动作都是 tells 马脚，对于一个专业的牌手可以从这些马脚里找出线索，可以了解到对手手中的牌力如何。

Tells 马脚分为两种。无意识的 tells，它可以泄漏你手中牌是强还是弱的信息。有很多这种无意识的 Tells，这些 tells 都很真实。观察力敏锐的扑克选手会观看姿势、语气、情绪等的变化。

另一种 tells 就属于有意识的 tells 马脚。你的对手会故意露出与他手中牌力完全相反的马脚。当他们假装很强时其实很弱，假装弱时其实很强，手牌很弱却试图控制牌桌。伟大的选手不会爱上表演的。伟大的扑克选手会察觉到对手正在扮演某一种角色，他迅速的搞清楚对手想要的结果，做与对手想要的结果完全相反的事。

在这章里面我将会介绍几种常见的和不常见的 tells 马脚。我希望有些马脚是我自己找出来的而受到大家的好评，但有很多 tells 已经存在很久了。在我扑克生涯的早期，我读到 Mike Caro 写的关于 Poker Tells 的书籍时，那本书改变了我玩这个游戏的方法。我自己观察别人的方法，和 Mike Caro 在 20 年前在书里介绍的方法如出一辙。

尽管我经常在牌桌上观察别人希望找到对方的 tells 马脚，当我认为我找到了对方的一个马脚，我一般只有 5% 的机率来改变我的决定。我发现，底牌大小、当时的情况、对手的情况比 tells 更加的真实。

当然，那些目光敏锐又精通 tells 马脚的选手，在手有烂牌的情况会输的更少此，而在手有最强牌时会赢得更多。而亲爱的读者朋友，那些就是一个好的选手与一个伟大的选手的区别。

Caro 马脚定律

在 Caro 的书中，他写到：

选手要不就是在扮演某个角色，要不就是他没有在扮演。如果他正在扮演某个角色，

搞清楚他想让你做什么事情，然后做可以令他失望的事情。

对手如果扮演比较弱的状态，其实他很强。他们想让我把钱丢入 Pot 里。我就过牌或者弃牌令他们失望。

对手如果扮演比较强势，其实他比较弱，他们想让我过牌或者弃牌。我就下注或者加注令他们失望。

其它很多 tells 都是这种强就是弱，弱就是强的变体。

小心对手的发言

这有一个在我锦标赛生涯早期的例子。我底牌是 KK，我加注，大盲注前的选手都弃牌了，大盲注是一个比较松的选手他 re-raise 了我，我又 re-raise 了他，我把 1/3 的筹码都丢进 Pot 里。

大盲注站了起来，没有看任何人，嘴里嘟囔着：“我猜，我必须做我必须要做的事，没关系，我已经想要去看哈里森福特的新电影了。或者我可以参加另一场更大的比赛”。然后，他 All in 了。

我 call.

大盲注如我预料的那些，拿着对 A。我的牌获胜的希望渺茫。

但那天幸运女神垂青于我，我在翻牌后击中了一个 K，击败了那个对手，直接把“他送去了电影院”。

传奇人物 T J Cloutier 那天碰巧也在这张桌子上，当那个选手离场之后，T J Cloutier 对我说“孩子，你没有听到他的 Beware of the speech 语调吗，有得有一些东西要学习一下了”。

在那之后，我遇那些在加注前会说一些和他风格不同的话的选手时，我都尽我最大可能谨慎的对待。如果每一次我漠视 T J Cloutier 的建议，我的对手就可能会亮出无敌的底牌。

多变的下注数额

我经常通过观察对手在翻牌前下注的数额，来了解他的牌力。一些选手在手握强牌时会加 2 倍的大盲注，而想要偷盲注的时候下 4 倍的大盲注。而其它的选手可以正好相反。当我已经搞清楚他们正在用那种策略时，我就利用这个 tells bet 和 re-raise 他们。

抢先下注

在多年前的一次 WSOP 世界扑克锦标赛中，一个头脑十分冷静的但缺乏一点比赛经验的选手挨着我坐在我的右边。我们在一张桌子上的四个小时里，我一直观察他，他每一手牌的注意力都很集中，打得又紧又凶，我在他左边压力很大。

这是 WSOP 第二天的中段，盲注已经很大了，值得去偷。保护自己的盲注并且“re-stealing”变得非常重要。

我在大盲注的位置，庄家前的选手都弃牌了，而庄家正思考如何打。而我右边的这位观

察敏锐的选手却喊了“加注”，下注了四倍的大盲注到 Pot 里面。

发牌员礼貌的告诉他，还没到他下注，按照规则把他的筹码还给了他。

现在庄家很清楚的知道了，在小盲似乎有一手很强的时候试图偷盲注是不靠谱的事情，他弃牌了。终于输到了小盲注，他和刚才一样，加注了 4 倍的大盲注。

我脑中灵光一闪，为什么这个家伙抢先下注？他一整天注意力都很集中，从没有抢先下注过。

我只用一秒就想明白了，我的对手正在表演，企图掩盖他手中的弱牌。我 re-raise，我的对手弃牌，我很轻松的就赢到了一个不小的 Pot。

当一名选手抢先下注，我会问自己他是不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的，加注的人牌通常都很弱。

大筹码，小筹码

不久前，我正玩一局不小的无限注德州扑克。桌上只有 5 个人，但是\$25/\$50 的盲注可以让 Pot 里有上千美金。我们用两个筹码，一种是绿色的 25 美金的筹码，一种是黑色的 100 美金的筹码。

我在 UTG 位置拿到了不同花的 A 9，我决定做一个标准的加注，\$75。我左边的哥们拿起了三个黑色的\$100，他加注的\$300，我弃牌了。

之后又有一局，我在 UTG 位置拿 A T，又一次标准的加注\$75，左边的这哥们又一次加注\$300，但这次他是数了 12 个绿色的筹码加注的。

为什么这哥们，一次用黑色的筹码加注，另一次用绿色的筹码加注？我想了大约一分钟。

我想出了两个结论：第一，黑色的看上去比绿色的更有价值；第二，十二个筹码比三个筹码看下去更吓人。

可能他希望我跟黑色筹码的加注，那意味着他有一手好牌。而用十二个绿色的筹码，不仅是想试图给人一种牌很强的印象（这恰恰证明他的牌很弱），而且还用十二个筹码让人感觉更贵一些。

我觉得绿色筹码的加注是在诈牌，我 re-raise 他。他弃牌了。他的这个马脚 tells，让我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只要他 raise 绿筹码我就无情的加注，最后击败了他。

强就是弱，弱就是强，这样的马脚 tells 以牌桌上有很多。

Chip Stacks 筹码堆

堆放整齐的筹码堆一般就显示出这名选手不是很喜欢赌博。乱堆放的筹码，不整齐的筹码一般来说，这些筹码的主人是个松手，经常喜欢把筹码推出去。

许多选手喜欢把赢来了筹码单独的放在一堆。当我看到一名对手有这样做，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打破这个数目。

不久前，我和一名紧手玩家一起打牌。他赢了\$2200，他把\$5000 的买入费放在一堆，把\$2200 赢来的钱放在了另一堆。他提醒了我，他可能非常不喜欢投资超过\$2200，除非他有一手非常强的牌，我可以利用这点。

有一局，已经到河牌了，但可惜我仍然没有听到成牌，这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投\$1000到Pot里了。当他在河牌时 Check 到我，我看得他那\$1200的利润筹码堆还在那里，我决定诈牌，下注\$1400。

他看着\$1200的筹码堆很久，但最后还是弃牌了。因为这点，我相信如果我下注\$1200以下，那他就会 call 的。许多选手当他们面对要做一个由赢钱变成一个输钱的决定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小心谨慎。

当他们很忙碌时，他们比较紧

当我的对手做一些与打牌无关的事情而比较忙的时候，和他们打牌我会多考虑一些事情。我发现他们更喜欢弃牌，或者打得没有正常情况下那么理想。

忙碌的意思是：

- 赢了一个大 Pot 正在忙于摆放筹码
- 正和 chip runner 购买筹码
- 正在打电话
- 正在切换 MP3 里的音乐
- 与一个朋友打招呼
- 和桌上的其它人说话
- 正在叫鸡尾酒或者食物

换句话说，当一个忙碌的对手下了一个大注的时候，我对非常小心的对待。他的手牌可能非常的大。

Suit Check 重新检查底牌

当翻牌后出现了三个同花色的牌，而我的对手重新查看了底牌，他们经常有一张牌是与台上的三张牌同花色。如果在翻牌前他们下了大注，他们知道他们的底牌是 AK，他们知道一张是方片，一张是梅花，但是他们记不清哪个是哪个了。他们不得不在翻牌后重新查看一下。

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有同花成牌的人在这个时候重新查看底牌。

快速 Bet 缓慢 Bet

这里有另一个关于牌力强/弱变化的例子。我的对手下注快时的牌力一般要比下注缓慢时的牌力差一些。快速的下注是一种威胁，缓慢的下注，一般意味着不确定性。

形为的变化

当一个健谈的选手突然变得沉默，我发现他们一般就有一手他们想要玩的牌。

当一个选手经常堆在椅子上，突然坐直了，一般他们就想玩这手牌

当一个正吃东西的选手，看了一眼牌后把食物放下了，一般他们就想玩这手牌。

当一个选手，手里拿着的手机响了，但他并没有立即去接电话，一般他们就想玩这手牌。

如果他接了电话，就算他说了让打电话进来的人等一等，通常他的牌不怎么样。

Leaners 倾向牌桌和 Slouchers 没精打彩的人

我发现那些坐着倾向牌桌的人一般手里牌不怎么样。那些无精打彩的人和靠在椅子上的人一般手里有好牌。Leaners 是想吸引大家的注意，让别人觉得他具有威胁性。Slouchers 试图扮演尽可能的不具有对抗性。

颤抖的手

当一个人把他的筹码丢入 Pot 中时，他的手是颤抖的，一般来说他手里就有很强的牌。

但也种情况也有例外。在 2003 年我在好莱坞的 Hank Azaria 家里玩一局很大的无限德州扑克，我的对手是一个非常不知名的选手。我在 Cutoff 拿到了口袋对 J，加注我前面位置的一个 limper。Limiter 前面的人全弃牌了，而他用颤抖的双手把所有的筹码全堆入 Pot。

我弃牌了，并把底牌口袋对 J 亮出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我做过的多么大的 Laydown，和大家说：“遇到这么抖的手，我有口袋对 Q 都会弃牌的，如果你没有口袋对 A，我会很意外的”。

当他用还在颤抖的手掀开底牌时，是口袋对 5。Hank 说“你被颤抖的手这样的 Tells 骗了。别太在意那个，他有酒瘾综合症”。后来我才知道那个 limper 的昵称叫“Shakes”（shake 是颤抖的意思）

当他们看自己的筹码时

这里有一个非常真实的 Tell 经常出现在翻牌、转牌、河牌被发下来之后。当一张牌对对手有利，那他们经常会快速的扫一眼他们的筹码堆。

我几乎就读懂他们了。“哇！来了一张好牌，我要下注了，我的筹码在哪里？就在我的鼻子下面”。

当他们看我的筹码时

当我的对手正在看我的筹码，他们经常会想像我的筹码成了他们自己筹码的情景。这些选手告诉我，他们手里有一手很强的牌，并且他们知道或者认为我的牌很弱。

如果我恰巧察觉到这个马脚 Tell 当我手握一个非常强的牌时，我经常会上大注 Overbet 或者试图 Check-raise。

快速 Call

我发现一名选手在翻牌后快速的 Call，一般情况他在听牌。

想像一下：如果他有一手很好的牌，他们会不得不给自己一些时间去考虑加注；如果他们有一手烂牌或者边缘牌，他们会不得不给自己一些时间去考虑弃牌。只有当他们在听牌时才几乎自动的完成了。

缓慢的 Call

我发现一名选手在翻牌后花了很长时间考虑 call a bet （跟一个加注）一般他正在考虑是加注还是弃牌。他们不是有一手非常强的牌，就是有一个中等水平的弱牌。很少有听顺子或者听同花的情况。

当他们伸手摸他们的筹码

刚我在考虑是下注还是加注的时候，我的对手伸手去摸他们自己的筹码时，我几乎都会下一大注。他们是正在表演，希望说服我不要加注，根据 Mike Caro 的建议，我会令他们失望的。

Toss vs. Slide （丢筹码和推筹码）

一名选手把筹码随意的丢入 Pot 中时一般来说是牌比较弱，用一种显眼的下注方式来弥补牌力上的不足。

一名选手平缓且轻松的把他们的筹码推入 Pot 时，是在试图让他们的下注尽可能容易的被 Call。感觉是手有强牌。

缓慢的推筹码入 Pot 然后向后靠在椅子上一般来说就是有很强牌的一个标志。

反用马脚

在 2002 年，我参加一场在 Reno 举行的大型锦标赛，打到了中间阶段，我有着平均筹码。Young Pham 是一位很厉害的选手，做在我的左边。他刚刚被 Bad Beat，仅仅剩下 5 个大盲注的筹码。

我在小盲注位置，前面的人都弃牌，我底牌是同花 J 7。不是什么大牌，因为我手里筹码较多，而且又有底注，我非常想让 Young 全下。他不会对我造成较大的伤害，就算他手里有 A T 这样的牌，如果赔率合适的话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险去击败像他这样的好手的。但我也想用一手垃圾牌去和他打，这样有可能使他的筹码翻倍，特别是像 Young 这样危险的对手。

我不确定如何做，我拿起我的筹码试图从 Young 身上找到一个 Tell。他立即伸手去摸他的筹码。“哦，这是一个典型的马脚 Tell”，我加注让他 Allin。

Young 击败了我，他翻开口袋对 K 的底牌，给我使了一个礼貌的眼色。

伟大的选手会使用一个相反的 Tell，如果他们认为我正在注意这个 Tell。真正伟大的选手会设计对手，用四五个 Pot 下个套，然后在后面赢一个更大的。

锦标赛的策略

无限德州扑克锦标赛总是激动人心的。各种百万奖额的比赛在职业扑克中要远超过其他运动（游戏）中那些。世界扑克大赛（WSOP），世界扑克巡回赛（WPT）——这些锦标赛已经捕获了世界的关注并驱使了成百万的新玩家来到游戏中。

我现金游戏玩得不多，我主要致力于锦标赛，世界上最大的锦标赛。仅仅是一些年前，这里仅有一个 1 万美金买进的锦标赛：世界扑克大赛。现在似乎像是每周都有 1 万美金买进的比赛。过去一个大的比赛可能有 200 人，现在寻常的比赛会超过 1000 人。最大的锦标赛日——2005 年世界扑克大赛——达到 6600 玩家的记录，创造的奖额超过 6500 万美金。我毫不怀疑这个数字用不了多久将会再次刷新。我青睐锦标赛玩法是因为它需要持续改变策略。它恰似电视中的幸存者节目，参加角逐者被驱策着“智斗。击败。出局。”

（“Outwit. Outplay. Outlast”）只是，扑克锦标赛还需要“出牌”（Outdraw）。

在现金游戏中我没有短筹码（short stacked），没有大筹码（the big stack），不会面对“泡沫”（指在钱圈外最后一个出局），在接近淘汰时不用维持宝贵的小命。锦标赛需要纪律。如果形势变坏我不能起身走开，我不能换个牌桌，我不能神奇地变出更多筹码如果我在玩笨蛋牌（make a bonehead play）。Oh yeah，而且，这有这些百万美金的奖金……

我发现有趣的是，一些绝对令人恐怖的无限现金玩家在锦标赛中遭受了悲惨的结果。同样的，一些有着令人难以置信天赋的锦标赛玩家在现金游戏中损失了钱。虽然（看来）相似，但两种形式的玩法，需要不同的技术。当你玩得好时，两种都能带来不错的回报，而对我来说，锦标赛才是坚果。

活着

锦标赛是关于幸存者（的游戏）。早期的翻倍与仅剩一些桌时的翻倍相比，意味着很少的作为（最终）获胜的机遇。我抓到的 50-50（%）的机会越少，特别是在锦标赛的早期，就越好。

在早期建立一个紧的形象

在一场锦标赛的一、二或者三阶段，我发现非常紧的玩牌，一些人可能会说过于拘谨，是非常有价值的：

- 我建立极好的作为紧手玩家的形象，当盲注上涨后我能使用这个形象。
- 我不会用弱牌冒险损失很多筹码。
- 盲注真的很小不值得去偷。
- 我有机会坐下来观察，廓清玩家（风格/特点）并获取他们的线索（tells），在我不得不卷入一个彩池并作个大的决定来对抗他们之前。

当彩池很大时

当彩池很大——就是说达到平均筹码（average stack）的一半——而我认为我拿着最好的牌，我通常都是推进我所有的筹码试图立刻拿下彩池。我可能会失去再多赢一些筹码机会，但是，如果成功，我不用必须冒险去对抗一个不利于我的出牌，无论那种可能性多微不足道。

[illegible]

在战争中，你最大的目的是获胜，不是冗长的战斗。——孙子，《孙子兵法》

[illegible]

在重大变化后的局外时间 (time-out)

在 2001 年 WSOP 总决赛前，我向 2000 年 WSOP 总决赛的冠军 Chris Ferguson 请教一些总决赛的建议。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句帮助我的话：当牌桌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时，给自己一点时间找出来牌桌上哪些动态的平衡被影响了。

当以下情况发生时，给自己一个局外时间：

- 一个选手赢得了大的 Pot
- 一个选手刚刚输了一个大的 Pot
- 一个选手的诈牌被别人抓住了
- 一个选手被清了台
- 一个选手的情绪很激动
- 选手因为一些原因转换了打法
- 盲注增加了

当发生以上情况时，我会考虑以下问题：

- 我应该更紧还是更激进？
- 我牌桌下的形像是否改变了？
- 谁情绪特别的激动？
- 我是否应该改变打法了？
- 是否应该考虑下奖金的分配结构？

知道他们的筹码量

我持续保留我桌上每个玩家的筹码（变化）轨迹。贯穿一手牌，我始终意识到我对手和平均筹码，我的筹码，桌上其它（玩家）筹码及锦标赛的相对位置。

我还发现保留对手的“水位标记”（high-water marks）轨迹（译注：我理解是在锦标赛中对手曾经的最大下注额，也可能是曾经到达的最高排位）是有用的。一些玩家会倾尽全力去跟注如果赢牌将允许他们通过一个他们在锦标赛中没有达到过的门槛。

来张幸运的……在恰当的时间

“你的任务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形势中）去得到幸运。”（“Your mission is to put yourself in a position to get lucky.”）——Tom McEvoy, 1983 世界扑克冠军和著名作家

把平均筹码（的玩家）作为目标

当我第一次开始玩锦标赛，我不断被告知“在矮筹码（玩家）之后行动（追逐矮筹码）”。

我像个好小伙，按照别人告诉我的做。在锦标赛的中期和后期，我用不合规的手牌对矮筹码加注努力清他们的台。我几乎在每一个场合发现，这些矮筹码，已经命定是筹码供应者，会去跟我的牌或和我玩一次。为试图清矮筹码，我很经常在没有最好的牌时把我的钱放

进彩池。

在我的第一次世界扑克冠军赛，我有幸和游戏中一个伟大的无限玩家，Layne”Back-to-Back” Flack 喝啤酒。在等啤酒的五分钟内，Layne 做到了完全改变我的想法。

“Phil，追逐矮筹码恰恰是错误的事。他们是极端的（铤而走险的）并且不得不抓住机会。在锦标赛中，我通常把平均筹码（的玩家）作为目标。他们支付得起弃牌。他们能付得起一个大的弃注（They can afford to make a big laydown.）。我尽力待在大筹码和小筹码的路途之外除非我有优质的手牌。”

Layne，毫无疑问（一直）遵从他自己的建议，他在来年赢得两个无限世界扑克系列赛手镯，以此方式博得了他的绰号。

玩小口袋对

在无限德州扑克里，没有多少比你翻牌拿到三条再好的感觉了。这是游戏中不多的我几乎确定拿到了最好的牌（的情况）之一。

我发现在锦标赛里，小口袋对提供的大部分价值来自翻牌成三条对抗一个好的或伟大的手牌的隐含优势（隐含赔率）（implied odds）。当我有 77，而翻牌来个彩虹牌 K-7-2，我梦想着清一个拿着 A-K 的家伙的台。

在我有超过 40 个大盲的几乎任何时候，当我有一个口袋对，我都会跟到 5 倍大盲去看下翻牌。

不要用一对破产

这是许多 bad-beat 故事中的显著的特点。“我用口袋对 K 在庄位加注，小盲位跟注。翻牌发下来三色的 J-8-2，那家伙下注，于是我跟他周旋。他掀开底牌是（turns over）口袋对 2，我当时心就凉了。”

我喜欢作拿着口袋对 2 的家伙，不是口袋对 K 的家伙。是的，场上的超对是伟大的手牌，但是如果我的对手愿将他所有的筹码放到彩池中，一对能有多好？一个翻牌拿到三条来对抗我的家伙将先过牌再加注（check-raise）是很通常的。当我得到一个过牌加注而我在场上拥有一个超对，在跟注之前我会长时间努力地思考一下。

对抗一个三条，我在几乎没有胜算。我在翻牌后处于 12 比 1 的劣势，在转牌后是 22 比 1 的劣势一方。我得到连来两张才成的同花牌（runner-runner flush）和这个运气差不多！

当我在场内仅有一个超对，我努力玩一个很小的 Pot。

保护自己不被击败有赖于我们自己，而击败敌人的时机是敌人自己提供的。——孙子，《孙子兵法》

简单的锦标赛支付结构

大部分锦标赛付奖池的约 30%给第一名。我偏爱这种支付结构，尤其在特别大的赛事。

这有一个来自 FullTiltPoker.com 的锦标赛的支付结构：

Prize Pool: \$50,000 (500 entrants, \$100/player)

总奖池\$50000,500人参与，每人\$100买入费

Place	Money	% of Pool
1	\$12,500	25.00%
2	\$7,750	15.50%
3	\$5,625	11.25%
4	\$4,375	8.75%
5	\$3,250	6.50%
6	\$2,375	4.75%
7	\$1,650	3.30%
8	\$1,250	2.50%
9	\$875	1.75%
10-12	\$550	1.10%
13-15	\$400	0.80%
16-18	\$325	0.65%
19-27	\$250	0.50%
28-36	\$200	0.40%
37-45	\$150	0.30%
46-54	\$125	0.25%

打比赛就是为了赢

我打比赛就是为了赢。冠军、金手链、胜利的荣誉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做出一些在现金桌游戏中被认为不太合适的决策。

“为了（在比赛牌桌上）存活”的玩家是会被人算计的。比如，他们会更容易被 Bluff，因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只是不被踢出局。

那些为了努力打入钱圈的玩家也是会被算计的。这些人通常会玩得很紧。

数学家们告诉我，在比赛中，最大化筹码地去玩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是我恰恰不能让自己这样做。我在这是为了赢，不是为了赢得最多的金钱，而是为了赢得冠军的荣誉。在比赛中，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目标。所以，每个玩家的责任就是去设法采取某种策略来最大化达到这些目标的机会。

钱意味的事情

在大多数比赛中，任何有希望进入决赛桌的玩家都将有可能得到奖金。只不过获得的奖金多少取决于你得到的名次。随着每一位玩家的出局，你有可能获得的奖金会越来越多。不同名次得到的奖金多少可以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刀的差别。

决赛桌时，我会在心里对那些希望得到更多奖金的玩家暗暗做上标记。总有一些下定决心“我务必要进入钱圈”的玩家，他们会玩得很紧，以至于他们能够如愿地挨到进入钱圈的时刻。一个信用卡里欠着 24000 刀的家伙是不会冒着第八名出局的风险，仅仅得到 17000 刀的，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他只能放弃使自己不再负债的奢望。

当奖金从 5 位数增长到 6 位数时，人们经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就像买一本 19.95 刀的书。标价 19.95 刀的书看起来似乎比标价 20 刀更便宜一些。同样地，103000 刀听起来好像比 95000 刀多很多。

一个只希望自己能拿到更多奖金的玩家，与一个渴望赢得比赛的玩家相比，不太会利用手中的筹码去抓住更多的机会，相反，他会给愿意冒更大风险的对手提供各种机会。

交易

偷盲

偷盲绝对是在比赛中使我能够走向成功之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假设在比赛中后期我拥有平均或平均量以上的筹码，那么我的目标就是在每一轮去偷盲 1.3 次（如果你不能理

解这个小数，我们换个方式说，就是每三轮偷 4 次盲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盲注现在是 500 刀/1000 刀加上 200 刀的底注(anti)，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盲注将涨到 600 刀/1200 刀加上 200 刀的底注(anti)。而这时我有 40000 刀的筹码，或者我有 40 倍大盲的筹码。

我所在的桌上有 9 个玩家，我们平均每小时玩 4 轮，或者说我们平均每小时玩 36 手。

这种情况下，在每位玩家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每一锅里就包括了 3300 刀的盲注和底注(anti)。每一轮将花费我 3300 刀——每 9 手出一次盲，包括大盲和小盲——仅仅是为了待在游戏中。

我要赢回我的“公平股份”——每轮一锅——打破我的均衡状态。所谓打破我的均衡状态，就是说增加了我的筹码。每轮偷 1.3 次的盲，我的盲注就能增加 1100 刀。

在第八轮中，我希望看到靠偷盲使我的筹码净增 8800 刀。

然后这一级别的盲注结束了，盲注增长到 600 刀/1200 刀。现在，我拥有 48800 刀的筹码——比 40 倍大盲稍多一点。与此同时，伴随着盲注的增长，许多其他玩家已经被清台了，而我还在桌上，我依然顺利地在通向决赛桌的征途上前进。

注意到比赛中这种非常快速的盲注增长结构（每上一个级别盲注就翻一倍）或每一个盲注级别的短暂持续时间（盲注级别每小时改变一次），我就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偷盲以维持一个均衡状态。

这有一张表格展示了在每一个增长的盲注级别，我需要相应的偷盲次数：

增长程度	每一级别的持续时间（分钟）			
	30	60	90	120
增长 20%	2.3	1.6	1.4	1.3
增长 30%	2.8	1.9	1.6	1.5
增长 40%	3.4	2.2	1.8	1.6
增长 50%	4.0	2.5	2.0	1.8

如果我的目标是与增长的盲注保持均衡，那么在下一个级别开始的 60 分钟里我将面临着使我的筹码增长 30%的挑战，我需要在每一轮偷 1.9 次盲。

我这种冷酷无情偷取盲注的行为最终使我进入了决赛桌。如果我一直不用看到河牌——甚至翻牌（都不用看到），那么——我就永远不会遭到 bad beat。由于没有牵涉到大量的筹码，也就无需做出（艰难的）重大决策。

最伟大的胜利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孙子兵法》

当偷盲策略不好使时

在现实中，偷盲做起来可比说起来要困难的多，你可能会屡屡受挫。我参加过很多锦标赛，看起来好像每次当我准备偷盲时，总会有人反加我，以迫使我弃牌。

如果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种情况下，那我就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对策。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反击方式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我不能偷盲，那么我就适时地偷我前面的人的加注，前提是我要处于盲注位或后位。

在向决赛桌进发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筹码量的方法。我发现在每 1.5 轮采取一次这种策略，就能足够快地建立我的筹码优势，以对抗盲注持续增长的压力。

记住，假设第一个加注者下了 3 倍大盲的注，那么一个成功的反加偷注行为，就会净赚 4.5 倍大盲加上底注 (antes) (通常等于一个大盲)，或 5.5 倍大盲。

这样三轮过后，我应该支付了 7.5 倍大盲和底注 (antes)，但是我会从两次成功的反加偷注行为中赢得 11 倍大盲。我净赚 3.5 倍大盲。

偷注和偷盲一样，如果我小心挑选我的位置，我就不会遭遇到 bad beat - 我就能在看到翻牌前赢得我的锅。

我发现最容易对付的牌手就是那些玩了很多手的玩家。当松手玩家在中位或后位针对盲注位软弱且紧手的玩家加注时，这时就是实施反加偷注的绝佳时机。

这里有一张表格用来计算为了跟上在下一个级别将要增长的 D 注，我需要采取反加偷注技巧的频率。

增长程度	每一级别的持续时间（分钟）			
	30	60	90	120
增长 20%	1.2	0.85	0.75	0.70
增长 30%	1.5	1.0	0.85	0.75
增长 40%	1.8	1.15	0.95	0.85
增长 50%	2.1	1.3	1.05	0.90

例如，如果 D 注在 60 分钟内增长了 30%，那么我就需要每轮反加一次，以使得我的筹码与增长的 D 注之间保持均衡。

对于网上锦标赛，我通常将上面表格中每一轮的时间长度增加 3 倍，用以发现适当的进入时机。因为网上锦标赛的每一小时，我玩牌的次数差不多是我在现实 D 场中玩牌次数的 3

倍。

偷盲还是偷注（反加）？

那么，偷盲还是偷注 - 哪一个更好的策略？

对付一个紧手桌，偷盲是上上策。

对付一个松手桌，反加偷注才是上上策。

记住平均筹码量

在我打比赛时，我会时刻谨记桌上的平均筹码量。其实这很容易计算：

平均筹码量=总筹码量/在场的玩家个数

平均筹码量对我决策的影响不是很大，不过，这确是一个说明我相对于其他对手所处地位的指标。

把我自己的筹码量、平均筹码量分别跟盲注底注（antes）的量相比，我就能够决定我应该玩得有多快（或者攻击性有多强），以及我的对手可能会玩得有多快（或者攻击性有多强）。

假如我到达了比赛的后期阶段，此时平均筹码量大概为 20 到 25 倍大盲。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弃牌的空间了。几乎每位在场的玩家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导致了比较疯狂的、比较浪的玩牌行为。如果这时我的筹码量允许，我会反其道行之，我会玩得比较保守些。

上面的道理反之亦然 —— 例如，在比赛中期，此时的平均筹码量为 50 到 100 倍大盲 —— 我希望那些对盲注和底注（antes）没有压力感的对手玩得紧一些，而此时，我会故伎重施，反其道行之，我会玩得浪些。

在一些网上锦标赛中，快速增长的盲注会导致平均筹码量只有 5 到 7 倍大盲，甚至更少！这就会迫使玩家不得不 all-in 或弃牌。其他行为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会把平均筹码量作为一种记录我比赛进程的时间工具（钟表）。在比赛初期，平均筹码量等于起始筹码量。当一半的玩家出局后，平均筹码量将等于初始筹码量的两倍。当四分之三的玩家被干掉后，平均筹码量将变为初始筹码量的四倍。

有三十倍盲会比较顺手

筹码达到多少倍大盲会够用？

我发现在比赛中如果我拥有三十倍大盲的筹码，打牌时感觉会比较顺手。当我拥有这么多的筹码时，我的每一手牌所花费的盲注和底注（平均起来）就不会超过我总筹码量的 1%。照此速度，在我变成小筹码玩家之前，我大概能维持 5 轮左右（约 50 手牌左右，花费我筹码的 50%）。

当我处于拥有三十倍大盲的“顺手期”时，我几乎从不担心平均筹码量。我可以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具有攻击性的紧手玩家身上。我可以等待一个好位置。我不必被迫匆忙地争抢某一锅。我也不必去冒险碰运气。我不一定要玩大锅。如果感觉对的话，我能承受得起弃掉最好的牌，我也担得起追求快钱（easy money 应该指诈唬得到的钱）的风险。

拥有大筹码时的玩法

拥有大筹码时会非常的愉快。

当我拥有大筹码而对手只有平均筹码或小筹码时，无限德州扑克锦标赛就会令人吃惊地变成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我的选择有很多。我可以恐吓对手，也可以发起攻击。我可以不采取行动，而一直等到对手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时再出手。大筹码是扑克游戏中的终极奢侈品。

若我足够幸运能够拥有大筹码，那么我的牌风会变得很具有攻击性，具体体现如下：

- ☞ 我不会做第一个跟注进入彩池（跛进）的人，永远不会。因为大筹码给予了我对其他玩家施加额外压力的可能性。如果我是第一个进入彩池的人，那么我每次都会加注进入。
- ☞ 如果盲注位是一个有着平均筹码的紧手玩家，那么当我处于后位或钮扣位时，我差不多每一手单牌都会玩。
- ☞ 当我认为对手都很弱时，我会从后位或盲注位加个大注，以惩罚所有跛进者。
- ☞ 当一个拥有平均筹码的对手以加注的方式进入彩池，大多数情况下我会从后位跟注进入。我的大筹码使得我可以看到很多具有大隐含赔率的翻牌。当然，如果我没有击中翻牌我就不会再投入更多，继续跟下去是失去大筹码以及大筹码给予我所有优势的最好办法。

当我拥有大筹码时，以上方法我也不一定全都采用，但我的玩法会变得很具有攻击性那是肯定的了。然而，在某种情况下，即使当我坐在一大堆筹码之间时，我也会玩得

比较小心谨慎：

- ☛ 在我没有好牌时我从不试图与一个小筹码对手进行对抗。使大筹码迅速变为中等筹码或者平均筹码的方式之一就是：拿着一副垃圾牌试图去逼迫一个小筹码对手破产。不让他们筹码增长的最佳方式是：等待拿到一手胜算较大的牌再来终结他们。这时我就可以对他们施加以最大的压力。
- ☛ 我试图尽可能多的在翻牌前就赢得彩池。偷盲注和底注是保持大筹码的最好方法。我不想看到大规模对抗的出现。如果我能够在保持我大筹码优势完好无损的前提下，一小点一小点地积累我的筹码直至进入决赛桌，那我会更加高兴的。
- ☛ 如果在翻牌或转牌我认为自己拿到了最好的牌，我通常试图马上拿下这一锅。保持大筹码优势的最佳方法就是慢慢积累筹码。而丢掉大筹码的最糟糕的方式就是快速送出去（分发它 give it away quickly）。（译注：可能指后面说的肆意打每一手牌）

一些非常好的玩家在建立起大筹码优势后，就开始疯狂地出击，几乎每个彩池他们都要下注加注。这种策略我很少采用。如果我有幸拥有了大筹码，我想做的是要保住我的优势。

在 2004 年的 Bay 101 Shooting Star 锦标赛中，我以 1,238,000 刀的筹码进入六人决赛桌。（筹码量）离我最近的对手 Masoud Shojaei 只有 416,000 刀的筹码。考虑到其余四个对手对于决赛桌玩法毫无经验，于是我决定像球棒一样挥舞我的筹码，我在任何有利位置都疯狂地攻击性加注。

结果证明这是一个相当失败的策略。每当我在翻牌前加注，我的对手里总会有一人在我之上反加我。

我的朋友 Rafe Furst 从走廊里看到这一切，他发了一条短信给我：“少爷，（你得）慢点玩，他们不会尊重你的加注的（他们不惧你加注）。哥们，利用你的大筹码优势一点一点地压榨他们，让他们的筹码都变成你的（let them come to you）。”

这正是此时此刻我所需要的最好的建议。于是，我改变了我的牌风，我开始认真起来，耐心等待一个好机会的来临。直到我充分确信自己已经恢复了形象，我就又开始偷些彩池了。

终于，我们进入了三人局，而我的大筹码优势完好无损。凭着拥有 1,300,000 刀的筹码，我能得到一点小运气，用一手牌来同时清台我两个剩下的对手，Masoud 和 2003 WSOP 冠军 Chris Moneymaker。这次胜利不仅使我赢得了 360,000 刀的奖金，也给我留

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开始缴底注（antes）时

只要我在比赛中进入到需要缴底注的级别，我准发现自己准备改变牌风。

WSOP冠军赛的底注开始于第四个级别。而此时，我已经玩了六个小时了。我已经建立了一个紧手形象。对于我的对手们会如何玩，我有了很好的想法。我准备摆脱掉我以往紧得吱嘎作响的形象，开始采取具有攻击性的玩法来偷盲注和底注。

如果你在底注开始几个小时后绕着一个大型比赛的场子走一圈。你会发现，房间里最好的玩家面前都会有一堆不成比例的“底注筹码”——这些筹码就是偷来扩充他们自己筹码堆的。

短筹码

玩短筹码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我没有很多筹码，在翻牌后（继续）玩我手里的牌的机会是严格受限的。我着手思考“全下还是弃牌”，等待一个好的位置去冒险无论我剩下了多少筹码。当我有 13 到 15 倍盲，我寻找机会反加（re-raise）全下来对抗一个拥有平均的或稍微多于平均筹码的手松的加注者。如果我能让他弃牌，我通常将得到一个 5 到 6 倍大盲的彩池。

当我有 8 到 11 倍盲，我思考去得到一些更重要的冒险。我将加注全下去偷盲，从有平均或中等大的筹码的玩家手里。我将用任何有溢价的手牌（premium hand）反加全下。在这种筹码量下我高兴接受 50%-50%的生意。

当我低到只有 4 到 6 倍盲，我只有一次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全下。如果有人在我之前下注，我可能不得不跟注全下，用任何口袋对，一张 A 带一个体面的添头，或者任何其他我认为有 50%-50%机会赢的手牌。

超级短筹码策略

（这种情况）比我愿意发生的要多，我发现自己有一个非常短的筹码，就是说 1 到两

倍半大盲。这不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处境，所有（要做的）就是不要失去（all is not lost）。在我职业生涯的很早的时期，我用 100 刀开始玩一个无限德州扑克锦标赛决赛桌。平均筹码超过 6000 刀。猜猜谁赢。

在 1982 年世界扑克大赛冠军赛，Jack” Treetop” Straus 已经起立要离开牌桌，这时他发现一个单独的 500 刀的筹码被塞在桌栏上（译者：应该是牌桌凸起的边缘 tucked under the rail）。他回到他的座位，重新开始玩牌，赢得了冠军，产生现在流行的扑克格言“你所有需要的是一个筹码和一把椅子”。

没有人喜欢从一个极小筹码来玩，而它是游戏中一个必然的部分。这有一些策略我相信能最大限度地准备（让）我从绞索中回来。

在盲注位置

如果我在盲注位置并且我一半以上的钱已经在池内，我几乎总是全下，都不费神去看一下我的牌。我没有能让我用来正确地弃牌的两张牌，在面对一手像 A-K 那样强大的牌时（There are literally no two cards I could have that would make it correct to fold against a hand as powerful as A-K.）。我将把我剩下的钱推到牌桌中央来得到我的机会（take my chances）。在翻牌前当我得到 3 比 1 的或更多的赔率，我简单地不会盖掉任何牌。

在前位

盲注迫在眉睫，我寻找任何高于平均的手牌。我将必然全下用任何口袋对，任何 A，任何中等或大点的同花连牌（suited connectors），以及仅仅大概是任何 Q-7 或更高的牌。如果我发现自己被一手比平均糟糕的牌粘着，我将盖掉并祈求在盲注位拿到好点的牌。

在中间位置

如果我是第一个进入者，我将玩任何 A，任何口袋对，heck，我将玩任何看来稍稍高于平均的牌。要是跟注一个早期位置的 D 博者，无论如何，我需要一个好的理由：同花连牌，一个口袋对，或者一个大 A（译注：A 带大牌）。我将不会跟注全下（call all-in）用一个破烂的 A（译注：A 带小牌）——我被完全主导（dominated）的可能性非常大。我更喜欢用同花 9-8 跟注全下，相比 A-2 不同花或 K-9 不同花。我的目标是用一手有掷硬币比率或更好比率的牌把我所有的筹码放到牌桌中央对抗一个单一的对手。

在后面位置

如果我第一个进入彩池，我寻找任何好牌：一个口袋对，在 21 点游戏里任何合计能到 21 的东西。我有一些时间，因此我不用着急交出我所有筹码在没有一个体面的牌时。我的目标，一直是，用最好的手牌全下。

极少的情况下我在后面位置会盖掉一个好的手牌，即有很高的可能在我不得不交出我余下的筹码前另一个玩家会先破产。而且上移一个位置增加的奖金看来是显著的。

在锦标赛的后期，如果其他对手有很高的机会在我不得不交出所有筹码前破产，在后面位置盖掉边缘的可玩的手牌可能是正确的。

等待盲注增长

既然我只有一次行动用我的超级短筹码——全下——为什么不等盲注和底注更高一点呢？如果我正临近盲注级别改变，要在用一个比较边缘的牌全下和等盲注、底注上涨后玩一手牌之间抉择，我将总是等待新的级别。（这样）将有更多的钱在池内，当我最终不得不去面对时。

重买（REBUYS）和另加（ADD-ONS）

每当我进入一个重买锦标赛，我总是准备再打开我的钱包并在我破产时重买。

如果一个可利用的另加（add-on）提供一个筹码重叠（chip overlay），得到它总是对的。例如，我曾经玩一个 100 刀参赛费的锦标赛最终在锦标赛筹码上花费我 1000 刀。在另一个 100 刀比赛的重买期（at the end of the rebuy period）末尾，然而，我能另加一个另外的 2000 刀在锦标赛筹码上。这种重叠（overlay）是一种夺取而且这种方式绝对是必须遵守的，无论在暂停休息时（译注：重买期结束的暂停休息期，这时还能另加）我有多少筹码。

如果你不害怕回顾你的口袋，重买能允许你不顾后果地狂放地玩。2004 年世界扑克系列赛的 1000 刀无限德州扑克比赛提供它的参与者重买和另加。没有人比 Daniel Negreanu 得到更满的优势，在重买期他破产报告是 27 次。

Daniel 投入了 28,000 刀,而在锦标赛中 538 名玩家(共计)重买 534 次另加 262 次,Daniel 打开他的 A-game 开关,从重买期开始(宽厚仁慈地)直到结束(Daniel switched to his A-game once the rebuy period came to an end)。他获得第三名,产生 101,000 奖金,他的投资有 73,000 的利润。

为什么 Daniel 玩得像个疯子,破产了 27 次?为建立一个大的筹码堆。在 Daniel 的桌上有许多筹码在玩(大多数归因于他的为数众多的重买!),他努力设法收集一个巨大数量的筹码在重买期结束前。这些筹码提供他充足的弹药在锦标赛其余阶段。

我听说过另一件事,未经证实但完全可以用 Daniel 的策略解释。他可以在锦标赛中和另一个专业的玩家有一个非常巨大“last longer”side bet。Daniel 判断赢那个加注是他在重买阶段建立他能做的最大的筹码堆的最好的机会。不管是什么刺激了他,在他的桌上一定是一个像地狱一样的聚会!

泡沫阶段 (BUBBLES)

每个锦标赛扑克玩家都熟知泡影,那条线把奖金获胜者从“也参赛者”(“also-rans”)里分开。然而,在一个多天的锦标赛中,在第一天或第二天末尾通常有个人为的“泡影效应”,让一些玩家不适应。维持这么长时间,一天已快结束,这些玩家可能不自觉地紧起来。这种行为在世界扑克系列赛尤其突出,没有人想向他们的朋友坦白他们没有通过第一天!

我抓住这种人为泡影的优势。通过在一天的最后一轮(译注:可能指一天中最后一个 level)的前一半玩得非常紧,然后在后半开启装置全速飞奔,我通常能增加一个大的筹码数量在我的筹码堆(I have often been able to add a large number of chips to my stack by playing extra tight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day's last round of play, then switching gears to go on a complete tear through the second half.)。我发现很多我的疲惫的、只想回家或去吃美味晚餐的对手们,不愿意用他们很多的筹码冒险。

可是,这个策略有个危险的反面(flip side)。一些玩家,尤其当他们是短筹码,在一天的末尾会玩得难以置信的鲁莽。“如果我明天将回来,”我听到他们说,“我最好得有些筹码。”

暂停休息前最后一手牌

在暂停休息前最后一手牌，我很经常地开火偷盲，无所谓我在什么位置。大多数我的对手会盖掉他们在其他时候（原本）会跟注我的牌——因为他们累了，需要用浴室，要去告诉他们的朋友在这个 level 所有他们碰到的 Bad beat，等等。我发现在这我偷的尝试是以平常两倍来运转。如果这一 level 的结束也带来一天的结束，这个策略甚至更有力量。没有人想在一天中的最后一手牌破产！

有时我将“帮助”我看起来很累的生存了足够长时间对手走出门（I’ ll sometimes “help” my tired-looking opponents survive long enough to make it out the door.）。 “看起来我们的时间只够玩几手了，”我指出。那么，当他们松了口气呼吸，我将偷两到三手在一圈（row）里。

锦标赛后期隐含的合谋

有个通常出现在锦标赛后期的有趣的情况：和一个对手“隐含的合谋”去清台另一个有很少筹码的对手常常是一个好策略。

说，你接近一个超级卫星赛的末尾，前五名会赢得一个更大比赛的门票。还剩下六名玩家，所有玩家都拥有大量筹码除了一个在大盲位的、有着超短筹码的不幸的灵魂。

在这种情况下，桌上的每个人，无所谓他们的底牌，应该平跟（进局）。大盲位对抗五个随机手牌存活的机会少于 17%。

在翻牌后，转牌，或者河牌，加注几乎总是错的，甚至是你翻牌得到一个很好的手牌——你不想吓唬走一个有机会消除那个短筹码的对手。

我曾经在一个支付前五名胜利者的锦标赛中，是剩下六个玩家中的一个。我拿着 A-T 进入一个 four-way hand，当翻牌来 A-T-4 时我变成两对。

像个傀儡，我加注我的手牌。每个人不得不弃牌除了短筹码，他已经用 7-4 全下。第三张 4 出现在转牌，为短筹码赢得了那个彩池。当它发出，一个我用加注赶走的底牌是 K-4 的玩家本可以赢那个彩池，消除那个短筹码，我仅需要“过牌”允许他留下来。

反而，短筹码玩家开始神奇地卷土重来并把我踢出局成为泡泡。我酸溜溜的，没有人责备我，除了我自己。

我不认为这种隐含的合谋来对抗一个短筹码玩家代表着不道德的行为。我没有说一些

像，“好，伙计们，让我们都开一枪——不下注或加注。”我很少期望我的同伴玩家察觉到这个策略。倘若看来他们可能不会的话，当一次暂时休息或在两轮之间离开桌子时教育他们，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I see no problem in educating them away from the table while on a break or in between rounds）。

清醒的数学和 BAD BEATS

诚然，锦标赛扑克是一个需要大量技术（skill）的追求，但在我的脑子里我从不怀疑它需要非凡的大量幸运才能赢。

在一个锦标赛的历程中，我每 221 手牌会处理（抓到）一次口袋对 A。一个典型的锦标赛的发牌速度我每五个小时这样拿到一次。

为这个想法做个实验，我假定每个 221 手我玩的牌，我抓到 A（c）A（d）。我加注。然后，桌上的一条“鱼”，他正好有和我一样数量的筹码，喜欢他的手牌并且反加注。我全下，他跟。

我用最好的手牌全下。一个主导性（dominant）的好牌。他翻开 K（s）K（h）并被压碎（似的）地看着我的 A 对。翻牌前我有 81.26% 的可能赢。

在玩五天的进程中，十小时每天，我面对这种情况十次。十次我不得不“不得到不幸”以便赢得锦标赛。机会为何？

A-A vs. K-K All-in	Chance of Survival
1 st time	81.26%
2 nd	66.02%
3 rd	53.65%
4 th	43.59%
5 th	35.42%
6 th	28.78%
7 th	23.39%
8 th	19.00%
9 th	15.44%
10 th	12.55%

换句话说我有稍稍好于 50% 的机会存活在这些对抗的前三次中！我有 46.35% 将得到一个 bad beat (I will have taken a bad beat 46.35% of the time.)。

去赢一个主要的锦标赛我必须在很多这些 All-in 对抗中存活。Chris “Jesus” Ferguson, 2000 年世界扑克系列赛冠军, 告诉我他赢得金手链一些天之后, 他回来, 对他大多数或者全部筹码参与的每一手牌“做数学”。在锦标赛末尾他有近 6,000,000 刀筹码。Chris 用期望值计算那些 (牌), 他可能应该有接近 25,000 刀筹码在他面前。简言之, Chris 在锦标赛时一些 (several) 用差牌全下的, 一些是用最好的牌全下的。底线 (Bottom line 译注: 结论?) 是这样: 全下给你一个机会全出 (All-out)。

Bad beats 是游戏的一部分。任何人不同意认为恰恰是不理解数学和概率。活着并达到决赛桌, 确实, 是一个高明 (skillful) 的追求, 但这里有许多, 许多次运气, 技术以外的 (more than skill), 将决定命运。

无限德州扑克有点像俄罗斯轮盘 D (Russian Roulette)——枪的六个弹室中有一个是装了子弹的, 我能持续扣扳机, 最终, 好的, 我将成吐司。

这个非常难的游戏的关键是意识到 bad beats 将发生。如果我将得到一个 bad beat, 我尽力确认我的对手的筹码比我少。我记住这个:

在扑克锦标赛中, 如果我没有全下对抗一个更大的筹码, 我不会破产。

扑克中的数学

数学在德州扑克里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在游戏中你不用知道所有的复杂的公式, 只要经过一些练习你就可以搞定游戏中四个阶段的数学问题。

最重要和最难的部分就是计算底池赔率和隐含赔率。而这些数学原理只要通过简单的加减乘除就可以算出来, 很少会用到高深的数学计算公式。

下面的章节会引导你使用数学原理让你变成一个更好德州扑克玩家。我尽可能用最简单直接的语言表述这里面的数学原理。如果你感到困扰, 放松一下, 拿出笔和纸, 自己演算一下例子。如果这些数学真得让你很纠结那就直接跳到下一章。不用数学也有可能在游戏中做出正确的决定。

2 4 原则

我发现一个又快又简单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计算出翻牌后做成成牌的概率。

首先我计算出有多少张“助胜牌”(英文为 Outs, 意为可以让我获胜的牌), 例如, 我的底牌为 Tc 9d, 而我的对手可能是 AK (有可能是 As Kd), 翻牌为 Ac Td 7s, 我的对

手以一对 A 领先，而我有 5 张牌可以让我领先，2 张 10 和 3 张 9，那么我的助胜牌有 5 张。
这时我就可以运用 4 原则，在后面出现助胜牌的概率就是

$$5*4=20\%$$

根据“4 原则”，我有 20% 的机率在转牌或者河牌时击中这 5 张助胜牌而获胜。而现实上真实的概率是 21.1%，与“4 原则”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差不大。

当只剩河牌时，要运用“2 原则”，在上面的例子里，转牌是 8c，就不仅有刚才的 5 张助胜牌，只要有 6J 就成了一个顺子，这样就又多了 8 张助胜牌，运用“2 原则”

$$13*2=26\%$$

而实际上的概率是 29.5%，两个数字已经很接近了。

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有关于助胜牌的表格，可以参见后面章节（英文原著 270 页）。

（注释：4 原则在助胜牌数目非常多的时候并不十分准确，当你有 15 张或者以上的助胜牌时，4 原则会过高的估计获胜的结果，但如果助胜牌有那么多的时候，这个概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只有在 Omaha 中才会多次出现助胜牌多于 15 张，而德州扑克一般不会出现助胜牌多于 15 张的情况）

A-K, A-A, K-K

A-K 有 16 种组合方式

Ac Kc	Ac Kd	Ac Kh	Ac Ks
Ad Kc	Ad Kd	Ad Kh	Ad Ks
Ah Kc	Ah Kd	Ah Kh	Ah Ks
As Kc	As Kd	As Kh	As Ks

A-A 有 6 种组合方式

Ac Ad	Ac Ah	Ac As
Ad Ah	Ad As	Ah As

K-K 也有 6 种组合方式

Kc Kd	Kc Kh	Kc Ks
Kd Kh	Kd Ks	Kh Ks

因此，如果我的对手只在拿到 A-A, K-K 或者 A-K 时才会加注，那么他手握 A-K 的概率是 16: 12。

如果他也在 Q-Q 加注，那么又多了 6 种可能，那么他手握一对的概率是 18: 16。

同花的价值

每个人都知道起手牌是同花的价值吗？

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底牌是同花的优势在那些经验不足的玩家里被过高的估计了，他们过高的估计了形成同花成牌的概率。一些参加了“Celebrity Poker Showdown”节目的扑克明星，当问到手握同花，最后在河牌形成同花成牌的概率时，他们的答案是 20% 左右。（实际上只有 6% 左右）

Ks Kh vs. 8d 7d

8 7 同花的胜率是 23%

Ks Kh vs. 8d 7c

8 7 不同花的胜率是 19%

Ks Kh vs. Ac 8c

同花 A 8 的胜率是 32%

Ks Kh vs. Ad 8c

不同花 A 8 的胜率是 29%

在上面的每个例子里，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同花牌的胜率仅比牌形相同的非同花牌的胜率高 3-4%。牌的强度主要来自于牌的大小，而不是来自于是否同花。在翻牌前决定是玩这手牌还是弃牌，应该是和这手牌是否是同花没多大关系。

翻牌前的概率

实际上翻牌前的胜率计算起来是很复杂的。我只是用下面表格的方案大致的计算下胜率。

Fav=赢牌的概率

Dog=输牌的概率

Odds= 赔率，赢牌机率是 82%，输牌机率是 18%，赔率就是 82：18，也就是 4.6：1。也就是说如果底池中有 46 美金，而我只要要跟注 10 美金，那么我就应该跟注。

	例子	Fav	Dog	Odds 赔率
大对 vs 小对	AA vs 55	82	18	4.6
对子 vs 小同花连牌	KK vs 87s	77	23	3.3
中对子 vs 有大牌的同花连牌	TT vs A2s	68	32	2.1
小对子 vs 大同花连牌	77 vs KQs	51	49	1.0
小对子 vs 大非同花连牌	77 vs KQo	54	46	1.2
同花连牌 vs 同花连牌	JsTs vs 6h5h	63	37	1.7
高低牌 vs 两张中间牌	A2 vs. Q8	58	42	1.4
高低牌 vs. 两张中间同花连牌	A2 vs. QJs	53	47	1.1
Domination（高牌是相同的）	ATs vs. A2	70	30	2.3
两高牌 vs. 两低牌	KT vs. 64	64	36	1.8
高低 vs. 中更低	Q7 vs. T5	63	37	1.7

最好 vs 最差	AA vs. 72	89	11	8.1
同花 vs 不同花	AKs vs. AKo	53	47	1.1

AKs 就表示同花，AKo 表示不同花

小劣势，大优势

A-K 是德州扑克中最好的牌之一，很多顶尖的专业选手玩 AK 时都非常的激进（具有攻击性），就好像他们手里有 A-A，K-K 一样。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遇到对子时才占劣势，而如果遇到你 A-Q 的牌时则占有极大优势。

计算机计算出来的数据显示 A-K 对任何较强牌形（从对 2 到对 A，AK，AQ，AJ，KQ）都有一些小优势，有 53.23% 的机率获胜。只有遇到 AA 时才会占极大劣势。就算遇到 KK，AK 还有 31% 的胜率。

有趣且出乎意料的概率

下面有一些有趣且出乎意料的概率

K-Q 在单独对阵 A-J、8-8 时无优势，但他们三个在一起时：

Ac Jd	30.2%
Kd Qd	36.4%
8s 8h	33.4%

K-Qs 却占优势了

下面这个表格是我能找到的一个非常详细的翻牌前概率表

Kc Qc	33.3334%
Kd Qd	33.3334%
8s 4h	33.3332%

询问大多数职业的扑克选手，在翻牌前下面的牌谁占优势

Jc Tc vs. 5h 5s

大多数人都会回答 5-5 有优势。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

Jc Tc	52.46 %
5s 5h	47.54%

底池赔率及隐含赔率

在德州扑克中最复杂的且经常涉及到的就是底池赔率（Pot Odds）和隐含赔率（Implied Odds）。计算赔率可以让你在关键牌局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将举例说明每一个概念。

底池赔率（Pot Odds）

我的对手和我都有\$2500 的筹码，转牌之后底池已经是\$5000，我的对手全下（all-in），现在底池\$7500，我应该跟注吗？

我需要计算底池赔率，也可以说我要想得到底池需要投入多少钱。底池赔率（Pot Odds）一般用百分比或者几比一来描述。

$$\text{底池赔率 (Pot Odds)} = (\text{底池总额} / \text{你要跟注的金额}): 1$$

在这个例子里

$$(\$7500 / \$2500) = 3:1$$

如果我跟注了\$2500，我的赔率就是 3: 1，也就是说相同情况下，输 3 次才能赢 1 次。平支平衡比率（Break even percentage，简称 BEP）

$$\text{收支平衡比率 (BEP)} = 1 / (\text{底池赔率} + 1)$$

在这个例子中

$$\text{BEP} = 1 / (3 + 1) = 1 / 4 = 25\%$$

在这个例子里，我只要有 25% 的胜率就可以跟注。如果胜率小于 25% 我就应该弃牌。

在无限注德州扑克中，经常会遇到 all-in 全下的情况，掌握底池赔率可以让你很好的处理这种 all-in 的情况。

隐含赔率 Implied Odds

上面的例子里都是 Allin 型的加注，只要我跟了\$2500 就没有别的风险了。

还有另一种情况比较复杂，当我的对手还有许多筹码可以下注，而后面还有没发出来的牌时，这时就要考虑一下隐含赔率 Implied Odds 了。隐含赔率=【（底池总额+当我获得成牌之后想让我对手投入的筹码）/（这次不得不跟注的数额+未来我不得不跟注的数额）】: 1

这有一个例子：

我的对手有\$5000 的筹码，我有\$5000 的筹码。转牌发出后底池有\$5000。我的对手下注\$2500,现在底池是\$7500。他手里还剩下\$2500 的筹码。

我们说如果我在河牌组到了成牌，我会让对手剩下的\$2500 也投入来。而我也知道，如果在河牌我做不成成牌，我就不会再向 Pot 再投一分钱。我现在要跟的\$2500 的隐含赔率是多少呢？

隐含赔率=（底池中的 7500+我如果成牌会从他那里得到的 2500）/（我现在必须要跟的 2500+在未来我必须要跟的 0）: 1

计算后得出来我的隐含赔率是 4: 1.我应该 call 吗？我会知道我的收支平衡比率（BEP）为：

$$\text{收支平衡比率 (BEP)} = 1 / (4 + 1) = 1 / 5 = 20\%$$

如果我在河牌有 20% 的胜率，隐含赔率告诉我我应该玩这手牌并且跟注。

是的，这的确有一点点复杂。但好消息是，这是在玩德州扑克中所涉及到的最复杂的数学知识了。

下面这个表格列出了一些底池赔率、隐含赔率和收支平衡比例，他会让我知道我的跟注是否正确。

对手下注的大小	隐含赔率或底池赔率	跟注需要的胜率	还剩2张牌时你的最小助胜牌数量	还剩1张牌时你的最小助胜牌数量
My Opponent's Bet in Relation to the Size of the Pot	Pot Odds or Implied Odds	Chance Necessary to Break Even If Call	Min # Outs Needed to Call with 2 Cards to Come	Min # Outs Needed to Call with 1 Card to Come
1/4 of the pot	5.0-1	17%	5	9
1/2 of the pot	3.0-1	25%	7	13
3/4 of the pot	2.3-1	30%	8	15
The full pot	2.0-1	33%	9	17
Double the pot	1.5-1	40%	10	20

学习这张表格可以让我推断出一些在德州扑克中关键的原则：

- 如果我的对手在翻牌后下注或者全下的数额是一个 Pot 左右，如果我听顺子或者听同花，我有很好的赔率去跟注。
- 如果我的对手转牌后下注或者全下的数额至少是半个 Pot 的话，我用任何的听牌去跟注都是一个错误。
- 有可能的话，在转牌之后我会下 1/2 的 pot，这样我的对手就会经常的犯下这种巨大的错误，用一手听牌去跟我的注。

如果你是一个数学天才，可以很快的理解上面的表格里面的内容，那太棒了！如果不是，我建议你把表格里的内容记到脑子里。这种情况会经常的出现的。

心理学

你刚刚看完了数学的章节，可能会看得比较迷糊。不要害怕，如果说数学在告诉扑克中很重要的话，那么心理特点是更加重要的因素。

无论你的数学多么的好，仅仅懂数学不会让你在德州扑克中真正的成功。掌握一些心理学才能让你成为扑克中的常胜将军。

有许多伟大的扑克选手根本就不看表格里数学也不懂什么 42 法则。刚开始可能会比较困难，但在牌桌上时间久了，数学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反应了。

但德州扑克里的心理学却不同。进入你对手的脑子里，发现他们的弱点，设计赢取他们的筹码，保持冷静，知道什么时候要换策略，你要经常的警惕下面这些概念了。

Big Laydowns 大的弃牌

要想在德州扑克中获胜必须具有承受 Big Laydowns 大的弃牌的心理。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手有大牌 Pot 中已经有很多钱了，但仔细的分析结果告诉我我的大牌可能不是最大的牌。避免这些陷阱对于我的成功非常关键，弃掉这手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我考虑 Big Laydowns 大的弃牌的时候，我的脑中会出现下面一些因素：

- 我的对手是经常玩得如我想像中的那样吗？如果是的话，我更可能做一个 Big Laydowns，如果不是，那我更可能去跟注。
- 我真的已经是 Pot Committed（被套牢）了吗？如果我有正确的赔率去跟注一张要来的牌的话，我不得不这么做或者我已经犯了一个大错误。在底池赔率指使我跟注的时候去 Laydown 时，那不是 一个 big laydowns，那是一个大的错误。
- 我的对手是否谨慎对待我的出牌？如果他们谨慎对待，我更喜欢弃牌，做一个 big laydown。如果他们不谨慎对待，我更多的会 Call。
- Have I been forced off good hands recently? 最近几手牌我是不是被迫弃掉过很好的牌？如果是，我更倾向 Call，在牌桌上我不能成为一个容易被击败的人。如果不是，我更倾向弃牌。
- 我在种情况下，我的对手能承担一个错误吗，如果可以承担，我倾向 Call，如果不能承担，我倾向弃牌。

我最大的 biggest laydown 发生在 2001 年 WSOP 总决赛中。当时有 13 个选手在两张桌子上。我是我所在桌的 chip leader 筹码老大，大约有 650000 的筹码，而平均筹码只有 200000。第二的是 Phil Hellmuth，他有 620000 的筹码。比赛打得非常的紧，每个人都想挺到明天将会由探索频道转播的 Final table 总决赛。我们有近一个小时没有看到翻牌了。

当盲注 3000/6000，底注 1000 的时候，世界上最危险最厉害的选手之一 Mike Matuso 在第一个位置加注的 20000。接下来的两个人弃牌到我。我扫了一眼牌，震惊了一下，口袋对 K。我非常的确定。我尽可能的保持冷静，我加注到了 100000。我不需要看到翻牌，如果 Mike 再加注并 Allin 他剩下的 300000 多一点的筹码的话，我一定会与他死磕到底的。

但是 Mike 没有得到这个机会。该小盲注说话了。Phil Hellmuth 考虑了 15 秒后，把所有的筹码都投入了 pot 中。

Mike 做了一个鬼脸弃了牌，把他的口袋对 Q 亮了出来。现在轮到我的。我记起当时的想法“天啊，Phil 有一口袋对 A”。

我真要弃掉口袋对 K 吗？我试图让自己平静一下，花了一点时间检查了证据。

- 我的对手的玩得是否与我知道的一样？是的，如果 Phil 真的有口袋对 A，他不会打得那么有想象力。在 Pot 中已经有 150000 了而且他没有位置优势。他的 All-in 举动非常像他手有口袋对 A 的玩法。
- 我已经是 pot committed（被套牢）了吗？不，如果我弃掉牌，我还有 550000 的筹码，还是一个平均筹码。
- 我的对手尊重我的出牌吗？不一定，Phil Mellmuth 除了 respect 谨慎对待他自己的出牌外谁的出牌都不尊重。不得不说，他要尊重我的加注，上三次加注我都亮了底牌，两次

口袋对 A，一次 AK 同花。

- Have I been forced off good hands recently? 最近几手牌我是不是被迫弃掉过很好的牌？
不，我上次在对战状态时已经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
- 在这个情况下，我的对手能负担起一个大的错误吗？当然不能，就像我过的，最后三次亮牌，我的底牌都是极大的牌。我刚刚再加注了一个 Under the gun 枪口位置的加注者。Phil 不得不慎重的考虑我手中有口袋对 A 的可能性。Phil 不会拿着他整个锦标赛生涯去冒险的，如果他认为我的底牌会有可能完全 dominated 他的牌。

这些证据看上去支持了我的直觉，Phil 肯定有口袋对 A。我埋掉了我的口袋对 K。

其他的选手可能满足于让我担忧我的决定，但是 Phil Hellmuth 不会。他骄傲的亮出了底牌，口袋对 A。“你有什么牌，Gordon？A-Q 吗？”

“不是，只有口袋对 K。”Phil 质疑我，不敢想像我有做出这种 Laydown 的能力。我向大家亮出了底牌 KK。我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不仅仅是我做了我人生中最大的 Laydown，而且还赢得了房间里的人的尊敬。我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四名，成绩比 Phil Hellmuth 更好。

Bury Them 灭了他们

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握着他们的手，拍着他们的后背，祝他们幸运，但是我在想，我要灭了你。-----Seve Ballesteros 扑克世界冠军

我尽可能的让我在牌桌上成为受人喜欢的人。彬彬有礼的，友好的。

请不要误会，把我的好习惯当作是具有同情心。一旦上了牌桌，我的目标就是击败所有的对手。

我在牌桌上从来不对别人手软，即使我们是朋友。我也从来不尊敬那些对我手软的朋友。只要在牌桌上，无论我们在外面的关系怎么样我都会统统忘记。没有忠诚，没有友情，没有怜悯。

对于一些男性，他们可能会对那些有吸引力的女性手软，但我不会，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同样对待。最好的选手才会获胜。

当一个 Bad Beat 之后

当我遇到了一个 Bad Beat，我会试图最快的从中解脱出来。我经常假装我得到了一手好牌，筹码刚刚翻倍了，或者我刚刚靠运气击败了一个不幸的家伙。我的筹码还是我的筹码。我所能控制的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当我 Bad Beat 之后，我的对手经常会在心理上受到影响，这点很有趣。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已经过了那心理难关。他们可能会认为我正在闹情绪。当我 Bad Beat 之后，我发现我的对手和我打时经常打得很松，并且对我打得很激进。

一个最好的例子发生在 2001 年 WSOP 世界扑克大赛中。当时剩下 55 名选手。我在后位拿到了口袋对 A，一个标准的加注，当大盲注全下后我很快的就 Call 了。当他亮出底牌一对口袋对 9 时，脸色很难看，但是翻牌翻出一个 9 时让我输了那局并赢走了我一半的筹码。

我当然很难过，但我没有什么情绪。我对他说，“Nice Hand”，假装自己刚刚把筹码翻了倍。

我想我已经运气真得非常好，在接下来的一手牌，我一看底牌，又是口袋对 A。我在翻牌前做了相同的加注。庄家位置的选手，认为我还在刚才被 bad beat 的情绪里，给我来了个再加注。我只是跟注，想在翻牌后给他下个套。

翻牌非常的配合，T 7 2 彩虹牌（没一张同花色的），我过牌，我的对手全下了。我非常高兴的 Call 了。他错误评估了我的心理状态让他在没有对子也没有听牌的情况下玩了这手牌。我又赢回了不少刚刚我输掉的筹码。

迷信

坏运气来缘于迷信-----Andrew Mathis

Rushes 上风期

许多选手都相信“Rushes”，他们相信在这个阶段他们的牌运会非常的好。不是所有的伟大选手都不受影响，一些非常好的选手在赢了一个大的 Pot 之后都会看看接下来这局的翻牌，看看他们是不是正处于“Rushes 上风期”

在数学上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上风期。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就完全不同了。一名对手认为我处于上风期时他会打得非常的小心。如果我得很松的话，去对待那些很害怕或者很迷信上风期的选手，用不了多久，上风期就会成为他们自我满足的预言。

我也尽最大可能，参与到那些心理上认为他们自己正处于上风期的对手的局中。一但他们认为他们在上风期，他们就会高估他们手中牌的价值。当我在翻牌后击中大牌时，我经常会上大注让他们为这种迷信的行为付出代价。

小心下注的模式

我经常在牌桌上研究我的对手，寻找他们能被利用的下注模式。这有一些我最喜欢利用的下注模式：

- 一些选手经常是有大牌就下注，没大牌就 check。当他们下注，我就会小心的对待，但是当他们过牌，我几乎都会下注。
- 一些选手在听同花或听顺子时就会下注。当翻牌后有同花牌或者顺子牌的可能时，我对抗这些选手时经常倾向下一个大注。
- 一些选手如果在翻牌前加注入池，在翻牌后经常会继续下注来控制 Pot 的大小。对待这些选手，当我有位置优势手握大牌时总是平缓的跟注，试图在翻牌后给他们设下陷阱。
- 一些选手在翻牌后会用任何的牌进行诈牌，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接下来的转牌再进行一

次诈牌。他们就像我们说的，只有一发子弹。对抗这些选手我经常在翻牌时跟注。如果他们在转牌下注，我知道我已经被击败了，如果他们 check，我知道这个 Pot 就是我的了。

- 一些选手当他们诈牌时会下重注。当这些选手在河牌后下重注，我通常都会 Call。
- 一些选手在他们有弱牌时会下小注。他们害怕被底池套牢，当他们下小注时，我就加注。

要知道单看一手牌不能定义他为下注模式。我会观察我的对手玩相同的牌时，用相同的方式三到四次时，我才能决定这个是被利用的下注模式。

我也会观察我自己游戏中的下注模式，如果我的行为变得有规律我就会试图改变下注方式。例如，如果我上三次听同花或听顺子时都下注了，那么我下次听同花或者听顺子时就会选择过牌。

对付紧手被动型的选手

表面上来看，很难从紧手被动型选手那里赢到钱。你的对手不经常看到翻牌，而且除非他们手中有一手非常强的牌不然不会向底池投入太多的钱。

然而这些选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弃牌太多了。对付一个紧手被动型的选手，我发现玩得松一点是正确的。当我用边缘牌加注或者诈牌时，他们多半会弃牌。当他们终于决定掏钱下注时，我能弃掉这手牌，可以自信的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情。

要记住德州扑克很难在翻牌后成为一手强牌。一个等了一天 AK 的选手在翻牌后击中对子或者更大牌的机率只有 35%左右。

因此我不喜欢赢那些紧手被动型一个大的 Pot，我更喜欢舒服的赢一些小 Pot 和他们主动送给我的盲注。

对付松的选手

松的选手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手上没有超强牌时就把太多的钱放入 Pot 里了。对付这些选手，我发现打得紧一点是正确的。因为很难在翻牌后形成一个强牌。一个比较松的选手一般只有 35%的机率会在翻牌后击中一对或者更大的牌。而其余的 65%的时候他就不行了。

自打我知道了松的选手不可能每次下注都会有大牌，我不得不等到翻牌之后击中大牌了再出手。有了大牌后下注或者加注就很容易拿下 Pot。

对付什么牌都跟的人

有一些人不管手有什么牌都喜欢跟注，他们很少加注，不管别人下注多少都会跟注看到河牌。我们叫这些人“Calling Stations”。我爱这些“Calling Stations”。我想问他们的家庭地址，这样我明天就可以给他们送份礼物过去，当然是用他们的钱。

这些“Calling Stations”是我们要对付的对手中最有利可图的人。对付一个“Calling

Stations”我从不诈牌也不慢打。就是价值下注，然后再价值下注，当我手有强牌时下重注。

对付过于激进的对手

我不是一个喜欢慢手打法 showplay 的人。但当对付一个过于激进对手，我愿意转换下我的策略。一个真正的超级激进的选手即使他们无法赢得这局也会诈牌两次或者三次。我更高兴 check 他们再跟注，让他们自己毁了自己。

我发现那些选手在我位置不占优势、在翻牌圈过牌时，总是对我下注。我意识到那些选手总是在河牌下重注诈牌。事实上，一个超级激进的选手当他们制造一个小 Pot 时才是最可怕的。这一般表明他们实际上手有强牌，希望这手强牌有很好的回报。

对付这些过于激进对手，我喜欢放弃小的 Pot，并希望当我手有强牌时赢他们一个大的 POT。

用过激进的方法对付过于激进的选手会使扑克变成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我在 World Poker Tour 世界扑克巡回赛第一季中就犯过这种错误，业余选手 Juha Helppi 就击败了我这个职业选手。我不应该用很一般的牌不断的给他施压，应该让他自己毁了自己。这是在电视直播节目得到的教训。

何时应该转换策略

在 2001 年 WSOP 主赛事的第三天，我坐在一桌非常紧的桌子上。锦标赛里现在剩下了 47 人，而 45 人可以获得奖金。我开始做我经常在泡沫阶段做的事情，偷盲注。我几乎每手都玩，加注 1.5 或者 2 倍的大盲注，成功的偷到了近 100000 的筹码。终于，有人开始反击了。我想：“好吧，也许他拿了口袋对 A”。下一手又有人反加注我，现在我知道这是有针对性的。桌上了人已经容忍我到了一定限度了，他们知道我不可能每手都是大牌。现在就是转换策略的时候了。

当我认为牌桌上的平衡和条件已经改变得足够大的时候，可以成为改变策略的依据的时候，我就会转换策略。

我在以下情况会打得更激进：

- 当一个对手被击败后，特别是在 Final Table 时
- 当盲注刚刚上涨时
- 如果我有一个紧的形象时，或者如果我的对手害怕我时
- 当我的对手刚刚被抓到一次诈牌

我在以下情况会打得更保守一些：

- 当我的筹码有明显的变化的时候，变多了或者变少了
- 当桌上刚刚出现了很大的一局，人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搞清楚桌上的平衡是怎么变化了
- 当我刚到一张新的桌子上面
- 当有很多短筹码的人存在的时候
- 如果我在前一局非常的积极的时候

- 如果我最近被抓到了诈牌
- 如果在这桌子上的选手认为他们正在处于上风期

坐位的选择

坐位的选手是德州扑克取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当我有机会选择坐位的时候，我一般会让松弱的选手坐在我的右边，让紧手玩家坐在我的左边。

让松手选手坐在我的右边，我可以加注并孤立他们。我在翻牌前后还有位置上的巨大优势。

让紧手玩家坐在我的左边，我可以在庄家位置的时候偷他们的盲注。

制定一个游戏计划

我会试图制定一个独立的游戏计划来击败桌上的每一名对手。下面有一些经常出现在牌桌上的弱点，还有对付这些弱点的破解方法。

- 选手习惯性会在翻牌后下大注。我在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会试图和这样的选手玩很多手牌。我宁愿在翻牌前拿着一手烂牌，希望有机会在翻牌后做成一手非常强的牌。我经常会 Limping（仅跟注大盲注）进入牌局就是为了能看到翻牌，能够参与更多的牌局。
- 选手习惯性在翻牌后下小注。如果你的对手下注的数额很正确的话，听牌在无限注德州扑克中只有很少的价值。对付那些下小注的选手，我会更多的玩听牌，即使没有位置上的优势，因为我有很好的价格听我的牌。
- 经常 Check—Raise 的选手。对付这样的选手，我经常是有大牌下重注，听牌时就 check。
- 当仅有一副听牌时，经常会跟比较大的加注的选手。我会经常的下注一个 Pot 的大小，有时候会比 Pot 还大，但从来不下小于 Pot 的注。
- 习惯慢打强牌的选手。我趋向于当他们过牌时我也过牌，当他们下注时我就加注。
- 很少保护他们自己的盲注的选手。当他们在盲注时，我会经常的加注他们。
- 那些过于保护他们自己盲注的选手。我通常会等待一手强牌再加注，当有强牌时我一般会下重注，一般会下五六个大盲注，而不是平常的三四个大盲注。

亮出我的牌

我几乎从来亮我的底牌。我意识到每一次亮出我的底牌，都是给我的对手信息，他们可以用这些信息在之后的比赛中对付我。亮出一个漂亮的诈牌或者一个潇洒的 big laydown 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激励。但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会影响到我未来的诈牌，或者鼓励我的对手针对我打得更加的激进一些。

如果我选择在锦标赛中亮出一张或两张我的底牌，我会记得这个情况，我是如何玩得，哪些人会注意这个情况。下次我有相同的牌在相同的情况下，我就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打那手

牌。

情绪

摇一个足球弹球越激烈，他就会“倾斜”。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扑克选手身上。选手会在以下的情况里出现情绪。

- 他们刚刚接了个 bad beat。
- 他们的一手牌刚刚打的很糟。
- 锦标赛的裁判刚刚做了一个他们很不适应的规则。
- 鸡尾酒侍者或者卖筹码的人出现的很慢，服务不到位。
- 他们被其它的选手不断的指责或者责备。
- 他们叫其它的跟注者停止游戏回家去。
- 他们很长时都没有摸到能玩的牌。
- 在一轮中，他们错过了很多次翻牌。
- 一个技术很烂的选手因为好运气赢了很多 Pot。
- 一个很烂的选手正在被一个厉害的选手虐，而他一直没有机会虐这样的烂选手。
- 他们被告诉要换桌，换到一个盲注很大的桌子上

多数选手在有情绪时都会打得更加的激进。他们手上没有最大的牌也会 Call 很大的注。他们愿意接受更多的机会。他们会对那些让他们产生情绪的人开火。

然而有一些选手会打得非常的松。他们会 Limp 每一局，在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会跟注每一个加注，希望翻牌后翻出一手强牌。

下面有一些能够帮助我认清哪些人正在闹情绪的特征：

- 他们小声的抱怨
- 他们怀疑的摇着头
- 他们在牌桌上用生气的眼神看着一名对手
- 他们骂发牌员或者门卫
- 他们在给刚刚击败他的人“上课”
- 他们用一般的牌跟注了太多的 Raise，为了弥补刚才的 bad beat 的损失。

当我发现一名选手正在闹情绪，我会找个机会利用他们情绪上的弱点占他们一点便宜。我甚至会让他们一直这么闹情绪。

隐含情绪赔率

一些选手在经受了 bad beat 或者玩得很烂的一手牌的打击之后，他们的人就会崩溃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钱都输光，不合时宜的凶狠打法，难以想像的错误决定。

如果我知道谁会在 bad beat 之后情绪失控，我不会按我套路出牌，我会主动对他发起

攻击。是的，我知道这样可能会让我不按赔率出牌。但是我偶尔还是愿意冒险与我的正在闹情绪的对手对决，因为如果我运气好，我可怜的对手会在未来五十把牌里把钱扔给我。我的“隐含情绪赔率”非常的高。

这种情况在现金游戏里发生的要比锦标赛里面多。在锦标赛里面，通常一名选手 **bed beat** 之后，当我试图用隐含情绪赔率占他一点便宜之前他就快要破产了。

游戏的选择

如果我有机会选择一个现金游戏，我会找一个最合适我的情绪和精神状态的一桌。如果我处于一种投机的状态，我会找一个打得都比较紧的牌桌。从长远角度来看，紧的牌桌更加有利可图，因为你盲注会更加的有效率。

如果你处于很艰难的状态，我会找一个打得比较松的桌子。如果我不清楚哪个是最合适我的桌子，我会选择一个松的桌子打得很紧。这经常是个赢钱的策略。

如果我正在闹情绪，我就会找一个棕色的桌子，就是家里的餐桌。

下注的时间

我会试图让每一手牌考虑的时间基本保持一致。不太快也不会太慢。

我偶尔会遇到很难的决定，需要我考虑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我会认真的考虑这个决定，但我会很清醒的意识到，我这种反常的思考已经提供给了我的对手一些关于我牌的牌力强弱的信息。

Bluffing 诈牌

如果在牌桌上从来没有人诈我牌，我知道我是跟注太多了。相反的，如果我在牌桌诈牌从没被抓到过，我知道我诈牌太少了。

在锦标赛的早期，我会经常用诈牌来测试我的对手。一个手握边缘牌的选手，他愿意跟一个合理的下注，那这样的人在未来就应该少对他诈牌。

做一个大的诈牌

有小诈牌，也有大诈牌。

用合适的注额下注，偷盲注、偷底注和一些小的 Pot，这算是小诈牌，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是大的诈牌就是一个艺术了。在我拿出大部分的筹码来冒险时，我几乎可以肯定我的牌是第二好的。这时，在我脑中会出现一个清单：

- 我的对手相信我打得很紧。
- 我的对手在近期没有看到过我的诈牌。
- 我的对手最近没有被别的选手诈过牌。抓到过别人诈牌的选手更倾向于跟注。
- 我的对手的牌非常像弱的牌或者是中等强度的牌。
- 锦标赛的形势让我的对手非常难于进行跟注。这些情况包括：我们处于泡沫期，他有大量筹码但只可能被我清台，我们已经进入钱圈了并且有很多小筹码的选手马上就要破产了。
- 底池已经非常大了。
- 我非常肯定不下注就赢不了这局。
- 我的对手不像有一副很好的听牌。
- 我的对手还没有被底池套牢。
- 如果他们跟注了，并且我手中的牌像我展示的一样，他们会输很多钱。
- 我已经展现出我底牌的强度，或者通过下注让对手十分确信的知道我最后一张牌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我做过的最大一次诈牌 bluff 发生在 2004 年的一次锦标赛中。总决赛中只剩下 4 名选手了，我有 800000 的筹码，稍稍领先于我的对手 Masoud Shojaei，他筹码为 600000。

我玩得非常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亮出过一个诈牌。我觉得我在牌桌面上是受到尊敬的。

盲注 5000/10000，底注 2000，Masoud 在枪口位置（大盲注后面的位置）加注到 35000。我的手牌并不大，K-3 不同花，但是我感觉他也很弱。相信了我的直觉，我在小盲注位置加注到了 135000，希望直接拿下 Pot。

Masoud 很快的就 Call 了。我差点就放弃了。我对自己说“你被这手牌搞死了，除非你在翻牌击中最大牌，否则不要向 Pot 里再扔一个子了”。

翻牌后是 9c 8d 6h，我过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Masoud 在我后面也过牌了。Masoud 从来不慢打，特别像底池已经像现在这么大时。他手里只要有合理的牌就会下注。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会用任何比 A-T 大的牌下注。他一定是牌很弱。我猜他可能是 K-Q, K-J, K-T 或者小口袋对。

转牌来了一张 Qc。这张牌看上去对我是张好牌。除非 Masoud 有 K-Q，否则对他的牌都没有好处。一个加注肯定会让他弃掉像 K-J 或者小口袋对。鼓起我的勇气，推出 200000 到牌桌的中间。

当 Masoud 跟注时我都冒汗了。其它的人都在嘀咕，他有什么牌？

我很肯定的认为，如果他有 K-Q，他一定会 All-in 的。我不认为他会用一个小的口袋对来跟注除非他是口袋对 8，如果是口袋对 8 他在翻牌圈就会下注了。但他没有下注。然后我发现，如果他手里牌是 Kc Tc 的话，肯定会跟注的。你有一个同花听牌，还有一个双洞顺子听牌。他认为他只是一副听牌。但他不知道他的牌已经是最大的牌，而且还可以把我搞死。

河牌又是一个 Qd，我非常快速的过了一下我的清单：

- 我的对手相信我打得很紧。这是肯定的。
- 我的对手在近期没有看到过我的诈牌。是的。
- 我的对手最近没有被别的选手诈过牌。是的。
- 我的对手的牌非常像弱的牌或者是中等强度的牌。是的。
- 锦标赛的形势让我的对手非常难于进行跟注。是的，如果他犯了错，他将让他少赚 10 万美金。

- 底池已经非常大了。是的。
- 我非常肯定不下注就赢不了这局。是的。
- 我的对手不像有一副很好的听牌。河牌已经发出了。
- 我的对手还没有被底池套牢。如果他弃牌，他会有 250000 的筹码，他处于第三位。
- 如果他们跟注了，并且我手中的牌像我展示的一样，他们会输很多钱。如果他输了，他将会是第四名。
- 我已经展现出我底牌的强度，或者通过下注让对手十分确信的知道我最后一张牌给了我巨大的帮助。翻牌前我 reraise 过，是手有非常强牌的打法。我在翻牌时过牌，但我有可能是想 check-raise，我在转牌时下了重注。在这几手牌里，我展示过我的牌像是 A-Q，K-Q 这样的牌。

就好像我有三条。我所要做的就是拿出勇气解决这局。我深吸了一口气，我 All-in。

Masoud 立即弃牌了。我兴奋的亮了我的底牌但我立即就后悔这么做了。我不喜欢在牌桌上给我的对手亮出底牌。在锦标赛结束之后我向 Masoud 道了歉。之后在电视的转播时，我看到 Masoud 的底牌的确是 Ks Ts。

杂项

一名选手要取得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涉及到底池赔率，心理，或者扑克本身。在本章我将会揭示一些可以引导你达到一个更高的胜率，赢得更多的奖金。

资金管理

我知道我正在玩得游戏对我太大了，当我知道我的牌很强但可能不是最强的牌时，我不愿意把所有的钱都丢入 Pot 中。

良好的资金管理在无限注德州游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使用。我认为要参加一场无限注的德州扑克最少要有 100 倍大盲注的 buy-in(买入费)。盲注 5/10 的游戏，我会买入 1000 的筹码。而我的总资金至少要是这个买入费的 15-20 倍才足够的安全。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游戏的买入费用是没有上限的，我一般愿意成为这个牌桌上筹码最多的那个人。拥有最多的筹码具有巨大的优势，他有机会让最有钱的手犯下最大的错误。在牌局一开始我就会试图买下足够的筹码，那些足够对付所有对手的筹码。一旦我的筹码数量下降了，我会重新购买筹码。

我的筹码量如果不是这桌的最大买入费的话，我很少会坐这桌。如果我相信这桌子上有最好的选手，有很多原因让我尽可能多的购买足够的筹码。如果我没钱购买最大的买入费，那我就会选择另一桌游戏。

阶段长度 Session Length

当我正在赢钱而我的对手正在输钱，我会尽可能长时间的呆在这桌。我呆在这桌有几点原因：

- 我的对手现在压力很大，并且他们想把他们输的钱赢回来。
- 我的对手可能没有处于他们的最佳状态。
- 我的对手打法可能不是积极的，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 bankrolls 资金。

职业扑克选手 Ted Forrest 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长时间连续战斗的扑克选手。有传言说他最长可以连续打牌 120 小时，而且还可以赢利。不过，这种打牌的方式不值得推荐。

如果我在输钱，我会找任何借口离开牌桌。我会离开牌桌即使我知道我打得不错，但我必须要用最好的状态来打。我放弃离开有以下几条原因。

- 我的对手很可能他们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
- 我的对手可能不会尊重我的出牌，像正常的情况下我应得的尊重。
- 我的对手打牌打得非常自信。
- 因为我软弱、情绪化的形象，我的诈牌很可能不会起作用。

停止非输即赢的目标

在牌桌上，我从来不给自己制定一个非输即赢的目标，不管是锦标赛中还是现金游戏里。我的目标是试图用每一手牌让我的利润最大化。许多选手会给自己设下如下面的目标：

- 我只想在这天的结束的时候成为平均筹码的玩家。
- 我只想在这个级别结束的时候生存下来。
- 我只想挤入钱圈。
- 我不想在今天输掉 2000 美金。
- 我现在已经是平均筹码的玩家了，没必要每一手牌都打了。
- 我起身离开牌桌，因为我已经达到了今天赢 5000 美金的目标了。

那些给自己制定明确目标的选手是打法比较被动的扑克选手。当他们在目标没达到，他们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当他们达到了目标，他们就会打得很放松。

高级的侦察

如果我要去参加一桌扑克游戏，牌桌上的人的打法我都不清楚的话，我会在选择坐位前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观察一下他们的打法。

如果没办法观察他们，可能是因为刚刚换到这桌或者在锦标赛中有红线拦着，我会去询

问一些我的扑克牌友，我的对手打法是什么样的。情报至关重要。

取消盲注

取消盲注在现金游戏中非常的常见。当所有人弃牌到大小盲注，大小盲注会互相同意拿回他们的盲注直接进入下一局。

为什么这些人会同意拿回他们的盲注。

- 因为他们不想单挑。
- 因为 Pot 可能会很小。
- 因为他们是朋友。
- 避免扑克室记录这手牌。（有些扑克室是按玩牌的局数来抽取费用的，不打的话就不用给扑克室钱）
- 为了加快游戏的速度。

我几乎从不拿回盲注，除非我与别某人达成这种协议，当我在小盲注的位置时我会拿回盲注（因为没有位置优势），但从来不会在大盲注的位置拿回盲注（因为大盲注有位置优势）。

不要打跑你的鱼

在几年前我和我的好朋友 Dave 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小赌场，玩盲注 10/20 的无限注德州扑克，我们玩得十分开心。

在牌桌上有一名玩得十分差的选手，Dvae 几乎每把牌都可以从他那赢钱。这个 Fish 就是每把牌都想看到翻牌，只要有听牌就会跟注，他简直就是一个 ATM 提款机。

过了一个小时，这个家伙开始抱怨输得太多了。Dave 说“如果你不是每把牌都看翻牌，你不会每把牌都输掉。我赢你简直是太简单了”。这 Fish 肯定生气了。我很害怕，倒不是怕这家伙会打 Dave，而是怕他换了桌子或者离开赌场。我小声对 Dvae 说，不要打跑了你的鱼。

Dave 笑了，之后立即停止了指责这个 Fish，而是很友好的对待这家伙，他后来又和我们玩了三个小时，我们又从他手里赢了不少钱。

是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打跑你的鱼！

熟能生巧

多练习才能完美。

伟大的牌技来自于不断的练习和持续自我提升。当我在牌桌上时，我会不断的尝试提升自己的水平，拿我之前经历过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对比。

差劲的赌鬼

大多数人都可以与扑克有一种很享受的关系，做为娱乐或者做为专业的扑克选手，然而有很多差劲的赌徒。我们谈论得是那些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真正有问题的人。

多数差劲的赌鬼输钱时会感觉很真实。只有这样才能确认他们自己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不应得，是被诅咒了。打完牌之后我会试图帮助这些差劲的赌鬼，但我们打牌时不会。上了牌桌就是生意了，我不会对任何人手软。

我经常在现金游戏中看到这种差劲的赌鬼，在锦标赛中也偶然会发现这种人。他们期望被别人击败。他们期待河牌会帮到我。他们期望每一次我听牌都会听成牌。对付一个差劲的赌鬼，当河牌来了一张可怕的牌时我一般都会下注或者加注，即使这张牌帮不了我。

激进的打法是伟大的均衡器

当我在短桌游戏中和一个扑克高手较量的时候，我会提醒我自己激进打法是伟大的均衡器。如果两位选手的筹码都是 25 倍大盲注的话，你击败对手的机率很难在三分之二以上。

这种典型的例子发生在 World Poker Tour 第二季当 Dewey Tomko 和 Paul Phillips 两人在决赛桌的对决时。Dewey 的筹码只有 Paul 的四分之一，Dewey 决定几乎每一手牌都 Allin。这使 Paul 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当对手每把牌都全下时，你什么时候应该跟注？

当我在锦标赛的最后阶段与世界上最厉害的对手对决时。我们都有 25 倍的大盲注。如果我每一手牌都 Allin 全下，就算我的对手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击败我的机率也不会超过 65%。当他们拿着 A-7 时他们会跟注吗？假如他们跟了，如果我拿着最差的 2-7，他们有 75%-25% 的胜率；如果我拿着 8-3，他们会有 65%-35% 的胜率；如果我拿着小口袋对，他们的败率为 45%-55%；如果我拿着 A-8 或者更好的牌，他们的败率会在 75%-25%。他们可能不得不用 A-7 这样的牌去跟注，因为他们知道我每手牌都会全下，但他们绝对不会有超过 60% 的胜率。

对抗世界上最好的选手时，最好的策略就是超级激进的打法，这样会比紧手被动的打法好很多。我不会让我自己被盲注拖垮的。

锦标赛结构

最好的锦标赛（指技术成份要比运气成份重要的锦标赛）结构是每一个级别的时间比较长，盲注增长比较缓慢的结构。我相信世界扑克锦标赛的结构无疑是我所玩过的游戏中最好的结构了。

很多快速锦标赛的结构需要不同的策略来对待：

- 因为盲注上涨的很快，我被强迫打得快一些，玩更多手牌打得更加的激进。
- 相比比较慢的结构，在快速赛中我会更早的去抓住五十五十的机会。我希望会有好运气，更早的成为筹码大户。在锦标赛的中间阶段，我需要用这些筹码来对付快速增长的盲注

等级。

- 我期望我的大多数对手会因为这种结构打得很紧。
- 我每向底池中丢入的一个筹码都必须有真正的目的和结果。
- 当底池已经有一些钱的时候，我会更多的采用 Allin 全下的策略来保护我的牌。事实上，我翻牌前我会更多的把打玩限定在是全下还是弃牌上面。而翻牌后，我基本不会采用慢手打法。

在后面的章节我介绍了 WSOP 世界扑克锦标赛的结构和 FullTiltPoker.com 网站的单桌坐满即玩锦标赛的盲注结构。

阿牧团队出品 阿牧QQ：88574709 学德州找阿牧 拿更多学习资料！！

网络扑克

在线扑克室的快速成长是近期德州扑克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最大原因。在任何时间只要我登陆 Fulltiltpoker 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我自己的游戏。在线扑克快速并且对用户很友好。最重要的是，那里到处都是 Fish. 非常容易赚钱。

我喜欢在网络上打扑克是原因它非常快速。我可以一次打四桌游戏，我可以在一小时里每桌玩上 70-100 手牌。在网上打扑克我一个小时可以打 250-400 手。比起在赌场一个小时只有 30-40 手，这就是为什么在线扑克这么受像我这样的人的喜爱的原因。

但是在线扑克的打法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 我的打法更加的直接。因为我的多数对手都没什么经验，更多高级的选手不愿意与这些玩家进行游戏。诡计对这些没经验的选手是没用的。
- 我打得会比赌场打得更紧一些。在线扑克里有太多的很松的选手。我需要适当的收紧自己的打法，特别是在锦标赛的早期。在网上打多桌时也需要打得紧一些因为我的注意力会被分散。
- 网上很少会在 Tells。我需要更多的依靠下注模式来感觉对手牌的强弱程度。
- 我的对手，因为他们没有经验，会比专业的选手更多的使用慢手打法 Slowplay。当他过牌而我手有好的听牌，我一般也会过牌希望在下张牌听到成牌。
- 我的对手很难弃掉手中的顶对。当我翻牌后翻到一手好牌的话，我会下一个重注，因为我知道 如果对手翻到顶对的话我会有很好的回报。
- 底池下注按钮和最小下注额按钮被过多的滥用了。我会花一些额外的时间下一些正确的注额。自动使用底池下注按钮是一种错误的形为，会让你损失钱。下半底池注或者其它数额会更好，更有效果。

与世界上最好的选手一样，我会在 fulltiltpoker 网上打扑克。

希望来 fulltiltpoker 打扑克，与职业扑克选手一起打扑克。

Full Tilt 团队成员

Phil Gordon, Howard Lederer, Chris Ferguson, Phil Ivey,
John Juanda, Erik Seidel, Erick Lindgren, Andy Bloch,

选一个职业选手，像 Howard，看他玩牌一到两个小时。记下他亮出的每一手牌，试试摸索出他的打法。这样肯定会提高你自己的牌技。

牌手资料

我说过许多次，有很多方式可以获胜。许多专业的选手使用与我不同的方式也可以打到决赛桌。

这里有一些选手他们并没有用我书中所讲的内容也取得了很多比赛的胜利。

图表

在下面的几页，我将向你提供一些我发现的有用的图表。我当然不认为你应该记住这里的绝大部分信息。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选手除了记得这些数字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如果你只要通过看表格和数字就可以赢钱，那计算机就会赢得每场比较，那我就没得混了。

起手牌

下面关于在什么位置玩什么牌的一些建议是要在以下情况的前提下：

- 我有一个紧凶的形象并且受人尊敬
- 我的对手是一个中等水平的选手
- 我和我的对手的筹码都是平均筹码
- 我是第一个入池的人
- 不管我从什么位置入池都是以 2.5 到 4 个大盲注的金额进入的

下面表格里划线的位置，我玩牌的机率只有 25%到 50%，位置越靠后，我玩的机率就会越大。

表格的内容仅供参考，要想在无限注德州扑克中胜利还是要根据桌上对手的情况调整你的打法。

仅仅只遵循下面表格里内容不会保证让你获胜的。

一般情况下的游戏

游戏参与人数：在翻牌前一般有 2-3 个对手，不松也不紧

动作： 第一个入池，加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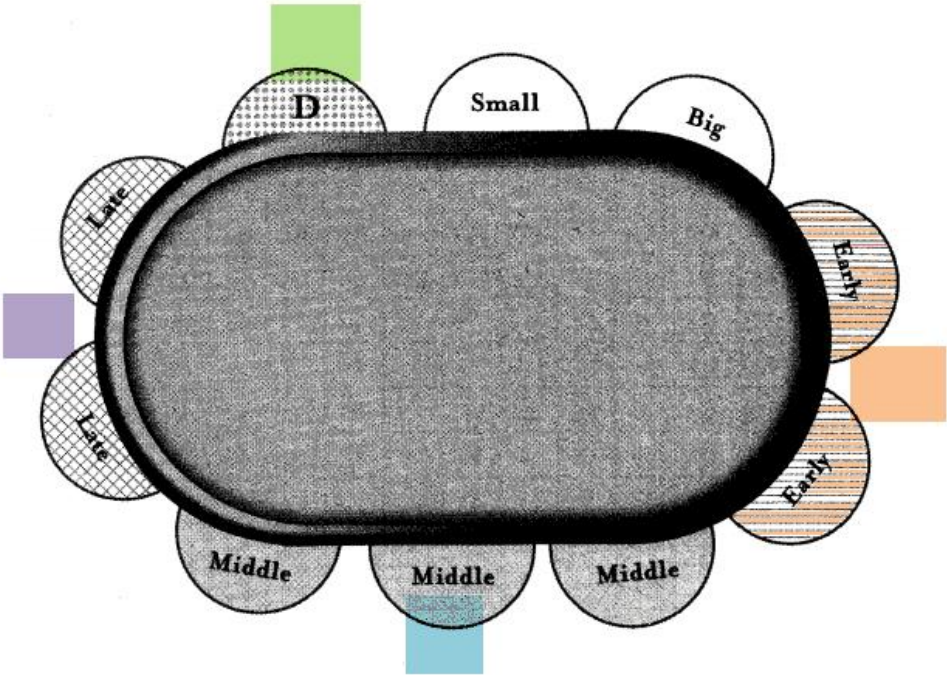
游戏总人数： 9 人桌或者 10 人桌

(横色为同花色，竖向为不同花色)

同花色牌

AA	AK	AQ	AJ	AT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K	KK	KQ	KJ	KT	K9	K8	K7	K6	K5	K4	K3	K2
AQ	KQ	QQ	QJ	QT	Q9	Q8	Q7	Q6	Q5	Q4	Q3	Q2
AJ	KJ	QJ	JJ	JT	J9	J8	J7	J6	J5	J4	J3	J2
AT	KT	QT	JT	TT	T9	T8	T7	T6	T5	T4	T3	T2
A9	K9	Q9	J9	T9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A8	K8	Q8	J8	T8	98	88	87	86	85	84	83	82
A7	K7	Q7	J7	T7	97	87	77	76	75	74	73	72
A6	K6	Q6	J6	T6	96	86	76	66	65	64	63	62
A5	K5	Q5	J5	T5	95	85	75	65	55	54	53	52
A4	K4	Q4	J4	T4	94	84	74	64	54	44	43	42
A3	K3	Q3	J3	T3	93	83	73	63	53	43	33	32
A2	K2	Q2	J2	T2	92	82	72	62	52	42	32	22

非同花色牌



我玩得比较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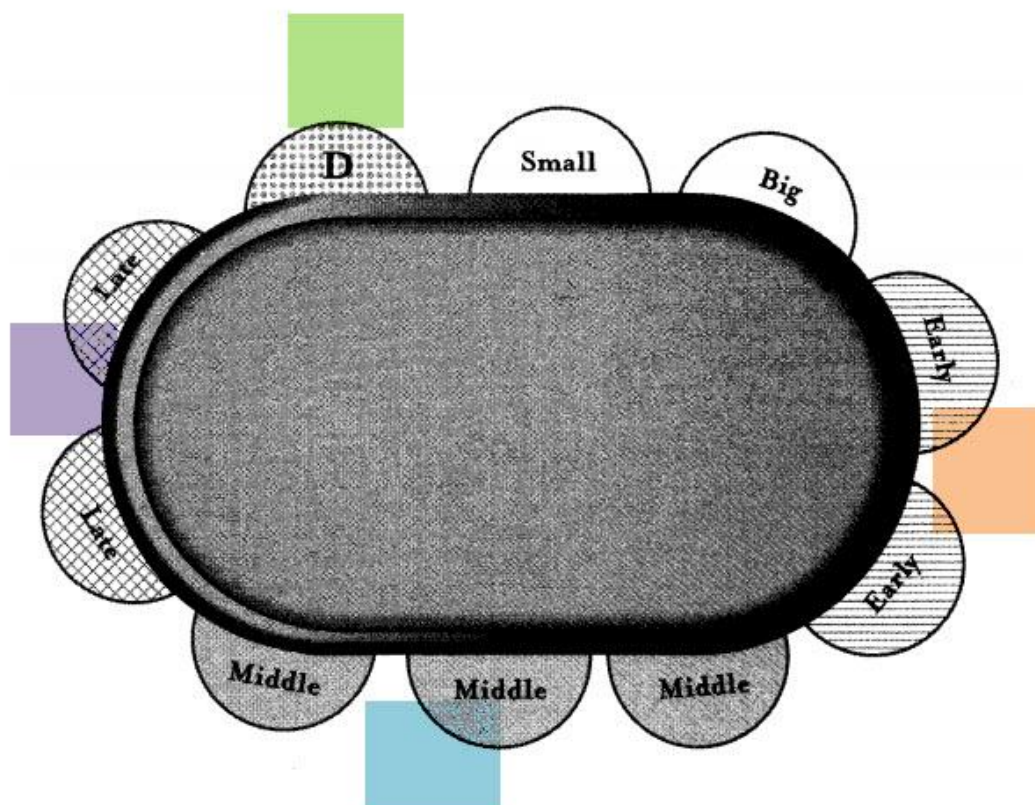
游戏参与人数：在翻牌前一般有 3-5 个对手

动作： 第一个入池，加注

游戏总人数： 9 人桌或者 10 人桌

（横色为同花色，竖向为不同花色）

AA	AK	AQ	AJ	AT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K	KK	KQ	KJ	KT	K9	K8	K7	K6	K5	K4	K3	K2
AQ	KQ	QQ	QJ	QT	Q9	Q8	Q7	Q6	Q5	Q4	Q3	Q2
AJ	KJ	QJ	JJ	JT	J9	J8	J7	J6	J5	J4	J3	J2
AT	KT	QT	JT	TT	T9	T8	T7	T6	T5	T4	T3	T2
A9	K9	Q9	J9	T9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A8	K8	Q8	J8	T8	98	88	87	86	85	84	83	82
A7	K7	Q7	J7	T7	97	87	77	76	75	74	73	72
A6	K6	Q6	J6	T6	96	86	76	66	65	64	63	62
A5	K5	Q5	J5	T5	95	85	75	65	55	54	53	52
A4	K4	Q4	J4	T4	94	84	74	64	54	44	43	42
A3	K3	Q3	J3	T3	93	83	73	63	53	43	33	32
A2	K2	Q2	J2	T2	92	82	72	62	52	42	32	22



我玩得比较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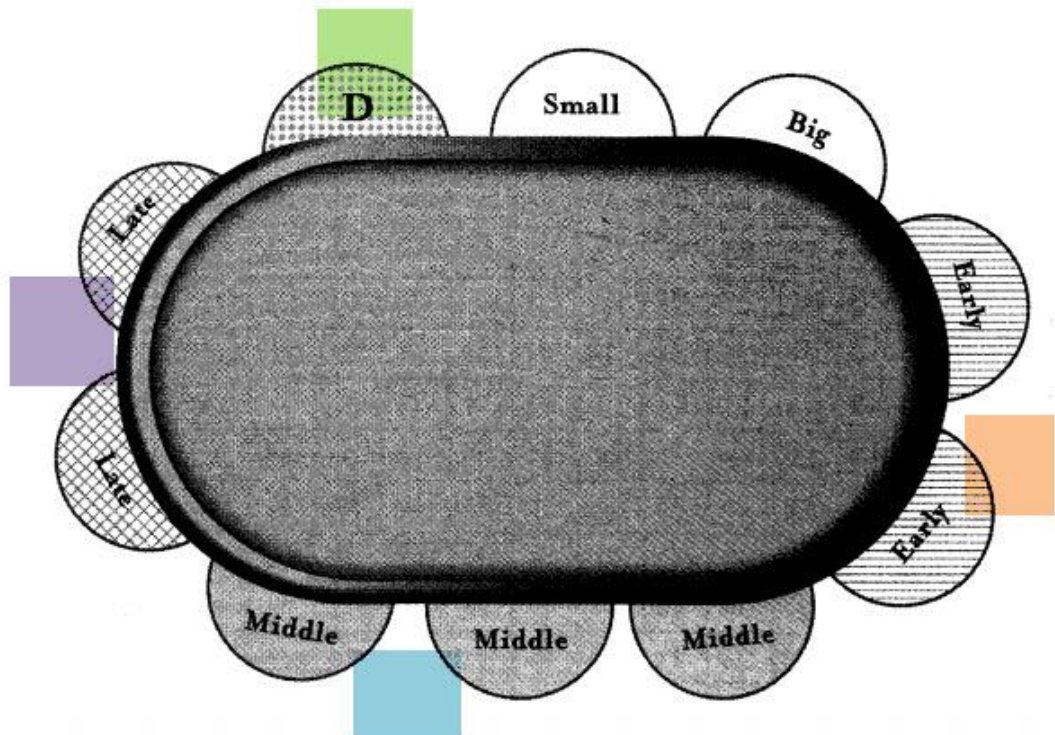
游戏参与人数：在翻牌前一般有 2 个对手

动作： 第一个入池，加注

游戏总人数： 9 人桌或者 10 人桌

（横色为同花色，竖向为不同花色）

AA	AK	AQ	AJ	AT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K	KK	KQ	KJ	KT	K9	K8	K7	K6	K5	K4	K3	K2
AQ	KQ	QQ	QJ	QT	Q9	Q8	Q7	Q6	Q5	Q4	Q3	Q2
AJ	KJ	QJ	JJ	JT	J9	J8	J7	J6	J5	J4	J3	J2
AT	KT	QT	JT	TT	T9	T8	T7	T6	T5	T4	T3	T2
A9	K9	Q9	J9	T9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A8	K8	Q8	J8	T8	98	88	87	86	85	84	83	82
A7	K7	Q7	J7	T7	97	87	77	76	75	74	73	72
A6	K6	Q6	J6	T6	96	86	76	66	65	64	63	62
A5	K5	Q5	J5	T5	95	85	75	65	55	54	53	52
A4	K4	Q4	J4	T4	94	84	74	64	54	44	43	42
A3	K3	Q3	J3	T3	93	83	73	63	53	43	33	32
A2	K2	Q2	J2	T2	92	82	72	62	52	42	32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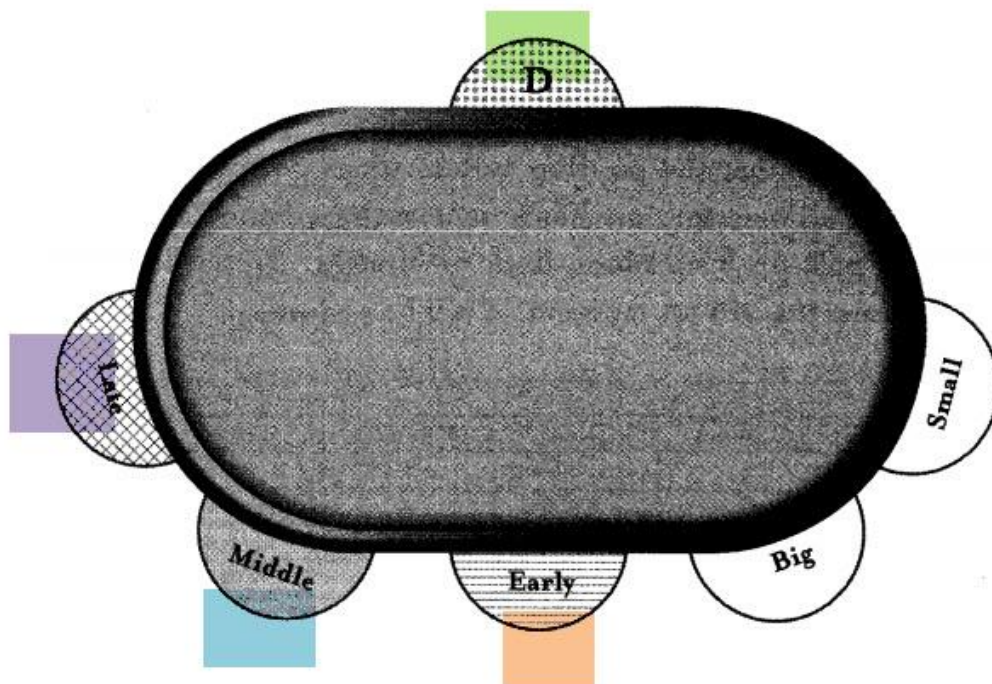
人较少的一般情况

游戏参与人数：在翻牌前一般有 2 个对手

动作： 第一个入池，加注

游戏总人数： 5 人桌或者 6 人桌

AA	AK	AQ	AJ	AT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K	KK	KQ	KJ	KT	K9	K8	K7	K6	K5	K4	K3	K2
AQ	KQ	QQ	QJ	QT	Q9	Q8	Q7	Q6	Q5	Q4	Q3	Q2
AJ	KJ	QJ	JJ	JT	J9	J8	J7	J6	J5	J4	J3	J2
AT	KT	QT	JT	TT	T9	T8	T7	T6	T5	T4	T3	T2
A9	K9	Q9	J9	T9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A8	K8	Q8	J8	T8	98	88	87	86	85	84	83	82
A7	K7	Q7	J7	T7	97	87	77	76	75	74	73	72
A6	K6	Q6	J6	T6	96	86	76	66	65	64	63	62
A5	K5	Q5	J5	T5	95	85	75	65	55	54	53	52
A4	K4	Q4	J4	T4	94	84	74	64	54	44	43	42
A3	K3	Q3	J3	T3	93	83	73	63	53	43	33	32
A2	K2	Q2	J2	T2	92	82	72	62	52	42	32	22



Outs 助胜牌

我用这张表来计算翻牌或者转牌后的胜率。4 2 法则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数据，但下表里的数据才是准确的。

表中的内容是只要我击中了 Outs 我就会获胜，其它的情况比如转牌后你的对手组成了听首尾的顺子，暂不在考虑之内。

翻牌后			转牌后	
Postflop			Postturn	
Outs	Rules of 4	Exact	Rule of 2	Exact
1	4	4.5%	2	2.3%
2	8	8.8%	4	4.5%
3	12	13.0%	6	6.8%
4	16	17.2%	8	9.1%
5	20	21.2%	10	11.4%
6	24	25.2%	12	13.6%
7	28	29.0%	14	15.9%
8	32	32.7%	16	18.2%
9	36	36.4%	18	20.5%
10	40	39.9%	20	22.7%
11	44	43.3%	22	25.0%
12	48	46.7%	24	27.3%
13	52	49.9%	26	29.5%
14	56	53.0%	28	31.8%
15	60	56.1%	30	34.1%
16	64	59.0%	32	36.4%
17	68	61.8%	34	38.6%

翻牌前的一些概率

底牌的概率

AA	0.45%
AA 或者 KK	0.90%
任何的口袋对	5.90%
AK 同花	0.30%
AK 不同花	0.90%
任何的 AK	1.20%
AA, KK, 任何的 AK	2.10%

两张同花色的牌	24.00%
---------	--------

如果我有一口袋对，翻牌我将组成……

三条	10.80%
葫芦	0.70%
四条	0.20%
三条或者更好的牌	11.80%

如果我是同花的牌，我将组成……

翻牌组成同花	0.84%
翻牌听同花（4 张同花色）	10.90%
翻牌后 3 张同花色	41.60%
在河牌组成同花	6.40%

如果我的底牌不是对子，翻牌后我将成为……

最少一个对子	32.4%
至少一个对子	29.00%（用到一张底牌）
两个对子	2.00%（用到二张底牌）
三条	1.35%
葫芦	0.10%
四条	0.01%

当翻牌出现后，这三张牌将会出现的情况……

三条	0.24%
对子	17.00%
同花色的	5.20%
三色牌	40.00%
三张连号（4-5-6）	3.50%
两张连号（K-5-6）	40.00%
三张不连（2-5-Q）	56.00%

当转牌出现后，我将会组成……

翻牌后翻出三条，出现葫芦或更好的概率（7 张 Outs）	15%
翻牌后翻出两对，出现葫芦的概率（4 张 Outs）	9%
翻牌后四张同花，转牌成同花（9 张 Outs）	17%
翻牌后缺中洞顺子，转牌成顺子（4 张 Outs）	9%
翻牌后翻出两张高牌，转牌成对的机率（6 张 Outs）	13%

WSOP 世界扑克锦标赛的结构

Fulltiltpoker S&G 的结构

未来要学习的内容

有许多书籍和其它的信息提高了我的德州扑克技巧，我一次又一次的阅读这些著作，它们帮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选手，我会永远感谢这些书籍的作者。

推荐阅读的书籍

The Theory of Poker 作者 David Sklansky
Hold'em Poker for Advanced Players 作者 David Sklansky 和 Mason Malmuth
Tournamet Poker for Advanced Players 作者 David Sklansky
Caro's Book of Poker Tells: The Pyschology and Body Language of Poker 作者 Mike Caro
Doyle Brunson's Super System: A Course in Power Poker 作者 Doyle Brunson
Doyle Brunson's Super System 2: A Course in Power Poker 作者 Doyle Brunson
Championship No-Limit & Pot-Limit Hold'em 作者 T.J. Cloutier 和 Tom McEvoy
Harrington on Hold'em : Expert Strategy for No Limit Tournament 作者 Dan Harrington
The Art of War (孙子兵法)

期刊杂志

Bluff 诈牌杂志 www.bluffmagazine.com
牌手杂志 www.cardplayer.com
ALL-in 杂志 www.allinmagazine.com

网站

Phil Gordon' 个人主页 www.philgordonpoker.com
Full Tilt Poker www.fulltiltpoker.com
ESPN 扑克俱乐部 <http://sports.espn.go.com/espn/poker/>
助胜牌计算网站 www.pokerstove.com
2+2 论坛 www.twoplustwo.com

其它作品

Poker: The Real Deal 作者 Phil Gordon 和 Jonathan Grotenstein

后记

写这本书对于我是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十分的值得。能完成这本书我非常的骄傲。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我运用我书中所写的内容进一步的拓展了自己的牌技。我学到了一些知识，这些知识让我的打法变得更好。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里，我没到到这本书里出现这么多的数学内容。后来我意识到，我在牌桌上运用的数学原则比我想像的多得多。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我如何在牌桌上做决定的书。如果这本书在书店里别人翻开一看，看到一堆的数学内容、图形、表格，他们会看不下去的。但没有这些数学、图形、表格，这本书的内容无法完整的展现我的想法的。

如果这本书的一些观点你看过后使你成为了一名更好的选手，那我很高兴。如果你不同意我书中的观点，你也有可能是正确的。正如我说过的，获胜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在书中就是尽可能的展现我自己的玩牌的方法。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打牌方式。

本书中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Phil Gordon

2005 年 6 月